目录

[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3](#_Toc29890526)

[（一） 3](#_Toc29890527)

[（三） 7](#_Toc29890528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10](#_Toc29890529)

[（四） 10](#_Toc29890530)

[（五） 11](#_Toc29890531)

[（六） 12](#_Toc29890532)

[（七） 13](#_Toc29890533)

[（八） 15](#_Toc29890534)

[（九） 17](#_Toc29890535)

[（一〇） 18](#_Toc29890536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20](#_Toc29890537)

[（一一） 20](#_Toc29890538)

[（一二） 22](#_Toc29890539)

[（一三） 22](#_Toc29890540)

[（一四） 25](#_Toc29890541)

[（一五） 26](#_Toc29890542)

[（一六） 28](#_Toc29890543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31](#_Toc29890544)

[（一七） 31](#_Toc29890545)

[（一九） 33](#_Toc29890546)

[（二〇） 33](#_Toc29890547)

[（二一） 36](#_Toc29890548)

[（二二） 37](#_Toc29890549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39](#_Toc29890550)

[（二三） 39](#_Toc29890551)

[（二四） 40](#_Toc29890552)

[（二五） 41](#_Toc29890553)

[（二六） 43](#_Toc29890554)

[（二七） 43](#_Toc29890555)

[（二八） 46](#_Toc29890556)

[（二九） 46](#_Toc29890557)

[（三〇） 47](#_Toc29890558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51](#_Toc29890559)

[（三一） 51](#_Toc29890560)

[（三二） 52](#_Toc29890561)

[（三三） 54](#_Toc29890562)

[（三四） 55](#_Toc29890563)

[（三五） 55](#_Toc29890564)

[（三六） 56](#_Toc29890565)

[（三七） 57](#_Toc29890566)

[（三八） 58](#_Toc29890567)

[（三九） 58](#_Toc29890568)

[（四〇） 59](#_Toc29890569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60](#_Toc29890570)

[（四一） 60](#_Toc29890571)

[（四二） 61](#_Toc29890572)

[（四三） 61](#_Toc29890573)

[（四四） 66](#_Toc29890574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68](#_Toc29890575)

[（四五） 68](#_Toc29890576)

[（四六） 69](#_Toc29890577)

[（四八） 72](#_Toc29890578)

[（四九） 74](#_Toc29890579)

[（五〇） 75](#_Toc29890580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78](#_Toc29890581)

[（五一） 78](#_Toc29890582)

[（五二） 80](#_Toc29890583)

[（五三） 81](#_Toc29890584)

[（五四） 82](#_Toc29890585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86](#_Toc29890586)

[（五五） 86](#_Toc29890587)

[（五六） 87](#_Toc29890588)

[（五七） 89](#_Toc29890589)

[（五八） 90](#_Toc29890590)

[（五九） 94](#_Toc29890591)

[（六〇） 94](#_Toc29890592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97](#_Toc29890593)

[（六一） 97](#_Toc29890594)

[（六二） 98](#_Toc29890595)

[（六三） 101](#_Toc29890596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105](#_Toc29890597)

[（六四） 105](#_Toc29890598)

[（六五） 108](#_Toc29890599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112](#_Toc29890600)

[（六六） 112](#_Toc29890601)

[（六七） 113](#_Toc29890602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121](#_Toc29890603)

[（六八） 121](#_Toc29890604)

[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130](#_Toc29890605)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前禮最勝尊，離欲邁三有，

亦敬一切智，甘露微妙法，

并及八輩眾，無垢清淨僧，

富那脇比丘，彌織諸論師，

薩婆室婆眾，牛王正道者，

是等諸論師，我等皆敬順。

我今當次說，顯示莊嚴論，

聞者得滿足，眾善從是生。

可歸不可歸，可供不可供，

於中善惡相，宜應分別說。

## （一）

說曰：我昔曾聞，乾陀羅國有商賈客，到摩突羅國。至彼國已，時彼國中有一佛塔，眾賈客中有一優婆塞，日至彼塔恭敬禮拜。向塔中路有諸婆羅門，見優婆塞禮拜佛塔皆共嗤笑。更於餘日天甚烝熱，此諸婆羅門等食訖遊行而自放散，或在路中、或立門側，有洗浴者、有塗香者，或行或坐。時優婆塞禮塔迴還，諸婆羅門見已喚言：「來優婆塞，就此坐。」語優婆塞言：「爾今云何不識知彼摩醯首羅、毘紐天等而為致敬，乃禮佛塔，得無煩耶？」時優婆塞即答之曰：「我知世尊功德少分，是故欽仰恭敬為禮。未知汝天有何道德，而欲令我向彼禮乎？」諸婆羅門聞是語已，瞋目呵叱：「愚癡之人！汝云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，而作是言？」諸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阿修羅城郭，高顯周三重，

懸處於虛空，男女悉充滿，

我天彎弓矢，遠中彼城郭，

一念盡燒滅，如火焚乾草。

時優婆塞聞是偈已，大笑而言：「如斯之事吾之鄙薄，所不敬尚。」以偈答言：

命如葉上露，有生會當滅，

云何有智者，弓矢加殘害？

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，咸共同聲呵優婆塞言：「是癡人，彼阿修羅有大勢力好為惡事，我天神德力能殺害，云何乃言非有智耶？」時優婆塞被呵責已，喟然長歎，而說偈言：

美惡諦觀察，智者修善業，

能獲大果報，後則轉受樂，

云何於過惡，反生功德想？

邪見既增長，歎惡以為善，

以是惡業故，後獲大苦報。

諸婆羅門聞是語已，竪目舉手懍癘攘袂瞋忿戰動，而作是言：「汝甚愚癡，不吉之人，此等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誰？」時優婆塞意志閑裕而語之言：「吾雖單獨，貴申道理，不應以力朋黨競說。」時優婆塞復說偈言：

汝等所供養，兇惡好殘害，

汝若奉事彼，以為功德者，

亦應生恭敬，師子及虎狼，

觸惱生殘害，惡鬼羅剎等，

愚人以畏故，於彼生恭敬。

諸有智慧者，宜應深觀察，

若不為殘害，乃可生恭敬，

諸有功德者，終無殘害心。

修行諸惡者，無不壞殘害，

不能善分別，功德及過惡。

功德起惡心，過生功德想，

殘害逼迫者，凡愚增敬順，

於善功德者，反生輕賤心，

世間皆顛倒，不別可敬者。

乾陀羅生者，解知別善惡，

是故信如來，不敬自在天。

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，即作是言：「咄乾陀羅！出何種姓、有何道德而名佛乎？」時優婆塞說偈答言：

出於釋氏宮，具足一切智，

眾過悉耘除，諸善皆普備，

於諸眾生中，未始不饒益，

覺了諸法相，一切悉明解，

如是之大仙，故稱號為佛。

時諸婆羅門，復說偈言：

汝言佛大仙，應作逼惱事，

此閻浮提中，瞻默監持陀，

婆塞婆私吒，提釋阿坻耶，

如是諸大仙，名稱世所聞，

能結大神呪，殘滅諸國土。

汝名佛大仙，亦應作斯呪，

汝佛有大德，應作逼惱事，

若不作呪害，云何名大仙？

時優婆塞不忍聞彼誹謗之言，以手掩耳，而說偈言：

咄莫出惡語，謗言佛有呪，

毀謗最勝尊，後獲大苦報。

時婆羅門，復說偈言：

佛若無呪術，不名有大力，

若無惱害者，云何名大仙？

我但說實語，何故稱誹謗？

時諸婆羅門，撫掌大笑言。

是故汝癡人，定墮於負處。

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：「汝莫怪笑！汝言如來無大功德亦無大力，斯是妄語。如來實有大功德力永斷呪根，終不復作惱害之事。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」即說偈言：

以貪瞋癡故，則作大惡呪，

當結惡呪時，惡鬼取其語，

於諸罪眾生，而行惱害事。

佛斷貪瞋癡，慈悲廣饒益，

永除惡呪根，但有眾善事，

是故佛世尊，都無有惱害，

以大功德力，拔濟無量苦，

汝今何故言，佛無大勢力？

時諸婆羅門聞是偈已，瞋恚心息，語優婆塞言：「我於今者欲問少事，勿見瞋也。咄優婆塞！佛若無惡呪，云何而得受他供養？既不為損又不能益，云何而得稱為大仙？」優婆塞言：「如來大慈悲，終無惡呪損減眾生，亦復不為利養之事，但為饒益故受供養。」而說偈言：

大悲愍群生，常欲為拔苦，

見諸受惱者，過於己自處，

云何結惡呪，而作惱害事？

眾生體性苦，生老病死逼，

如癰著燥灰，云何更加惡？

常以清涼法，休息諸熱惱。

諸婆羅門聞是語已，即便低頭思惟斯語：「此是好事。」心欲生信。「汝健陀羅善別勝處，汝能信此甚為希有！是故歎汝。健陀羅者名不虛設，言健陀者，名為持也，持善去惡故得斯號。」而說偈言：

能持此地者，是名善丈夫，

善丈夫中勝，實是健陀羅。

時優婆塞作是思惟：「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可成器，我今當更為分別說佛之功德。」時優婆塞顏貌熙怡而作是言：「見汝信佛，我甚歡喜。汝今幸可少聽我語，功德過惡汝宜觀察。」而說偈言：

觀察佛功德，一見皆滿足，

戒聞及定慧，無與佛等者。

諸山須彌最，眾流海第一，

世間天人中，無有及佛者。

能為諸眾生，具受一切苦，

必令得解脫，終不放捨離。

誰有歸依佛，不得利益者？

誰有歸依佛，而不解脫者？

誰隨佛教旨，而不斷煩惱？

佛以神足力，降伏諸外道，

名稱普遠聞，遍滿十方剎。

唯佛師子吼，說諸行無我，

所說恒處中，不著於二邊。

天上及人中，皆作如是說，

不能善分別，結使諸業報。

如來涅槃後，諸國造塔廟，

莊嚴於世間，猶虛空星宿。

以是故當知，佛為最勝尊。

諸婆羅門聞是語已，有生信心者，有出家者、得道者。

（二）

復次，應分別論。所謂論者即是法也。夫於法所宜善思惟，若能思惟則解其義。

我昔曾聞，有婆羅門名憍尸迦，善知僧佉論、衛世師論、若提碎摩論，如是等論解了分別。彼婆羅門住華氏城中，於其城外，有一聚落。彼婆羅門有少因緣，詣彼聚落，到所親家。時其親友以緣事故餘行不在，時憍尸迦婆羅門語其家人：「汝家頗有經書以不？吾欲並讀待彼行還。」時所親婦即為取書，偶得《十二緣經》而以與之。既得經已，至於林樹間閑靜之處，而讀此經。聞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，是名集諦。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眾苦集聚滅。初讀一遍猶未解了，至第二遍即解無我。外道之法著於二見：我見、邊見，於一切法深知生滅無有常者，而自念言：「一切外論皆悉無有出生死法，唯此經中有出生死解脫之法。」心生歡喜，尋舉兩手而作是言：「我於今者，始得實論，始得實論。」端坐思惟深解其義，容貌熙怡如花開敷，復作是言：「我今始知生死繫縛，解出世法，乃悟外道所說諸論甚為欺誑，不離生死。」歎言：「佛法至真至實，說有因果，因滅則果滅。外道法中甚為虛妄，說言有果而無其因，不解因果，不識解脫。自觀我昔深生怪笑，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？我昔外道求度生死，譬如有人沒溺恒河波浪之中，懼失身命，值則攀緣，既不免難沒水而死。我亦如是，遇彼外道求度生死，然其法中都無解脫出世之法，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三惡道。今見此論，當隨順行，得出生死。外道經論如愚狂語，九十六種道悉皆虛偽，唯有佛道至真至正。六師之徒及餘智者，咸自稱為一切智人，斯皆妄語。唯佛世尊是一切智，誠實不虛。」時憍尸迦即說偈言：

外道所為作，虛妄不真實，

猶如小兒戲，聚土作城郭。

醉象踐蹈之，散壞無遺餘，

佛破諸外論，其事亦如是。

時憍尸迦婆羅門，深於佛法生信敬心，捨外道法除去邪見，晝夜常讀《十二緣經》。時其所親方與諸婆羅門歸還其家，問其婦言：「我聞憍尸迦來至於此，今何所在？」婦語夫言：「彼婆羅門向借經書，我取與之，不識何經。然其得已披攬翻覆，彈指讚歎熙怡異常。」夫聞其言即往其所，見憍尸迦端坐思惟，即問之言：「汝於今者何所思惟？」時憍尸迦說偈答曰：

愚癡無智慧，周迴三有中，

如彼陶家輪，輪轉無窮已，

我思十二緣，解脫之方所。

爾時親友即語之言：「汝於是經乃能深生希有之想，我釋種邊而得此經，將欲洗却其字，以用書彼毘世師經。」憍尸迦婆羅門聞是語已呵責親友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乃欲水洗斯經？如是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，盛以寶凾種種供養。」即說偈言：

設我有財寶，以真金造塔，

七珍用廁填，寶案妙巾袠，

莊嚴極殊妙，而用以供養，

雖作如是事，尚不稱我意。

時其親友聞斯語已，甚懷忿恚而作是言：「今此經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？何必勝彼毘世師經，欲以真金種種珍寶而為供養？」時憍尸迦聞是語已，愀然作色而作是言：「汝今何故輕蔑佛經至於是乎？彼毘世師論極有過患，云何乃用比於佛語？如毘世師論，不知法相錯亂因果，於瓶因果淺近之法，尚無慧解分別能知，況解人身身根覺慧因果之義？」爾時其親友語憍尸迦言：「汝今何故言毘世師論不解因果？彼論中說破瓦以為瓶因，云何而言不解因果？」憍尸迦言：「汝毘世師論實有是語，然無道理。汝今且觀，如因於縷以為經緯然後有疊，瓶瓨亦爾，先有瓶故然後有瓦，若先無瓶云何有瓦？復次破瓦無用、瓶瓨有用，是以破瓦不得為因。現見陶師取泥成瓶、不用破瓦，又見瓶壞後有破瓦，瓶若未壞，云何有破？」時親友言：「汝意謂若毘世師論都無道理，我等寧可徒勞其功而自辛苦。」時親友徒黨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：「若如其言，毘世師論即於今日不可信耶？」憍尸迦言：「毘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取信，於昔已來善觀察者久不可信。所以然者？昔佛十力未出世時，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蔽，盲無目故，於毘世師論生於明想。佛日既出，慧明照了，毘世師論無所知曉，都應棄捨。譬如鵄鵂夜則遊行能有力用，晝則藏竄無有力用。毘世師論亦復如是，佛日既出，彼論無用。」

親友復言：「若如汝言，毘世師論不如佛經，然此佛經寧可得比僧佉論耶？」憍尸迦言：「如僧佉經說有五分，論義得盡：第一言誓，第二因，第三喻，第四等同，第五決定。汝僧佉經中無有譬喻可得明了如牛犎者，況辯法相而能明了？何以故？汝僧佉經中說鉢羅陀那不生如常，遍一切處亦處處去。如僧佉經中說鉢羅陀那不從他生而體是常，能生一切、遍一切處去至處處。說如是事多有𠎝過。何以故？於三有中無有一法但能生物不從他生，是故有過。復次遍一切處能至處處，此亦有過，何以故？若先遍者，去何所至？若去至者，遍則不遍。二理相違其義自破。若如是者，是則無常。如其所言，不從他生而能生物，遍一切處去至處處。是語非也。」

親友婆羅門聞是語已，語憍尸迦言：「汝與釋種便為朋黨，故作是說。然佛經中亦有大過，說言生死無有本際，又復說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。」時憍尸迦語親友言：「我見佛法生死無際，一切無我，故吾今者敬信情篤。若人計我，終不能得解脫之道，若知無我則無貪欲，無貪欲故便得解脫。若計有我則有貪愛，既有貪愛遍於生死，云何能得解脫之道？復次，若言生死有初始者，此初身者，為從善惡而得此身？為不從善惡自然有耶？若從善惡而得身者，則不得名初始有身。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，此善惡法云何而有？若如是者，汝法則為半從因生半不從因，如是說者有大過失。我佛法無始，故無罪咎。」

于時親友語憍尸迦：「有縛則有解，汝說無我則無有縛，若無有縛誰得解脫？」憍尸迦言：「雖無有我猶有縛解。何以故？煩惱覆故則為所縛，若斷煩惱則得解脫，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。」

諸婆羅門復作是言：「若無我者，誰至後世？」時憍尸迦語諸人言：「汝等善聽！從於過去煩惱諸業，得現在身及以諸根，從今現在復造諸業，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。我於今者，樂說譬喻以明斯義。譬如穀子，眾緣和合故得生芽，然此種子實不生芽，種子滅故芽便增長，子滅故不常，芽生故不斷；佛說受身亦復如是，雖復無我，業報不失。」

諸婆羅門言：「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，猶有少疑今欲諮問。若無我者，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？」答曰：「以有念覺與心相應，便能憶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。」又問：「若無我者，過去已滅現在心生，生滅既異，云何而得憶念不忘？」答曰：「一切受生，識為種子入母胎田，愛水潤漬身樹得生，如胡桃子隨類而生，此陰造業能感後陰，然此前陰不生後陰，以業因緣故便受後陰，生滅雖異相續不斷。如嬰兒病，與乳母藥，兒患得愈，母雖非兒，藥之力勢能及於兒。陰亦如是，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。」

諸婆羅門復作是言：「汝所讀經中但說無我法，今汝解悟生歡喜耶？」時憍尸迦即為誦《十二緣經》而語之言：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滅。以從眾緣，無有宰主，便於其中解悟無我，非經文中但說無我。復次，以有身故則便有心，以有身心諸根有用識解分別，我悟斯事便解無我。」又問：「若如汝言，生死受身相續不斷，設有身見有何過咎？」答曰：「以身見故造作諸業，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，得惡形時受諸苦惱。若斷身見不起諸業，不起諸業故則不受身，不受身故眾患永息，則得涅槃。云何說言身見非過？復次，若身見非過咎者，應無生死，不於三有受生死苦，是故有過。」時婆羅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，深生信解，心懷慶幸，略讚佛法，而說偈言：

如來在世時，說法摧諸論，

佛日照世間，群邪皆隱蔽。

我今遇遺法，如在世尊前，

釋種中勝妙，深達諸法相。

所言如來者，真實而不虛，

逆順觀諸法，名聞普遍滿。

向佛涅槃方，恭敬合掌禮，

歎言佛世尊，實有大悲心。

諸仙中最勝，世間無倫疋，

我今歸依彼，無等戒定慧。

憍尸迦言：「汝今云何乃爾深解佛之功德？」親友答言：「我聞此法，是故知佛無量功德，如沈水香黑重津膩，以是因緣燒之甚香遠近皆聞。如是我見如來定慧身故，便知世尊有大功德。我於今者雖不覩佛，見佛聖跡則知最勝，亦如有人於花池邊見象足跡則知其大，覩因緣論雖不見佛，知佛聖跡功德最大。」見其親友深生信解，歎未曾有而作是言：「汝於昔來讀誦外典亦甚眾多，今聞佛經須臾之頃解其義趣，悉捨外典，極為希有。」即說偈言：

除去邪見論，信解正真法，

如是人難得，是故歎希有。

不但歎於汝，亦歎外諸論，

因其理鄙淺，我等悉捨離。

「以彼諸論有過咎故，令我等輩得生厭離生信解心，佛實大人無與等者，名稱普聞遍十方剎。外諸邪論前後有過，猶如諂語不可辯了，由彼有過，令我棄捨得入佛法，猶如春夏之時人患日熱皆欲離之，既至冬寒人皆思念。外道諸論亦復如是，誠應捨離如夏時日，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思念，猶如寒時思念彼日。」

于時親友問憍尸迦：「我等今者當作何事？」憍尸迦言：「今宜捨棄一切邪論，於佛法中出家學道。所以者何？如夜闇中然大炬火，一切鴿鳥皆悉墮落，佛智慧燈既出於世，一切外道悉應顛墜，是故今欲出家學道。」於是憍尸迦從親友家，即詣僧坊求索出家，出家已後得阿羅漢。何因緣故說是事耶？以諸外道常為邪論之所幻惑故，說十二因緣經論而破析之。

## （三）

復次，夫取福田當取其德，不應簡擇少壯老弊。

我昔曾聞，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眾僧，但求老大不用年少。後知識道人請諸眾僧，次到沙彌，然其不用。沙彌語言：「何故不用我等沙彌？」答言：「檀越不用，非是我也。」勸化道人即說偈言：

耆年有宿德，髮白而面皺，

秀眉齒缺落，背僂支節緩，

檀越樂如是，不喜見幼小。

時寺中有諸沙彌，盡是羅漢，譬如有人觸惱師子棖其腰脉令其瞋恚，諸沙彌等皆作是語：「彼之檀越愚無智慧，不樂有德唯貪耆老。」時諸沙彌即說偈言：

所謂長老者，不必在白髮，

面皺牙齒落，愚癡無智慧。

所貴能修福，除滅去眾惡，

淨修梵行者，是名為長老。

我等於毀譽，不生增減心，

但令彼檀越，獲得於罪過，

又於僧福田，誹謗生增減。

我等應速往，起發彼檀越，

莫令墮惡趣。彼諸沙彌等，

尋以神通力，化作老人像，

髮白而面皺，秀眉牙齒落，

僂脊而柱杖，詣彼檀越家。

檀越既見已，心生大歡慶，

燒香散名花，速請令就坐。

既至須臾頃，還服沙彌形，

檀越生驚愕，變化乃如是，

為飲天甘露，容色忽鮮變。

爾時沙彌即作是言：「我非夜叉亦非羅剎，先見檀越選擇耆老，於僧福田生高下想，壞汝善根，故作是化令汝改悔。」即說偈言：

譬如蚊子[口\*(隹/乃)]，欲盡大海底，

世間無能測，眾僧功德者。

一切皆無能，籌量僧功德，

況汝獨一己，而欲測量彼？

沙彌復言：「汝今不應校量眾僧耆少形相，夫求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。身雖幼稚，斷諸結漏得於聖道，雖老放逸是名幼小，汝所為作甚為不是。若以爪指欲盡海底，無有是處，汝亦如是，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，亦無是處。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輕經？王子、蛇、火、沙彌等都不可輕。世尊所說菴羅果喻，內生外熟、外生內熟，莫妄稱量前人長短，一念之中亦可得道。汝於今者極有大過，汝若有疑今悉可問，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僧福田生分別想。」即說偈言：

眾僧功德海，無能測量者，

佛尚生欣敬，自以百偈讚，

況餘一切人？而當不稱歎，

廣大良福田，種少獲大利。

釋迦和合眾，是名第三寶，

於諸大眾中，勿以貌取人。

不可以種族，威儀巧言說，

未測其內德，覩形生宗仰。

觀形雖幼弱，聰慧有高德，

不知內心行，乃更生輕蔑。

譬如大叢林，薝蔔雜伊蘭，

眾樹雖參差，語林則不異。

僧雖有長幼，不應生分別。

迦葉欲出家，捨身上妙服，

取庫最下衣，猶直十萬金。

眾僧之福田，其事亦如是，

供養最下者，獲報十万身。

譬如大海水，不宿於死屍，

僧海亦如是，不容毀禁者。

於諸凡夫僧，最下持少戒，

恭敬加供養，能獲大果報。

是故於眾僧，耆老及少年，

等心而供養，不應生分別。

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為竪，五體投地求哀懺悔：「凡夫愚人多有𠎝咎，願聽懺悔，所有疑惑幸為解釋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有大智慧，以斷諸疑網，

我若不諮問，則非有智者。

爾時沙彌即告之曰：「恣汝所問，當為汝說。」檀越問言：「大德！敬信佛僧何者為勝？」沙彌答曰：「汝寧不知有三寶乎？」檀越言：「我今雖復知有三寶，然三寶中豈可無有一最勝耶？」沙彌答曰：「我於佛僧不見增減。」即說偈言：

大姓婆羅門，厥名突羅闍，

毀譽佛不異，以食施如來。

如來既不受，三界無能消，

擲置於水中，烟炎同時起。

瞿曇彌奉衣，佛勅施眾僧，

以是因緣故，三寶等無異。

爾時檀越聞是語已，即作是言：「如其佛僧等無異者，何故以食置于水中，不與眾僧？」沙彌答言：「如來於食都無悋惜，為欲顯示眾僧德力，故為是耳。所以者何？佛觀此食，三界之中無能消者，置於水中水即炎起。然瞿曇彌故以衣奉佛，佛迴與僧，眾僧受已無有變異。是故當知僧有大德，得大名稱佛僧無異。」時彼檀越即作是言：「自今以後於眾僧所，若老若少等心恭敬不生分別。」沙彌答言：「汝若如是，不久當得見諦之道。」即說偈言：

多聞與持戒，禪定及智慧，

趣向三乘人，得果并與向。

譬如辛頭河，流注入大海，

是等諸賢聖，悉入僧大海。

譬如雪山中，具足諸妙藥，

亦如好良田，增長於種子，

賢善諸智人，悉從僧中出。

說是偈已而作是言：「檀越！汝寧不聞經中阿尼盧頭、難提、黔毘羅此三族姓子，鬼神大將名曰伽扶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一切世界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，若能心念此三族姓子者，皆能令其得利安樂。』僧中三人尚能利益，況復大眾？」即說偈言：

三人不成僧，念則得利益，

如彼鬼將言，未得名念僧，

尚獲是大利，況復念僧者？

是故汝當知，功德諸善事，

皆從僧中出。譬如大龍雨，

唯海能堪受；眾僧亦如是，

能受大法雨。是故汝應當，

專心念眾僧。如是眾僧者，

是諸善之群，解脫之大眾，

僧猶勇健軍，能摧魔怨敵。

如是眾僧者，勝智之叢林，

一切諸善行，運集在其中，

趣三乘解脫，大勝之伴黨。

爾時沙彌說偈讚已，檀越眷屬心大歡喜，皆得須陀洹果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一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四）

復次，夫聽法者有大利益，增廣智慧，能令心意悉皆調順。

我昔曾聞，師子諸國，爾時有人，得摩尼寶大如人膝，其珠殊妙世所希有，以奉獻王。王得珠已，諦視此珠而說偈言：

往古諸王等，積寶求名稱，

聚會諸賓客，出寶自矜高。

捨位命終時，捐寶而獨往，

唯有善惡業，隨身不捨離。

譬如蜂作蜜，他得自不獲，

財寶亦如是，資他無隨己。

往昔諸國王，為寶之所誑，

儲積已待他，無一隨己者。

吾今當自為，必使寶隨己，

唯佛福田中，造作諸功德，

隨己至後世，善報不朽滅。

臨當命終時，一切皆捨離，

舉宮室親愛，大臣諸猛將，

悲戀送亡者，至塚則還家。

象馬寶輦輿，珍玩及庫藏，

人民諸城郭，園苑快樂處，

飄然獨捨逝，都無隨從者。

王說偈已即詣塔所，以此寶珠置塔棖上，其明顯照猶如大星，若日出時照王宮殿，暉曜相映倍於常明。珠之光明日日常爾，於一日中卒無光色，王怪其爾即遣人看。既至彼已不見寶珠，但見棖下血流污地，尋逐血跡至迦陀羅林，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竄伏樹間。偷珠之人當取珠時，墮棖折䏶故有是血，即執此人將詣王邊。王初見時甚懷忿恚，見其傷毀復生悲愍，慈心視之而語之言：「咄哉男子！汝甚愚癡，偷佛寶珠，將來之世必墮惡趣。」即說偈言：

怪哉甚愚癡，無智造大惡，

如人畏杖捶，返受於斬害。

畏於貧窮苦，興此狂愚意，

不安少貧乏，長受無窮厄。

爾時一臣聞是偈已，即白王言：「如王所說，真實不虛。」即說偈言：

塔為人中寶，愚癡輙盜竊，

斯人無量劫，不得值三寶。

如昔有一人，信心歡喜故，

耳上須曼花，以用奉佛塔，

人天百億劫，極受大快樂。

十力世尊塔，盜寶而自營，

以是業緣故，沈沒於地獄。

復有一臣懷忿而言：「如此愚人罪咎已彰，何須呵責？宜加刑戮。」王告臣言：「莫出此語！彼人已死何須更殺？如人倒地宜應扶起。」時王即說偈言：

此人已毀行，宜速拔濟之，

我當賜財寶，令懺悔修福，

使其得免離，將來大苦難。

我當與錢財，使彼供養佛，

若彼不向佛，罪過終不滅。

如人因地跌，還扶而得起，

因佛獲過罪，亦因佛而滅。

時王即便大賜錢財，教令佛邊作諸功德。爾時偷者即作是念：「今者大王！若非佛法中調順之人，計我𠎝罪應被斬害。此王能容，實是大人赦我重罪。釋迦如來甚為奇特，乃能調化邪見國王作如斯事。」說是語已，還到塔所匍匐向寺，合掌歸命，而作是言：「大悲世尊世間真濟，雖入涅槃猶能以命賑賜於我，世間咸皆號為真濟，名稱普聞遍諸世界，及於今者濟我生命，是故真濟名不虛設。」即說偈言：

世間稱真濟，此名實不虛，

我今蒙救拔，知實真濟義。

世間皆熾然，多諸欝蒸惱，

慈悲清涼月，照除熱惱苦。

如來在世時，於曠野鬼所，

拔濟首長者，是事未為難。

於今涅槃後，遺法濟危厄，

令我脫苦惱，是乃為甚難。

云何世工匠，奇巧合聖心，

圖像舉右手，示作安慰相，

怖者覩之已，尚能除恐懼，

況佛在世時，所濟甚弘多，

今遭大苦厄，形像免濟我。

## （五）

復次，夫少欲者，雖有財物心不愛著，猶得稱之名為少欲。

我昔曾聞，有優婆塞，彼優婆塞時有親友信婆羅門法。時彼親友善信婆羅門，弊衣苦行五熱炙身、恒食惡食臥糞穢中，即喚優婆塞言：「汝可就此觀婆羅門，汝頗曾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如此人不？」優婆塞言：「如此高行可誑於汝。」即共親友問婆羅門：「汝今苦行為何所求？」婆羅門曰：「我今苦行欲求為王。」時優婆塞語親友言：「此人今者，方求大地庫藏珍寶，宰割自恣貪嗜美味，宮人侍御好樂女色，種種音樂而以自娛。雖作大臣長者有諸財寶不適其意，乃欲希求一切大地人民珍寶，何以稱之為少欲耶？汝但見其身行苦行，便謂少欲，不知此人所求無厭，謂為少欲。」即說偈言：

所謂少欲者，非必惡衣食，

無諸資生具，以之為少欲。

此人於今者，心如大河海，

貪求無厭足，云何名少欲？

今修此苦行，貪渴五欲故，

此人實虛偽，詐現少欲相，

為貪故自苦，實非少欲者。

說是偈已，優婆塞復作是言：「今者此人具諸貪欲瞋恚愚癡，仙聖所行無有少分。是故當知，夫少欲者不在錢財多諸寶物。何以知之？如頻婆娑羅王富有國土象馬七珍，猶名少欲。所以者何？雖有財寶心不貪著樂於聖道，以是之故，雖復富有七珍盈溢，心無希求名為少欲。雖無財寶希求無厭，不得名為少欲知足。」即說偈言：

若以無衣食，倮形尼乾等，

造作諸勤苦，以為苦行者；

餓鬼及畜生，貧窮諸衰惱，

斯等處艱難，亦應名苦行。

彼人亦如是，徒為自疲勞，

形雖作苦行，而心懷貪著，

希求無厭足，不名為少欲。

雖復具眾物，心無所染著，

修行樂聖道，是乃名少欲。

譬如諸農夫，以穀種田中，

貪收多果實，不名為少欲。

身如惡癰瘡，將適須眾具，

意求於道故，是名少欲者。

為治惡癰瘡，少受資生具，

心不貪後有，是真名少欲。

心意不諂曲，亦不求名利，

雖有資生具，名聞具實德，

能有如斯事，是乃真少欲。

## （六）

復次，雖復持戒，為人天樂，是名破戒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沙門與婆羅門於空林中夏坐安居，于時沙門數數往返婆羅門所，與其共事不存親踈正處其中。所以者何？若與親昵恐其生憍慢，若與其踈謂為憎惡。即說偈言：

以杖置日中，竪臥俱無影，

執杖倚亞者，其影則脩長。

彼人亦如是，親踈宜得中，

令漸通泰已，然後為說法。

「此婆羅門無有智慧，不別賢愚供事極苦，是以我今不宜親昵亦不應踈。何以故？事愚人苦，不解供事亦名為苦。」種種方便共相習近，漸相體信得與言語。爾時比丘問婆羅門：「汝今何故舉手向日，臥灰土上裸形噉草，晝夜不臥翹足而立，行此苦行為何所求？」婆羅門答曰：「我求國王。」此婆羅門於後少時身遇病患，往問醫師療疾之方。醫師報言：「宜須食肉。」於是婆羅門語比丘言：「汝可為我至檀越家，乞索少肉以療我疾。」于時比丘作是思惟：「我今化彼正是其時。」作是念已，化為一羊繫著其邊，婆羅門問比丘言：「汝為索肉，今在何處？」比丘答言：「羊即是肉。」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是言：「我寧殺羊而食肉耶？」於是比丘說偈答言：

汝今憐一羊，猶尚不欲殺，

後若為國王，牛羊與猪豕，

鷄犬及野獸，殺害無有量，

汝在御座上，厨宰供汝食。

汝若瞋恚時，當言斬彼頭，

或言截手足，又時教挑目。

汝今憐一羊，方欲多殺害，

若實有悲心，宜捨求王意。

如人臨刑戮，畏苦多飲酒，

華林極敷榮，猛火將欲焚。

又如著金鎖，雖好能繫縛，

王位亦如是，恒有恐懼心。

威力諸侍從，莊嚴以珍寶，

不見後過患，凡夫貪願求。

既得造諸惡，墜墮三惡道，

如蛾貪火色，投中自燋滅。

雖有五欲樂，名稱普聞知，

恒多懷恐懼，憂苦患極深。

猶如捉毒蛇，逆風持炬火，

不捨危害至，亦如臨死苦。

王者遊出時，頂上戴天冠，

眾寶自瓔珞，上妙莊嚴服，

名馬眾寶車，乘之出遊巡，

道從數百千，威勢極熾盛。

若有寇敵時，寶鎧自嚴身，

勝則多殺害，負則失身命。

妙香以塗身，上服以香熏，

所食諸餚饍，百味恣其口。

所須皆隨意，無有違逆者，

行來若坐臥，舉動悉疑畏。

親友亦不信，雖復為親友，

恒有危懼心，云何名為樂？

如魚吞鉤餌，如蜜塗利刀，

亦如網羅摾，魚獸貪其味。

不見後苦患，貴富亦如是，

終受地獄苦，地獄垣牆壁，

屋地皆熾然，罪人在其中，

火出自燒身，受苦無有量。

汝當自思惟，所為樂既少，

眾苦患甚多，是故應念苦。

莫求貴自在，捨汝願求心，

唯有求解脫，眾苦悉消除。

婆羅門聞是偈已默然不答，合掌向比丘白言：「尊者！善有辯才開悟我心，設使得彼三十二天王者亦不甘樂。」即說偈言：

善意巧方便，明智能觀察，

為我除邪願，示導正真路。

善友當如是，世間所稱讚，

常應近是友，無有諍惱患。

善導我心意，迴邪入正道，

示我善惡相，令得於解脫。

## （七）

復次，依邪道者得眾苦患，修正道者增長信心及以名稱，有智之人應觀邪正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人於行路側作小苦行，若有人時臥棘刺上，若無人時別居餘處。有人見已而語之言：「汝今亦可徐臥刺上，何必縱體傷毀甚多？」此人聞已深生瞋忿，放身縱體投棘刺上，轉劇於前。時有一優婆塞在其傍立，是苦行者見已自擺，轉復增劇。優婆塞即語之言：「汝於前者但以小刺，今復乃用瞋恚之棘而以自刺。先所刺者傷毀甚淺，貪瞋之刺乃為深利。臥棘刺者苦止一世，貪瞋刺苦及無量身，以刺刺身此瘡易滅，貪瞋刺瘡歷劫不差，是故宜速除深毒刺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今應勤拔，心中深毒刺，

宜以利智刀，割斷貪瞋棘。

貪瞋深著人，世世不可祛，

愚小諸邪見，不識正真道。

苦身臥棘刺，以苦欲離苦，

人見臥棘刺，無不遠逃避。

唯汝於斯苦，抱持不放捨，

我見如此事，乃知有邪正。

是故重自歸，十力之世尊，

大悲拔眾苦，開示正道者，

涉彼邪徑眾，導以八正道。

外道邪見等，為苦所欺誑，

極為信著苦，流轉無窮已。

諸有智慧者，見此倍增信，

外道甚愚惑，苦盡得解脫。

出世大仙說，眾具悉備足，

得修八正道，修道故解脫。

以是故當知，安樂獲解脫，

非如汝外道，受苦得涅槃。

依心故造作，善惡等諸業，

汝當伏心意，何故橫苦身？

身為眾結使，妄修種種苦，

是苦修道者，地獄應是道。

然此地獄中，斬截及糞屎，

熾然燒炙等，具受眾苦毒。

彼雖受諸苦，不得名苦行，

智慧祛三業，垢穢皆消除。

釋迦文佛教，教諸一切人，

應求天甘露，又宣說止觀，

亦莊餝智慧，是名真苦行。

何用徒勞身？造作無益苦，

此苦甚長遠，深廣無崖限。

譬如有惡子，不得其孝養，

但作諸罪累，由彼受眾苦。

是時彼外道，而作如是言。

諸仙修苦行，亦復得生天。

優婆塞說偈，而答於彼言。

諸仙生天上，非因臥棘刺，

由施戒實語，而得生天上，

汝雖作苦行，都無有利益。

猶如春農夫，不下於種子，

至秋無果實，而可得收穫。

汝等亦如是，不種善根子，

但修諸苦行，畢竟無所獲。

夫欲修道者，當資於此身，

以美味飲食，充足於軀命。

氣力既充溢，能修戒定慧，

斷食甚飢渴，身心俱擾惱。

不令心專定，云何獲聖果？

雖復食餚饍，不貪著美味，

但為戒實語，施忍及禪定，

斯等為種子，能獲善果報。

身雖受飢渴，而心望美味，

因時尚不甘，況當獲美果？

若有殘害心，使他生畏怖；

若除殘害心，能施無畏者，

是則名行法。若復生殘害，

稱之為非法。美味充足者，

終無害他意，以無害心故，

無有損於彼，設起大慈心，

然得大善果。汝雖行自餓，

飢渴而睡眠，亦復無益事。

外道作是言，如汝起慈心，

不必能利益，而得大果報。

自餓而睡眠，其事亦如是，

雖無益於彼，亦得善果報。

優婆塞答言，慈心除瞋害，

以除瞋害故，能獲善果報。

汝法作苦行，增長於瞋故，

便起身口惡，云何得善果？

慈心則不爾，若起慈心時，

能除滅瞋害；以無瞋害故，

則起身口善。無益而苦行，

云何同慈善？譬如師子吼，

諸獸無在前；如來無礙辯，

其事亦如是，一切諸外道，

無敢抗對者。說法摧外道，

默然無詶答。

## （八）

復次，夫身口業不能自在，要由於意。

我昔曾聞，有比丘尼至賒伽羅國，於彼國中，有婆羅門，五熱炙身額上流水，胸腋懷中悉皆流汗，咽喉乾燥脣舌燋然無有涎唾。四面置火，猶如融金，亦如黃髮，紅赤熾然，夏日盛熱以炙其上，展轉反側無可避處，身體燋爛如餅在𨫼。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熱炙身，時人因名號縷褐炙。時比丘尼見是事已，而語之言：「汝可炙者而不炙之，不可炙者而便炙之。」爾時縷褐聞是語已，極生瞋恚而作是言：「惡剃髮者！何者可炙？」比丘尼言：「汝若欲知可炙處者，汝但炙汝瞋忿之心，若能炙心是名真炙。如牛駕車，車若不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，身猶如車，心如彼牛，以是義故汝應炙心，云何暴身？又復身者如林如牆，雖復燒炙將何所補？」即說偈言：

心如城主，城主瞋恚，乃欲求城，

無所增益。譬如師子，有人或以，

弓箭瓦石，而打射之。而彼師子，

逐逐彼人。譬如癡犬，有人打擲，

便逐瓦石，不知尋本。言師子者，

喻智慧人，能求其本，而滅煩惱。

言癡犬者，即是外道，五熱炙身，

不識心本。婆羅門言，何名炙心？

比丘尼言，四諦之智，如四火聚，

修道如日。夫智慧者，以四諦火，

修道淨日，以此五法，而炙其心。

而此身者，不得自在，何故苦身？

若欲苦者，當苦於彼，能苦身本。

行來坐臥，非身所為，但為心使；

若非身作，過在於心，何故苦身？

心若離身，身如木石。是以智者，

宜責其心，不應苦身。又汝以此，

五熱炙身，以為苦行，而得道者；

地獄眾生，受苦無量，種種楚毒，

亦應得道。婆羅門曰，為此苦行，

發心造作，得名修道；地獄眾生，

逼迫受苦，是故不應，說言修道。

比丘尼曰，若自發心，而得福者，

小兒把火，亦應得福，然實不得。

以是推之，汝之所作，五熱炙身，

亦無有福。婆羅門曰，嬰孩小兒，

無有智慧，是以無福。我有智慧，

造作如此，五熱炙身，是故有福。

比丘尼言，若以有智，修於苦行，

便有福者；採真珠人，刺身出血，

珠乃可得，亦應有福。婆羅門曰。

以貪心故，雖復出血，不名為福。

比丘尼言，汝為苦行，貪天上樂，

亦應無福。若以貪求，無果報者，

遊獵之人，不應得報。若使魚獵，

不得報者，汝今為此，苦行之事，

亦不應得，天上樂報。汝今何故，

身心迴轉，欲以苦行，得於天樂？

我佛法中，無有如斯，五熱炙身，

受苦行法，得彼天樂。欲得天樂，

修實語等，諸善功德，雖復貪怖，

得生天樂。譬如服藥，或貪或怖，

既服之已，藥力必行。若住實語，

諸功德者，或貪或怖，必得天樂。

時婆羅門，辭窮理屈，不能加報，

默然而住。時左右人，於佛法中，

生清淨信，深樂正法。各相謂言。

善哉佛法，有大智力，甚深難測。

外道之智，極為淺薄。譬如爆火，

若觸人身，人無不畏。佛法爆火，

亦復如是，觸婆羅門，能令其怖。

我等今者，得聞佛法，善勝之論，

咸應歸向，佛涅槃處，恭敬禮拜，

南無世尊，音聲善柔，敷演說法。

女人智淺，飲佛甘露，能大眾中，

說法無畏。誰於佛語，而不恭敬？

斯比丘尼，智慧微淺，能用滅結，

牟尼尊語。猶故能令，此婆羅門，

不能加報，默然而住。

## （九）

復次，欲如肉摶眾鳥競逐，有智之人深知財患而不貪著。

我昔曾聞，修婆多國時有比丘，於壞垣壁見有伏藏，有大銅瓮滿中金錢，將一貧優婆塞而示之處，即語之言：「可取是寶以為資生。」時優婆塞問比丘言：「何時見此？」比丘答言：「今日始見。」優婆塞言：「我見是寶非適今日，久來見之，然我不用。爾今善聽！我當說寶所有過患。若取是寶為王所聞，或至於死，或被讁罰，或復繫閉，如斯等苦不可稱數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見是寶來，歷年甚久遠，

此寶毒螫害，劇彼黑毒蛇。

是故於此寶，都無有貪心，

觀之如毒蛇，不生財寶想。

繫閉被讁罰，或時至死亡，

一切諸災害，皆由是寶生。

能招種種苦，為害甚可怖，

故我於寶所，不生貪近想。

群生迷著寶，謂之為珍玩，

寶是危害物，妄生安善想，

有如斯過患，何用是寶為？

如是膿污身，趣自支軀命，

會當捨敗滅，何用珍寶為？

譬如火投薪，無有厭足時，

人心亦如是，希求無厭足。

汝若憐愍我，教我少欲法，

云何以財寶，而以見示語？

夫少欲知足，能生大利樂；

若其多欲者，諸根恒散亂，

貪求無厭足，希望增苦惱。

然此多欲人，常生於欲想，

貪利無有極，如摩竭魚口。

而彼少欲人，無貪求苦故，

心恒懷悅豫，歡慶同節會。

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，彼比丘生希有想而讚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真是丈夫。雖無法服心已出家，能順佛語知少欲法，而此少欲諸佛所讚。」比丘言：「汝之所說總而言之，深見譏呵令我愧踖。汝今處家，妻子眷屬僮僕使人，正應貪求以用自營，能隨佛語讚歎少欲。假使有人以鐵為舌，無有能呵少欲知足。我今雖復剃除鬚髮身服法衣相同沙門，然實不知沙門之法，而方教汝多欲之事，不能稱述法王所讚少欲之法，是諸善源，如佛修多羅中亦說少欲為沙門本。如來昔日乞食訖，若有餘食，或時施與諸比丘等，或復置於水中用與諸蟲。爾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，而有飢色從外來入，佛既見已而語之言：『今有餘食，汝能食不？』一比丘言：『如來世尊說於少欲有大功德，我今云何貪於此食而噉之耶？』一比丘言：『如來世尊所有餘食難可值遇，梵釋天王等皆悉頂戴而恭敬之。我今若食，當益色力安樂辯才。如是之食甚難值遇，云何不食？』於時世尊讚不食者：『善哉比丘！能修佛教行少欲法。』此一比丘雖順佛語，食佛餘食，佛不讚歎。是故當知，少欲之法，佛所印可教戒之本。」即說偈言：

欲得法利者，應當解少欲，

如此少欲法，聖莊嚴瓔珞。

今世除重擔，無憂而快樂，

乃是大涅槃，宅室之初門。

關制魔軍眾，要防之隘路，

度於魔境界，無上之印封。

持戒如巨海，少欲如海潮，

能為眾功德，密緻之覆蓋，

貪求疲勞者，憩駕止息處。

親近少欲者，如似𤛓牛乳，

酪酥醍醐等，因之而得出，

少欲亦如是，出生諸功德。

能展手施者，此手名嚴勝，

受者能縮手，嚴勝復過彼。

若人言施與，是語價難量，

受者言我足，難量復過彼。

若欲得法者，應親近少欲，

十力說少欲，即是聖種法。

少欲無財物，增長戒聞慧，

如此少欲法，出家之法食。

雖有渴愛等，終不能擾惱，

且置後世樂，現在獲安隱。

## （一〇）

復次，夫知足者雖貧名富，不知足者雖富是貧，若聖智滿乃名大富。

我昔曾聞，有優婆塞，有人譏呵云最貧窮，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足之法即順法相，而說偈言：

無病第一利，知足第一富，

善友第一親，涅槃第一樂。

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：「如佛所說知足則富，汝今何故稱我貧窮？」復說偈言：

雖有諸珍寶，豐饒資生具，

不信三寶者，說彼最貧窮。

雖無諸珍寶，及以資生具，

能信三寶者，是名第一富。

我今敬三寶，以信為珍玩，

汝以何因緣，說我為貧窮？

帝釋毘沙門，雖富眾珍寶，

如其布施時，不能一切捨。

我心愛知足，於諸財寶物，

無有貪著意，一切悉能捨。

富貴者庫藏，多有眾珍寶，

水火及盜賊，悉皆能侵奪。

彼若喪失時，則生大苦惱，

良醫及妙藥，不能治彼苦。

我以信為寶，無能侵奪者，

心意坦然樂，無諸憂患苦。

說是偈已復作是言：「是故當知，雖有庫藏象馬七寶資生之具，不知足者猶名為貧，是以佛說知足最富。」眾人聞是語已皆歎善哉，真是正說，有大智慧，名大丈夫。各相語言：「自今已後雖無財寶但有信心，我等見之稱為富者。苦集錢財皆為樂故，為欲供給室家眷屬令無乏故，如斯之樂正為現身。信心之寶為於累世，於人天中財寶自恣，是故知信為第一財寶。如此信財於生死中，極受快樂無諸苦惱。金銀珍寶能生災患，晝夜憂懼畏他劫掠，然有八危，以貪著故累世受苦。以有信故，能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，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財？是以信財為最第一。我有是財，故於人前自言大富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，是以今者因信心知足。」而說偈言：

因有信心故，則不造諸惡，

一切諸功德，以信為使命。

信亦如河箭，駛流甚迅速，

能令於心意，速疾至善法。

誰有多財寶，能勝信巨富？

雖有財富者，失財則貧窮，

若其命終時，捨之而獨逝。

無隨至後世，信財不喪失，

恒常自隨逐，累劫受快樂。

世人積財寶，能生彼貪欲，

信財則不爾，見則生歡喜。

於諸財寶中，信財最為上，

顯示此義者，牟尼之所說。

是故我非貧，信財最為勝，

餘者不名財，唯信是實財。

以信布施者，財物得增長，

不信施彼者，果報轉尠少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二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一一）

復次，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為人宗仰，一切世人并敬其師。

我昔曾聞，有諸比丘曠野中行，為賊剽掠剝脫衣裳。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，盡欲殺害。賊中一人先曾出家，語同伴言：「今者何為盡欲殺害？比丘之法不得傷草，今若以草繫諸比丘，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告。」賊即以草而繫縛之，捨之而去。諸比丘等既被草縛，恐犯禁戒不得挽絕，身無衣服為日所炙，蚊虻蠅蚤之所唼嬈，從旦被縛至於日中，轉到日沒晦冥大闇，夜行禽狩交橫馳走，野狐群鳴鵄梟雊呼，惡聲啼叫甚可怖畏。有老比丘語諸年少：「汝等善聽！人命促短如河駛流，設處天堂不久磨滅，況人間命而可保乎？命既不久，云何為命而毀禁戒？諸人當知！人身難得，佛法難值，諸根難具，信心難生，此一一事皆難值遇，譬如盲龜值浮木孔。佛之正道不同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報，修行佛道必獲正果，云何悋惜如此危脆不定之命毀佛聖教？若護佛語，現世名聞具足功德，後受快樂。如佛說偈：

若有智慧者，能堅持禁戒，

求人天涅槃，稱意而獲得。

名稱普聞知，一切咸供養，

必得人天樂，亦獲解脫果。

伊羅鉢龍王，以其毀禁戒，

搯傷樹葉故，命終墮龍中，

諸佛悉不記，彼得出龍時。

能堅持禁戒，斯事為甚難，

戒相極眾多，分別曉了難。

如劍林棘聚，處中多傷毀，

愚劣不堪任，護持如是戒。

是諸比丘為苦所逼，不得屈申及以動轉，恐絕於草傷犯禁戒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修行亦如彼稱，均平處所不令增減，今在怖難恐懼之處，執志不虧始別儜健，以斯賤命當貿貴法、人天之樂及涅槃樂，我等今者更無所趣，唯當護戒至死不犯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等往昔來，造作眾惡業，

或得生人道，竊盜婬他妻，

王法受刑戮，計算不能數；

復受地獄苦，如是亦難計；

或受畜生身，牛羊及鷄犬，

麞鹿禽狩等，為他所殺害，

喪身無涯限，未曾有少利。

我等於今者，為護聖戒故，

分捨是微命，必獲大利益。

我等今危厄，必定捨軀命，

若當命終後，生天受快樂。

若毀犯禁戒，現在惡名聞，

為人所輕賤，命終墮惡道。

今當共立要，於此至沒命，

假使此日光，曝我身命乾，

我要持佛戒，終不中毀犯。

假使諸惡狩，摑裂我手足，

終不敢毀犯，釋師子禁戒。

我寧持戒死，不願犯禁生。

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，各正其身不動不搖，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。時彼國王遇出田獵，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。王遙見之，心生疑惑作是思惟：「彼裸形者為是尼揵？為是沙門？」作是念已遣人往看，諸比丘等深生慙愧障蔽其身，使人審知釋子沙門。何故知之？右肩黑故。使即還返白言：「大王！彼是沙門非為尼揵。」即說偈言：

王今應當知，彼為賊所劫，

慙愧為草繫，如鈎制大象。

于時大王聞是事已，深生疑怪默作是念：「我今宜往彼比丘所。」作是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青草所繫手，猶如鸚鵡翅，

又如祠天羊，不動亦不搖。

雖知處危難，默住不傷草，

如林為火焚，𤛆牛為尾死。

說是偈已往至其所，以偈問曰：

身體極丁壯，無病似有力，

以何因緣故，草繫不動轉？

汝等豈不知，身自有力耶？

為呪所迷惑，為是苦行耶？

為自厭患身？願速說其意。

於是比丘以偈答曰：

此草甚脆弱，頓絕亦不難，

但為佛世尊，金剛戒所縛，

守諸法禁故，不敢挽頓絕。

佛說諸草木，悉是鬼神村，

我等不敢違，是以不能絕。

如似呪場中，為蛇畫境界，

以神呪力故，毒蛇不能度，

牟尼尊畫界，我等不敢越。

我等雖護命，會歸於磨滅，

願以持戒死，終不犯戒生。

有德及無德，俱共捨壽命，

有德慧命存，并復有名稱；

無德喪慧命，亦復失名譽。

我等諸沙門，以持戒為力，

持戒為良田，能生諸功德，

生天之梯隥，名稱之種子，

得聖之橋津，諸利之首目。

誰有智慧者，欲壞戒德缾？

爾時國王心甚歡喜，即為比丘解草繫縛，而說偈言：

善哉能堅持，釋師子所說，

寧捨己身命，護法不毀犯。

我今亦歸命，如是顯大法，

歸依離熱惱，牟尼解脫尊，

堅持禁戒者，我今亦歸命。

## （一二）

復次，若人內心賢善，則多安隱利益一切，是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。

我昔曾聞，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，既至海中船舫破壞。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，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，于時上座恐怖惶悸，懼為水漂，語年少言：「汝寧不憶佛所制戒，當敬上座？汝所得板應以與我。」爾時年少即便思惟：「如來世尊實有斯語，諸有利樂應先上座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若以板用與上座，必沒水中洄澓波浪，大海之難極為深廣，我於今者命將不全；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，以此為憂，我今捨身用濟上座，正是其時。」作是念已，而說偈言：

我為自全濟，為隨佛語勝，

無量功德聚，名稱遍十方。

軀命極鄙賤，云何違聖教？

我今受佛戒，至死必堅持。

為順佛語故，奉板遺身命，

若不為難事，終不獲難果。

我若持此板，必渡大海難，

若不順聖旨，將沒生死海。

我今沒水死，雖死猶名勝，

若捨佛所教，失於人天利，

及以大涅槃，無上第一樂。

說是偈已，即便捨板持與上座。既受板已，于時海神感其精誠，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。海神合掌白比丘言：「我今歸依堅持戒者，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。」海神說偈，讚比丘曰：

汝真是比丘，實是苦行者，

號爾為沙門，汝實稱斯名。

由汝德力故，眾伴及財寶，

得免大艱難，一切安隱出。

汝言誓堅固，敬順佛所說，

汝是大勝人，能除眾患難。

我今當云何，而不加擁護？

見諦能持戒，斯事未為難，

凡夫不毀禁，此乃名希有。

比丘處安隱，清淨自謹慎，

能不毀禁戒，此亦未為難；

未獲於道跡，處於大怖畏，

捨己所愛命，護持佛教戒，

難為而能為，此最為希有。

## （一三）

復次，若不見道跡，雖復多聞，不能得拔生死之苦，是故智者應求見諦。

我昔曾聞，兄弟二人俱共出家，兄得羅漢，弟誦三藏。時彼羅漢語三藏言：「汝可坐禪。」三藏報曰：「我當坐禪。」羅漢比丘復語之言：「汝寧不聞佛之所說，夫行道者如救頭然？」即說偈言：

今日造此事，未必到明旦，

人命不可保，宜速修善業，

死大軍來至，無可求請處。

若其命終時，不知從何道？

冥冥隨業緣，莫知路遠近。

命如風中燈，不知滅時節，

汝言明當作，斯言甚虛妄。

死虎極暴急，都無有容縱，

一旦卒來到，不待至明日。

死王多殘害，汝應生怖畏，

當知身危脆，命速難可保。

應勤觀內身，捨棄多聞業，

求離世解脫，超拔生死根。

死若卒至時，悔熱無所及，

今若見道跡，後無悔熱患。

佛法中堅實，所謂得道跡，

多聞業虛偽，應捨莫愛悋。

雖多聞博達，不獲道跡者，

譬如盲執燈，照彼自不覩。

若欲求自利，必須見道跡，

處眾師子吼，言辭善巧妙，

敷演諸法相，分別釋疑難。

能令聽法眾，皆發歡喜心，

又使一切人，悉得於調順。

雖有如是事，臨終心錯亂，

墮於惡道中，智者所嗤笑。

汝之所說法，言詞字句滿，

次第說因果，美味悅心意，

甜如甘蔗漿；雖能作斯事，

不能自調順，未斷三惡趣，

自求得解脫，空用是事為？

凡夫不可信，宜速求見諦。

汝有大名稱，咸云善說法，

雖有空名譽，於汝將何益？

當觀察內身，嘿然修禪定。

昔來多聞者，其數甚眾多，

無常所遷謝，存者極尠少。

勤苦求名譽，雖得復散失，

佛說有為法，一切悉無常。

過去恒沙佛，成就三達智，

除滅於三障，一念觀三世，

斯等諸世尊，名聞滿十方，

今皆般涅槃，名字亦隨滅。

是故汝今者，應勤修精進，

捨離於名稱，專求於解脫。

三藏答言：「正爾當作。」未久之間身遇重病，恐命將終深生悔恨，而說偈言：

怪哉我今日，於佛聖法中，

戒聞雖具足，而不得見諦。

我今若死者，與狗亦無別，

洄流沒生死，如彼陶家輪。

我今可哀愍，未得證道跡，

師長垂慈矜，勸我學禪思。

我不奉法教，都不習少分，

是故於今者，不得見真諦。

我執釋迦文，大明之法燈，

而為無明首，不能自照了，

以不能照故，永沒生死苦。

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咸來瞻視，見其恐懼皆悉驚愕，各作是言：「汝寧不聞佛之所說？多聞之人有智慧力能知無常，是故汝今不應憂怖。」時病比丘即便說偈答同學言：

我先蒙教誨，當習坐禪法，

今日至明日，窳惰自欺誑。

令此一生中，空過無所獲，

是身如聚沫，我不深觀察。

橫計為堅實，不覺死卒至，

專著多聞法，生於最勝想，

忽為死蟒吞，悔恨無所及。

如修多羅言，應當習坐禪，

專精莫懈倦，滅結之所說。

佛有如是教，不能隨順行，

悔熱火所燒，令我心燋惱。

我今甚闇劣，譬如孾愚者，

於彼六道中，不知趣何道？

未知將來世，得聞佛語不？

周迴三有中，為遇何等人？

亦不知未來，為作何事業？

或能喪本心，興起於三毒，

不修諸善事，但造於眾惡。

嗚呼大苦哉，我為自欺誑，

已得離諸難，應獲出世道。

云何為癡悞，放逸而自恣？

時諸同學聞說偈已，重安慰言：「汝既多聞又堅持戒，宜應自寬，何為憂怖乃至如是？」病比丘言：「我今病困，諸賢見捨必死無疑。」涕泣流淚而白兄曰：「願少近我，由我愚惑，不奉兄教，今者病篤必就後世。願兄垂愍，當見拔濟令離大苦。」即說偈言：

同處佛法中，汝稱沙門寶，

數數教誡我，愚劣不承順。

我以斯事故，倍復生悔熱，

盛夏欝蒸氣，猛焰燒燋然。

我之背恩教，悔熱復過彼，

我今無所恃，唯當歸依汝。

於後受身時，觀察莫忘我，

令後值佛法，復還得出家。

不虛著法服，願必獲道果，

學問諸餘業，捨之不復為，

專精求解脫，更無餘志求。

假使將來世，求於見諦者，

皮肉及筋骨，髓脈消乾竭，

身命趣自在，終不捨解脫。

又願未來身，常勤修善法，

晝夜六時中，精進初不廢。

時病比丘說是偈已心懷惶悸，其兄見之生大憂愍，而作是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子今乃能深生悔恨發于誓願，但先教汝不用我語，驚悔於後將何所及？」而說偈言：

疾病以困篤，大命不云遠，

支節皆舒緩，刀風解其形。

湯藥所不療，醫師捨之去，

左右咸稱言，怪哉決定死。

諸親婦女等，對而悲啼哭，

臨終大恐怖，驚畏苦難喻。

設當平健時，知死有斯苦，

誰不發道意，克獲解脫果？

盛年無患時，懈怠不精進，

但營眾事務，不修施戒禪。

後遭重病疾，諸根如火然，

臨為死所吞，方悔求修善。

彼病比丘即便命終，還生人中。時阿羅漢以天眼觀，知其生處，數到其家。此兒漸大乳母抱持，將詣僧坊至羅漢所，捉兒不堅失手撲地，頭打石上兒大瞋恚，捨身命終墮地獄中。時阿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，見在地獄生苦難處，即說偈言：

嗚呼大毀敗，生處難可救，

佛力尚難拔，況我能救濟？

繫心慧無漏，非苦所能修，

地獄中苦惱，無有暫樂心，

尚無暫樂心，云何得繫念？

以無繫念故，不得慧無漏。

如是之難處，云何可救拔？

地獄受大苦，不可以方喻。

設復強為譬，人中死為苦，

少可得為喻，彼苦恒過此。

如火著乾薪，無有暫冷時，

地獄苦亦爾，無有暫憩息。

地獄中陰身，皆如融鐵聚，

熱惱燒然苦，不可得稱計。

宜應除懈怠，晝夜不休息，

勤修於正道，必使盡苦際。

是故先修道，克獲解脫果，

然後以多聞，而作妙瓔珞。

## （一四）

復次，見此事已應生驚悟，尊豪榮位無得常者。

我昔曾聞，栴檀罽尼吒王將欲往詣罽尼吒城，於其中路見五百乞兒，同聲乞匃言：「施如我。」王聞是語便生悟解，即作是念：「彼覺寤我，我於往日曾更貧苦，今若不施後亦如彼。」即說偈言：

由其先世時，多饒錢財寶，

說言無可施，今獲斯貧賤，

設我今言無，後亦同於彼。

時有輔相名曰天法，下馬合掌而白王言：「此諸乞兒咸言如我。」王答臣言：「我聞其語，然我所解與汝有異。汝之所解，謂為乞索錢財雜物。我所解者當為汝說，汝今善聽！」即說偈言：

此諸乞兒等，故來覺寤我，

以斯貧賤形，示我令得見。

自言受此身，慳不惠施故，

放逸所欺誑，受是苦惱形，

愚劣諸乞兒，示我如此義。

自言曾為王，猶如星中月，

寶蓋覆頂上，左右眾妓直，

侍從悉莊嚴，聞者皆避路。

雖有如此等，種種眾妙事，

由不布施故，今受貧賤苦。

福樂迷汝心，不覺後有苦，

人帝應當知，我今甚毒苦，

宜當修布施，莫使後如我。

輔相天法聞是偈已，深生歡喜，合掌白王：「如佛言曰：『見他受苦當自觀察。』王於今者實合佛意，見彼乞兒則能覺寤。善哉大王！意細乃爾，能覺是事，善解分別佛所說義。大王稱實能持大地，真是地主不虛妄也。所以者何？能善分別佛法深義，聰慧明達，是故稱王為大地主。」即說偈言：

地主常應爾，此意為無上，

此意難可恒，能自利亦難。

人身極難得，信心亦難生，

財寶難可足，福田復難遇。

如是一一事，極難得聚會，

譬如大海中，盲龜值浮孔。

如斯之難事，大王盡具有，

是故於今者，不應恣心意。

人身如電光，暫發不久停，

雖復得人身，危脆不可保。

臨終兩肩垂，諸節皆舒緩，

雖有四威儀，進止不自由。

眼目已上眄，將為死毒中，

親屬在其側，覩之咸悲泣。

以手觸其身，安慰言勿懼，

既見親慰喻，益更增悲感。

決定知已去，涉於死長途，

雖有眾財物，不可為資糧。

諸脈斷絕時，顏色皆變異，

命來催促已，如油盡燈滅。

當於如斯時，誰能修布施，

持戒及忍辱，精進禪智等？

如斯時未至，宜應勤用心。

## （一五）

復次，若命終時，欲齎財寶至於後世，無有是處，唯除布施作諸功德；若懼後世得貧窮者，應修惠施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國王名曰難陀，是時此王聚積珍寶規至後世，嘿自思惟：「我今當集一國珍寶使外無餘。」貪聚財故，以自己女置婬女樓上，勅侍人言：「若有人齎寶來求女者，其人并寶將至我邊。」如是集歛一國錢寶，悉皆蕩盡聚於王庫。時有寡婦唯有一子心甚敬愛，而其此子見於王女儀容瓖瑋姿貌非凡，心甚耽著，家無財物無以自通，遂至結病，身體羸瘦氣息微惙。母問子言：「何患乃爾？」子具以狀啟白於母：「我若不得與彼交往，定死不疑。」母語子言：「國內所有一切錢寶盡無遺餘，何處得寶？」復更思惟：「汝父死時，口中有一金錢，汝若發塜可得彼錢，以用自通。」即隨母言，往發父塜開口取錢。既得錢已至王女邊。爾時王女遣送此人并所與錢以示於王，王見之已語此人言：「國內金寶一切蕩盡，除我庫中，汝於何處得是錢來？汝於今者必得伏藏。」種種拷楚徵得錢處。此人白王：「我實不得地中伏藏。我母示我，亡父死時置錢口中，我發塜取故得是錢。」時王遣人往撿虛實，使人既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，然後方信。王聞是已而自思忖：「我先聚集一切寶物，望持此寶至于後世；彼父一錢，尚不能得齎持而去，況復多也？」即說偈言：

我先勤聚集，一切眾珍寶，

望齎諸錢物，隨己至後世。

今觀發塜者，還奪金錢取，

一錢尚不隨，況復多珍寶？

復作是思惟，當設何方便，

得使諸珍寶，隨我至後世？

昔者頂生王，將從諸軍眾，

并象馬七寶，悉到於天上；

羅摩造草橋，得至楞伽城。

吾今欲昇天，無有諸梯隥；

欲詣楞伽城，又復無津梁；

我今無方計，持寶至後世。

時有輔相聰慧知機，已知王意而作是言：「王所說者正是其理，若受後身必須財寶，然今珍寶及以象馬，不可齎持至於後世。何以故？王今此身尚自不能至於後世，況復財寶象馬者乎！當設何方令此珍寶得至後身？唯有施與沙門婆羅門、貧窮乞兒，福報資人必至後世。」即說偈言：

莊嚴面目者，臨水見勝好，

好醜隨其面，影悉現水中。

莊嚴則影好，垢穢則影醜，

今身如面貌，後受形如影。

莊嚴形戒慧，後得可愛果，

若作惡行者，後受報甚苦。

信心以財物，供養父母師，

沙門婆羅門，貧窮困厄者，

即是後有水，於中見面像，

施戒慧業影，亦復彼中現。

王有眾營從，宮人諸婇女，

臣佐及吏民，音樂等倡妓。

如其命終時，悲戀送塜間，

到已便還家，無一隨從者。

後宮侍直等，庫藏眾珍寶，

象馬寶輦輿，一切娛樂具，

國邑諸人民，苑園遊戲處，

悉捨而獨逝，亦無隨去者。

唯有善惡業，隨逐終不放。

「若人臨終喘氣麤出，喉舌乾燋不能下水言語不了，瞻視不端筋脈斷絕，刀風解形支節舒緩，機關止廢不能動轉，舉體酸痛如被針刺。命盡終時，見大黑闇如墜深坑，獨遊曠野無有黨侶，唯有修福為作親伴而擁護之。若為後世，宜速修福。」即說偈言：

若人命終時，獨往無伴黨，

畢定當捨離，所愛諸親友，

獨遊黑闇中，可畏恐怖處，

親愛皆別離，孤焭無徒伴，

是故應莊嚴，善法之資糧。

為滿此義故，婆羅留支以六偈讚王，即說偈言：

雖有諸珍寶，積聚如雪山，

象馬眾寶車，謀臣及呪術，

專念死時至，不可以救免，

宜修諸善業，為己得利樂。

目如青蓮者，應勤行戒施，

死為大恐畏，聞者皆恐懼。

一切諸世間，無不終沒者，

以是故大王，宜應觀死苦。

目如青蓮者，應當修善業，

為己得利樂，宜勤行戒施。

人命壽終時，財寶不隨逐，

壯色及盛年，終不還重至。

目如青蓮者，應當修善業，

為己得利樂，宜勤行戒施。

彌力那侯沙，耶耶帝大王，

及屯豆摩羅，娑伽跌利不，

翹離奢勢夫，踰越頻世波，

如是人中上，眾勝大王等，

軍眾及群官，悉皆滅沒去，

欣慼相續生，意念次第起。

目如青蓮者，應當修善業，

使己受快樂，宜勤行戒施。

財寶及榮貴，此事難可遇，

福祿非恒有，身力有增損。

一切無定相，地主亦非常，

如此最難事，今悉具足得。

目如青蓮者，應具修諸善，

使己受快樂，宜勤修戒施。

勁勇有力者，能越渡大海，

專念健丈夫，能超度諸山。

設作如斯事，未足名為難，

能利益後世，是事乃為難。

## （一六）

復次，此身不堅，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養尊長，是則名為以不堅法易堅固法。

我昔曾聞，牟尼種中有王名曰阿育，信樂三寶，若於靜處見佛弟子，不問長幼必為下馬接足而禮。爾時彼王有一大臣，號名耶賒，邪見不信，見王禮敬諸比丘等，深生謗毀，而白王言：「此諸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，非諸剎利及婆羅門，亦雜毘舍、首陀羅等。又諸皮作及能織者，巧作塼瓦剃鬚髮師，亦有下賤旃陀羅等，大王何故而為作禮？」王聞是語默然不報。別於後時集諸大臣，勅諸人言：「我於今者須種種頭，不聽殺害，仰汝等輩得自死者。」即語諸臣：「汝今某甲仰得是頭，復告某甲仰得彼頭。」如是展轉遍勅諸臣，仰得異頭不聽共同；別告耶賒：「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，各各皆使於市中賣。」如是頭等，餘頭皆售，唯有人頭，見者惡賤，遠避而去無肯買者。眾人見之咸皆罵辱而語之言：「汝非旃陀羅、夜叉、羅剎，云何乃捉死人頭行？」被罵辱已還詣王邊，而白王言：「我賣人頭不能令售，返被呵罵。」王復語言：「若不得價，但當虛與。」時彼耶賒尋奉王教，入市唱告欲虛與人。市人見已復加罵辱，無肯取者。耶賒慚愧還至王所，向王合掌，而說偈言：

牛驢及象馬，猪羊諸畜頭，

一切悉獲價，競共諍買取。

諸頭盡有用，唯人頭穢惡，

無有一可用，虛與不肯取，

而返被呵罵，況復有買者？

王問耶賒：「汝賣人頭，何故不售？」耶賒白王：「人所惡賤，無肯買者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唯此一頭為可憎惡？一切人頭悉可惡乎？」耶賒答王：「一切人頭悉可惡賤，非獨此一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如是我頭亦復如是為人惡耶？」耶賒聞已懼不敢對，默然而住。王復語言：「我於今者施汝無畏，以實而說，我今此頭亦可惡耶？」耶賒對曰：「王頭亦爾。」王復語言：「為審爾不？」耶賒復言：「審爾。大王！」王告耶賒：「若此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，汝今云何自恃豪貴種姓色智以自矜高，而欲遮我禮敬沙門諸釋種子？」即說偈言：

唯有此人頭，見者咸譏呵，

賣之無所直，虛與惡不近。

遙見皆生瞋，言不祥鄙惡，

此頭膿血污，鄙賤甚可惡。

以斯下賤頭，貿易功德首，

雖向彼屈申，毫釐無損減。

王告耶賒言，汝雖見比丘，

雜種而卑賤，不能覩其內，

真實有道德。汝愚癡邪見，

迷惑錯亂心，計己婆羅門，

獨有解脫分，自餘諸種姓，

無得解脫者。若欲為婚姻。

當求於種族；若求善法者，

安用種族為？若其求法者，

不應觀種姓，雖生上族中，

造作極惡行，眾人皆呵責，

是則名下賤。種族雖卑微，

內有實道行，為人所尊奉，

是則名尊貴。德行既充滿，

云何不禮敬？心惡使形賤，

意善令身貴，沙門修諸善，

信戒施聞具，是故可尊尚，

宜應深恭敬。造作惡行者，

汝今寧不聞，釋種具大悲，

牛王正道者，所說之法耶？

以三危脆法，貿易三堅法，

佛無有異語，故我不敢違，

若違世尊教，不名為親善。

譬如壓甘蔗，取汁棄其滓，

人身亦如是，為死之所壓。

屍骸委在地，不能復進止，

供敬修諸善，是故應當知。

以此敗壞身，貿易堅牢法，

猶如火燒舍，智者出財物，

如水沒伏藏，亦應速出寶，

此身終敗壞，宜貿易堅法。

愚人不分別，堅與不堅法，

死軍卒來至，如入摩竭口，

當於如是時，驚恐大怖畏。

如酪取生酥，及以於醍醐，

取已酪缾破，不生大苦惱。

此身亦如是，取其堅實善，

於後命盡時，終不生悔恨。

不修諸善行，憍慢而縱逸，

死法卒來至，破身之缾器，

其心極燋熱，猶為火所燒。

憂結喻如火，酪缾喻如身，

汝不應遮我，修善取堅法。

愚癡黑暗者，自言我尊貴。

我執十力尊，言說之燈炬，

照察己身中，貴賤無差別，

皮肉筋骨等，三十六種物，

貴賤悉同等，有何差別相？

名衣及上服，眾具有別異。

智者宜勤身，作恭敬禮拜，

伇使行諸善，是名取堅法。

何故說斯者？此身如電遄，

泡沫及沙聚，芭蕉無堅實。

如此危脆身，修善百劫住，

堅於須彌山，及以於大地。

智者應如是，貿易堅實法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三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一七）

復次，若諍競者聞斷結名，所諍事解，若人欲得供養恭敬，應斷諸使。

我昔曾聞，有差老母，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，路由關邏，邏人稅之。于時老母不欲令稅，而語之言：「汝能將我至王邊者，稅乃可得，若不爾者終不與汝。」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，王問老母：「汝今何故不輸關稅？」老母白王：「王頗識彼某比丘不？」王言：「我識，是大羅漢。」又問：「第二比丘王復識不？」王言：「我識，彼亦羅漢。」又問：「第三比丘王復識不？」王答言：「識，彼亦羅漢。」老母抗聲而白王言：「是三羅漢皆是我子，此諸子等受王供養，能使大王受無量福，是即名為與王稅物。云何更欲稅奪於我？」王聞是已歎未曾有。「善哉老母！能生聖子，我實不知。知彼羅漢是汝子者，應加供養恭敬於汝。」於是老母，即說偈言：

吾生育三子，勇健超三界，

悉皆證羅漢，為世作福田。

王若供養時，獲福當稅物，

云何而方便，稅奪我所有？

王聞是偈已身毛皆竪，於三寶所生信敬心，流淚而言：「如此老母宜加供養，況稅其物？」王說偈言：

自從今已後，如斯老母比，

生子度三有，器堪受供養，

不聽稅財物，咸應加恭敬，

設有同伴侶，駝驢及車乘，

多載眾珍寶，為此老母故，

不應格稅彼。況此一母人，

單己賣樹葉，更無餘錢物，

而當有稅奪？設我山巖窟，

經行修道處，行人於彼中，

滅結斷諸漏，尚應敬彼處，

尊重而供養。況如此老母，

能生聖子者，而當不修敬？

（一八）

復次，示放逸果，欲令眾生不放逸故。

我昔曾聞，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，入海採寶，既得迴還與伴別宿，失伴慞惶，飢渴所逼。遙見一城謂為有水，往至城邊欲索水飲。然此城者是餓鬼城，到彼城中四衢道頭，眾人集處空無所見，飢渴所逼，唱言水水。諸餓鬼輩聞是水聲，皆來雲集。「誰慈悲者欲與我水？」此諸餓鬼身如燋柱以髮自纏，皆來合掌作如是言：「願乞我水。」億耳語言：「我渴所逼故來求水。」爾時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，希望都息，皆各長歎作如是言：「汝可不知此餓鬼城，云何此中而索水耶？」即說偈言：

我等處此城，百千萬歲中，

尚不聞水名，況復得飲者？

譬如多羅林，熾然被火焚，

我等亦如是，支節皆火然。

頭髮悉蓬亂，形體皆毀破，

晝夜念飲食，慞惶走十方。

飢渴所逼切，張口馳求索，

有人執杖隨，尋逐加楚撻。

耳常聞惡音，未曾有善語，

況與一渧水，漬我喉舌者。

若於山谷間，天龍降甘露，

皆變成沸火，而注我身上。

若見諸渠河，皆變成流火，

池沼及河泉，悉見其乾竭，

或變成濃血，臭穢極可惡。

設欲往馳趣，夜叉捉鐵捶，

撾打不得近。我等受此苦，

云何能得水，以用惠施汝？

我等先身時，慳貪極嫉妬，

不曾施一人，將水及飲食。

自物不與他，抑彼令不施，

以是重業故，今受是苦惱。

施得大果報，春種秋獲子，

我等不種子，今日受是苦。

放逸慳貪惜，受是苦無窮，

一切苦種子，無過於貪嫉，

應當勤方便，除去如是患。

施為善種子，能生諸利樂，

是故應修施，莫如我受苦。

等同在人中，身形無差別，

造業既不同，受報亦復異。

富貴饒財寶，貧者來請求，

諸天同器食，飯色各有異。

若墮畜生中，業報亦不同，

有得受福樂，有受苦惱者。

以此貪毒故，人天及畜生，

為慳嫉所挊，所在皆損減。

餓鬼熾然苦，支節煙焰起，

如似樹赤華，醉象以鼻端，

遠擲虛空中，華下被身赤。

賢聖作是說，貪嫉最苦器，

見於乞求者，其心則惱濁，

惱濁剎那中，則能作鄙漏。

愚癡慳不施，以種貧窮本，

貪心而積聚，即墮於惡道，

如此慳貪者，眾苦惱根本。

是故有智者，應斷除慳貪，

誰有欲自樂，名稱恭敬等，

而捨於正道，隨逐曲惡徑？

今身得苦惱，來世亦復然，

世界結使業，能遮淨施報，

所謂是慳貪，眾怨中最大。

是身大臃腫，衣食及湯藥，

一切眾樂具，貪嫉所遮斷。

貪嫉極微細，細入難遮制，

當以施牢門，心屋使緻密。

莫聽彼貪嫉，而得進入中，

貪嫉設入心，渠河及大海。

能遮使不飲。億耳見放逸，

乃有是過惡，即厭惡生死，

還歸求出家。既得出家已，

精勤修定慧，逮證羅漢果。

## （一九）

復次，若無過者得譏呵人，若自有過呵於彼者，他反蚩笑。

我昔曾聞，倮形婆羅門與諸沙門同道而行。有一年少比丘，笑彼倮形以無慚愧。時彼倮形眾中有婆羅門少解佛法，語比丘言：「長老！不可以汝出家幖幟輕慢欺人，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，若未能斷生死流轉未有出期，汝於後身未脫倮形，何故見笑？汝於今者，生死之中如兜羅樹華，隨風東西未有定時，汝應自笑不應笑他。知汝後時為趣何道？如灰覆火，結使在心，未必可保。汝今莫自謂有慚愧，覩汝所為未得脫於諸見之網。夫慚愧者，定不入於諸見之網，若不起惡覺，是名慚愧。汝自不入決定數中，云何笑他？」時諸比丘聞倮形婆羅門如法而說，默無所答。餘比丘聞已歎言正說：「能斷結者名有慚愧，若不斷結名比丘者，伎人剃髮應是比丘，然諸伎人雖復剃髮不名比丘，當知得見四真諦法名真沙門。何以故？如經中說：『不見四諦邪正不定，邪正不定所見錯謬。』是故應當勤修四諦，若見諦者所見真正，永離邪趣。」

## （二〇）

復次，善觀察者，見於好色無有欲意多生厭惡，見好色時不起愛瞋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寺廟，多諸比丘。中有法師，三明六通，言辭巧妙，具足辯才，知自他論善能問答，應機說法悅適眾心，能然法燈照除愚冥，使城內外所有人民於日日中皆來聽法，既聽受已，乃至少年皆不放逸。時彼城中有舊婬女，咸皆歎息作如是言：「我等今者無人往返，受若斯苦為當久近？」彼婬女女盛年端正，聰慧非凡善知世論，女人所有六十四藝悉皆明達。見母憂慘，即問母言：「今者何故憂苦乃爾？」母告女言：「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樂聽法，更無往返至我邊者，資財空匱無由而得，我以此事是故愁耳。」女聞是已，自恃端正語其母言：「我今自嚴往至彼會，能令彼會一切眾人悉隨我來。」作是語已，尋自沐浴眾香塗身，瓔珞上服首戴華鬘，足所著履眾寶莊校，右手執杖行步妖孆，逶迤弄姿種種莊嚴，如華樹行，猶如天人，將諸侍從，華鬘瓔珞嚴身上服亦皆殊妙。此諸從者，或執金缾，或持拂扇，或捉香花，侍衛彼女。將諸妓人而自圍繞，並語並笑，或舉右手指麾道徑，復有黃公耳插眾華，玄黃朱紫綵畫其身，歡笑戲謔種種巧嘲，亦復舉手指前指後，於其路中香氣四塞鼓樂弦歌，往至寺所處一空室，待眾集會。說法時到，無數千人皆來聚集。爾時法師頭髮極白秀眉覆目，善調諸根其心無畏，如師子王，即昇高座而說偈言：

我觀淺智者，莫由昇此座，

怯弱如野干，戰懼不自寧。

吾今昇此座，處眾無所畏，

喻如狩中王，哮吼摧邪論。

爾時法師即為大眾次第說法。時彼婬女為欲擾動時眾心故，即於門中而現其身，其所將從散入人間，各指婬女語眾人言：「此女端嚴姿容可愛，汝等且觀，用聽法為？」時彼諸人聞是語已，即便顧盻心意不安。爾時法師未解其意，怪其所以，即問眾人：「汝等何故視瞻改常心意錯亂？汝豈不知，死來迅速猶如奔馬，是故宜勤修諸善行。」即說偈言：

十力大法炬，普照於世界，

慧明未潛隱，宜速修善業。

堅意集善行，晝夜勿懈倦，

一切智語燈，不久當隱沒。

若其隱沒後，眾生盡黑闇，

雖有日光照，猶名為大瞑。

爾時眾會聞是偈已，敬奉法教攝意聽法。時彼婬女見眾人等攝心斂意，復作姿態，眾會覩已，心還散亂。爾時法師復說偈言：

彼女作姿態，令會生渴愛，

為欲情所牽，奪其專念心。

用敬吾教故，遮制令還止，

如何彼妖𦾨，惑亂眾人目？

譬如青蓮鬘，漂鼓隨波動，

眾心亦如是，熠燿不暫停。

爾時眾人情既耽惑，觀此妙色失慚愧心，更相指示，而說偈言：

斯女美姿容，今來甚為吉，

如彼月初生，墜落在于地，

容貌超時倫，淨目極美妙，

將非藍婆女，為帝釋所遣，

或是功德天，然手不執花。

復有一人，而說偈言：

咄哉此女人，儀容甚奇妙，

目如青蓮花，鼻𦟛眉如畫，

兩頰悉平滿，丹脣齒齊密，

凝膚極軟懦，莊麗甚殊特，

威相可悅樂，煒耀如金山。

時諸優婆塞，愛其容貌，心意錯亂。時彼婬女左右侍從，見斯事已深自慶幸，叱叱而言：「我等今者所作甚善，能使眾會注意乃爾。」彼時法師怪諸四眾搔擾改常，以手搴眉顧瞻時會，見是婬女儀容端正，及其侍從皆悉莊嚴，婬女處中曒若明星，奪愚人心令失正念。時彼法師觀女人意，為以何事而來此耶？即默入定，知其邪惑不為聽法。然此法師雖斷瞋恚外現忿色，發聲高唱語婬女言：「汝如蟻封而欲與彼須彌山王比其高下，豈可不聞昔佛在世，第六天王不自量力，敢於佛所現作逼嬈，世尊神力乃以死尸而繫其頸，慚耻無顏人天所笑？汝意便謂佛法教學以為滅耶？專精聲聞豈可無耶？諸勝丈夫都沒盡耶？汝若如是宜堅自持。」時彼法師即以神通變此婬女，膚肉墮落唯有白骨，五內諸藏悉皆露現，即於眾前喚此婬女：「汝於向者興起惡心，敢與佛法而共諍競。」時此婬女以此骨身在眾前立。爾時法師，即說偈言：

汝向妙容色，挺特眾所觀，

今膚肉盡變，唯有空骸骨。

汝先悅素白，今始見實相，

頂骨類白珂，形色如藕根，

眼匡骨[舀\*頁]𩑜，兩頰如深溝，

機關悉解落，筋脉粗相綴，

在內諸藏等，懸空而露現。

其所將從者，自見生厭惡，

況復餘大眾？而當樂見之。

爾時骨人為彼法師變其形已，身心俱困不能自申，即叉骨手歸向法師。爾時法師告骨人言：「汝之容色瓔珞嚴身種種校飾，但惑凡夫，令其深著沒三有池。汝今若能除去姿態捨莊嚴具，吾當示汝寂淨妙身，令汝得知不淨市肆。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穢惡充溢，外假脂粉以惑愚目，凡夫耽惑為欲所盲，故生染著。何有智者諦觀察已當愛翫之？」時諸會者覩斯事已咸生厭患，各相謂言：「世尊所說信實不虛，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水聚沫如金塗錢，但誑惑人。向者女人所有美色容止可觀，於今忽然但見骨聚，儀容端正作諸姿態，狀若蠱道，如是之事今何所在？」

有一優婆塞，以指支頰諦觀此女，而說偈言：

牟尼說眾生，為欲愛所盲，

盲無慧目故，不得趣涅槃。

譬如任婆葉，蜜著虫所唼，

為貪之所惑，至死而不捨。

諸不放逸人，諦實觀身相，

而不起欲覺，喻如白鶴王，

常處於清池，不樂於塜間。

復有優婆塞而作是言：「見此姿容便生欲想，觀彼白骨即用除滅。」而說偈言：

觀彼骸骨聚，能生人怖畏，

如似毘陀羅，呪術之機關，

愚者謂之實，便生樂著心。

如道深坑穽，以草覆其上，

此身亦如是，當作如是觀。

諦實知是已，誰當起欲想？

爾時惑著愚無智者聞是偈已，低頭避之，遂不喜聞。時彼女人自見其身為人所患，五體投地，即說偈言：

我先愚無識，不自量己力，

願迴聽法眾，一切將歸家。

今始知釋子，勢力甚奇特，

變我妙姿貌，覩者生厭患。

我如孾愚者，所為極輕躁，

敢以牛跡水，欲比于大海。

唯願垂哀矜，聽我歸誠懺。

爾時大眾見彼女人諸骨相拄，猶如葦舍，甚生怪愕，彼骨聚中云何乃能作如是說？又見五藏悉皆露現，譬如屠架所懸五藏，蠢蠢蠕動，猶如狗肉，諸藏臭穢劇於廁溷。我等云何乃見此事？即說偈言：

今觀女人身，唯筋連枯骨，

但見空骨聚，和合出言音。

女中有骨耶？骨中有女耶？

譬如曠澤中，蘆葦之叢林，

因風共相鼓，便出大音聲。

如斯因假法，不見女自體，

若無自體者，女相安所在？

遍推諸法中，昔來未曾有。

我諦觀身相，去來及進止，

屈申與俯仰，顧視并語言，

諸節相支拄，骨肋甚稀踈，

筋纏為機關，假之而動轉。

如是一一中，都無有宰主，

而今此法者，為有為無耶？

我為狂癡惑，為澹陰亂目？

云何如是中，妄生有女相？

縛葦作機關，多用於綖縷，

譬如融真金，注水則發聲。

爾時法師知諸四眾皆生厭惡，告婬女言：「汝於今者欲何所作？」女白法師：「願捨舍不？」即說偈言：

大頭仙舍不？變天女藍婆，

使其作草馬，具滿十二年。

汝今作舍不？使我作塜間，

世間未曾見，如是之舍不？

善自在大德，愍我願除却。

爾時法師即便微笑，而說偈言：

善女汝但起，我無瞋恚心，

剃頭著袈裟，終無舍不法。

有欲愛著彼，損彼生苦惱，

作好作惡者，便能生瞋恚。

瞋恚作舍不？我滅瞋恚結，

斷除於無明，體性是無結。

我欲救眾生，云何作舍不？

生老病死等，苦惱諸眾生。

云何有智人？而當作舍不？

猶如惡毒瘡，加復燥惡灰，

薄皮覆機關，凡愚生愛惑，

我以神足力，開汝不淨篋。

說是偈已，還攝神足，女服本形。爾時法師告眾會言：「汝等宜勤修善。」即說偈言：

顛倒欲想行，喻若風起塵，

正觀離欲面，洗濯欲塵埃。

有欲及離欲，處所未必定，

善觀得解脫，貪惑而增欲。

是故應常修，專精離欲想，

離欲眾善寂，獲剋諸禪樂。

時彼聽法眾，或得不淨觀，

有得須陀洹，於修離欲想。

或得阿那含，復有出家者，

勤修不懈怠，逮得阿羅漢。

## （二一）

復次，無戀著心一切能施，得大名稱現世獲報，是故應施不應悋著。

我昔曾聞，弗羯羅衛國有一畫師，名曰羯那，有作因緣詣石室國，既至彼已詣諸塔寺，為畫一精舍得三十兩金。還歸本國，會值諸人造般遮于瑟，生信敬心，問知事比丘：「明日誰作飲食？」答言：「無有作者。」復問：「彼比丘一日之食須幾許物？」答言：「須三十兩金。」時彼畫師即與知事比丘三十兩金。與彼金已還歸于家，其婦問言：「汝今客作，為何所得？」夫答婦言：「我得三十兩金用施福會。」其婦聞已甚用忿恚，便語諸親稱說夫過，所得作金盡用施會，無有遺餘用營家業。爾時諸親即將彼人，詣斷事處而告之曰：「錢財叵得役力所獲，不用營家及諸親里，盡用營設於諸福會。」時斷事官聞是事已，問彼人言：「竟為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」時斷事官聞是事已生希有想，即便讚言：「善哉丈夫！」脫己衣服并諸瓔珞及以鞍馬，盡賜彼人，而說偈言：

久處貧窮苦，傭作得錢財，

不用營生業，以施甚為難。

雖復有財富，資生極豐廣，

若不善觀察，不能速施與。

遠觀察後身，知施有果報，

勇猛能捨財，離於慳塵垢，

有是行法人，持施使不沒。

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踊躍，著其衣服乘此鞍馬便還其家。時彼家人見著盛服乘馬至門，謂是貴人，心懷畏懼，閉門藏避。畫師語言：「我非他人，是汝夫主。」其婦語言：「汝是貧人，於何得是鞍馬服乘？」爾時其夫以偈答言：

善女汝今聽，我當隨實說，

今雖捨施僧，施設猶未食，

譬如未下種，芽莖今已生，

福田極良美，果報方在後。

此僧淨福田，誰不於中種？

意方欲下種，芽生眾所見。

時婦聞已得淨信心，即說偈言：

如佛之所說，施僧得大果，

如今所布施，真得施處所。

敬心施少水，果報過大海，

一切諸眾中，佛僧最第一，

開意方欲施，華應已在前。

## （二二）

復次，夫修施者在勝信心，兩錢布施果報難量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女人至晝闇山，見眾人等於彼山中作般遮于瑟。時彼女人於會乞食，既覩眾僧心懷歡喜，而讚歎言：「善哉聖僧！譬如大海眾寶窟宅，眾人供養；我獨貧窮無物用施。」作是語已，遍身搜求了無所有，復自思惟：「先於糞中得二銅錢。」即持此錢奉施眾僧。時僧上座得羅漢果豫知人心，而彼上座常自珍重，見彼女人有深信心，為欲增長彼功德故，不待維那，躬自慇懃起為呪願，即舉右手高聲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」即說偈言：

大地及大海，所有諸寶物，

如此童女意，悉能施與僧。

留心善觀察，行道為修福，

使得解脫道，離貧窮棘刺。

時彼童女極生大心，如師所說我作難作，便捨一切資財珍寶等無有異，悲欣交集，五體投地歸命諸僧，以此兩錢置上座前，涕泣不樂，即說偈言：

願我生死中，永離於貧窮，

常得歡慶集，親戚莫別離。

我今施僧果，唯佛能分別，

由此功德故，速成所願果，

所種微善心，身根願速出。

時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樹下，樹蔭不移上有雲蓋。時彼國王適喪夫人出外遊行，見彼雲蓋往至樹下，見此童女心生染著，將還宮內，用為第一最大夫人。即作是念：「我先發願今已稱心。」即白國王：「多齎寶物施設供具，詣晝闇山供養眾僧，寶珠瓔珞種種財物，持用奉施。」彼時上座不為呪願。爾時大眾疑怪所以，而作是言：「先者貧賤兩錢施時起為呪願；今者乃為王之夫人，珍寶瓔珞種種財物而用布施，不為呪願？」時彼上座語眾僧言：「我先為彼呪願之時不為財物，乃恐童女心意錯亂，故為呪願。」即說偈言：

不以錢財多，而獲大果報，

唯有勝善心，乃得大果報。

彼女先施時，一切悉捨施，

佛智能分別，非我所能知。

今雖財寶多，不如彼時心，

十六分中一。若心擾濁施，

譬如諸商賈，少於諸財物，

心期於大報。所施物雖小，

心意勝廣大，以是故未來，

得報亦無量。如阿輸迦王，

淨心用土施，亦如舍衛城，

窮下之女人，飯漿施迦葉。

施土得大地，飯漿天中勝，

施少心淨廣，得報亦弘大。

譬如白淨衣，以油渧其上，

垢膩遂增長，亦猶油渧水。

油渧雖微小，遍於池水上，

以是故當知，心勝故報大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四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二三）

復次，若人親近有智善友，能令身心內外俱淨，斯則名為真善丈夫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大婆羅門家。時彼家中遇比丘已，屋棟摧折打破水瓮，牸牛絕靷四向馳走。時婆羅門即作是言：「斯何不祥？不吉之人來入吾家，有此變怪。」比丘聞已即答之言：「汝頗見汝家內諸小兒等，[月\*於]瘦腹脹面目腫不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我先見之。」比丘復言：「汝舍之中有夜叉鬼，依汝舍住吸人精氣，故令汝家諸小兒等有斯疹疾，今此夜叉以畏於我恐怖逃避，以是令汝樑折瓮破牸牛絕靷。」婆羅門言：「汝有何力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以親近如來法教有此威力，故令夜叉畏我如是。」婆羅門復作是言：「云何名為如來法教？」于時比丘次第為說佛法教誡，令婆羅門夫婦聞已心意解悟，俱得須陀洹果。時婆羅門，即說偈言：

善哉上德者，善說真實法，

佛教從耳聞，入我心屋宅，

使我家安隱，為我作擁護。

唯願於今者，少聽我所說，

破我心意舍，折我愚癡樑。

善為我驅遣，吸功德夜叉，

除諸見羅剎，惑盜以為瓮，

身見水盈滿，今者已破壞。

癡乳牛奔走，挽絕無明靷，

如向所見事，悉集我身中。

諸色猶如鏡，影像在中現，

無始生死中，未曾見斯事，

我今因於汝，始見四聖諦。

今值善知識，緣會故相遇，

除我心貪患，去我家中鬼。

世間久已傳，四圍陀所說，

應作於大祀，莊嚴種種物，

備具祀場上，恒河等大濟，

洗浴除罪過，速疾得生天。

我昔來修行，未曾得果報，

然我未能知，為定得不得？

祀祠及洗浴，不如近善友。

我今近善友，已獲其果證。

不生又不死，解脫趣涅槃，

永離怖畏處，非是財寶求。

假王威勢力，投巖赴焰火，

嚴切寒冬月，凍冰儭其體，

盛夏欝蒸時，五熱以炙身，

編椽及棘刺，寢臥於其上，

越山渡大海，祀火而呪說。

如是苦行等，不能得涅槃，

唯有修禪智，戒聞及專精。

如此法事等，為何從而獲？

必因善知識，然後能具得。

## （二四）

復次，若人為惡應墮地獄，遇善知識能滅其罪，得生人天。

我昔曾聞，有婆迦利人至中天竺，時天竺國王即用彼人為聚落主。時聚落中多諸婆羅門，有親近者為聚落主說羅摩延書，又婆羅他書說，陣戰死者命終生天，投火死者亦生天上，又說天上種種快樂，辭章巧妙而作是說，使聚落主心意駭動，謂必有是。即作火坑，聚香薪𧂐作婆羅門會，諸人雲集來至會所，時聚落主將欲投火。此聚落主與一釋種比丘先共相識，爾時比丘來至其家，見聚落主於其家中種種莊嚴，比丘問言：「欲作何等？」聚落主言：「我欲生天。」比丘問言：「汝云何去？」尋即答言：「我投火坑便得生天。」比丘問言：「汝頗知天道不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比丘問言：「汝若不知，云何得去？汝今行時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，尚須引導而知途路，況彼天上道路長遠？忉利天上去此三百三十六萬里，無人引導，何由能得至彼天上？若天上樂者，彼上座婆羅門，年既老大貧於財物，其婦又老面首醜惡，何所愛樂？何不將去共向天上？」時彼聚落主既聞語已，作是思惟：「若投火坑得生天者，彼婆羅門應共我去。所以者何？彼婆羅門貧窮困苦無可愛戀，應當捨苦就彼天樂；若其不去，徒作欺誑欲殺於我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前捉上座婆羅門手，欲共投火俱向天上。時婆羅門挌不肯去。何以故？婆羅門等但為錢財來至會所。時聚落主見婆羅門不欲入火，即說偈言：

如所聞上天，眾樂不可計，

觸物生貪著，視東而忘西。

計其家所有，一切眾樂具，

比方於天上，猶若以芥子，

以方於太山，若其必少欲，

而無貪著者，我今觀察汝，

貪欲劇熾火。若不用婦女，

看守醜老妻，而來至此會，

貪求於錢財，用供給其家。

若愛戀其子，不欲生天者，

計彼生天力，過足護汝子。

若不知天道，何故使我往？

設知天道者，何故格不去？

云何憙教人，欲使我投火？

或貪我財物，欲得分取用？

云何無悲愍，苦酷乃如是？

或是先世怨，必是大欺誑，

與死作伴黨，勸令我生天。

勸㢡我令死，強逼我入火，

教人遠家居，修於苦行法。

投淵及赴火，自餓示斷食，

觀其教旨意，欲令門斷絕。

斯諸婆羅門，樂為殺害事，

是故我捨離，當入於佛法。

佛法大慈悲，終不傷害物，

大火焚山野，麋鹿皆避走。

由其愛性命，求覓清涼處，

我今亦應爾，歸誠求救護。

爾時比丘見婆迦利心已厭患諸婆羅門，於三寶所深生信敬，讚言：「善哉善哉！慧命！汝於今者始在天道。」即說偈言：

佛語至天道，及以解脫道，

此語決定至，中間終無錯。

一切智說道，廣略之別相，

無害實語等，施及伏諸根。

是道與天道，斯非諸苦行，

投淵赴火等，之所能獲得。

此可作死緣，非天解脫因，

往古人壽長，諸仙壽亦長。

厭患此身故，不欲久住世，

先習諸禪定，斷於欲界結，

自知捨是身，必生於梵天。

無由得喪命，投淵而赴火，

由此喪命故，得生梵天中。

禪定斷結故，而得生梵天，

不由投巖火，得生於天上。

彼有同伴仙，以天眼觀察，

此死生何處？見生梵天中，

先見投淵死，謂以此生天。

餘者愚不見，謂為投淵火，

得生梵天上，是故生倒見。

諸餘婆羅門，愚癡無智慧，

不觀修禪定，斷除諸結使，

但覩投淵火，謂得生天上。

由是倒惑故，遂生諸經論，

愚者皆信受，投淵而赴火。

智人善觀察，捨棄而不為，

修行諸善法，以為天道因。

投淵赴火等，非是修善行，

可得脫死緣，亦非生天因；

身心依佛法，是名寂滅道。

用是外道為？無果徒受苦，

鑽水求醍醐，雖勞永難得。

## （二五）

復次，夫修施者當離八危，若積財寶危難甚多，智人修施是乃堅牢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國王謫罰商賈，而告之言：「汝所有財悉䟽示我。」估客至家，思惟先來所施之物，施諸乞兒一飡之食，乃至并施鳥獸所有穀草，悉䟽示王。王見是已問言：「如此之事何故䟽來？」估客答言：「王先約勅所有財物悉䟽示我，我所有財䟽牒者是。」即說偈言：

五家共有者，今悉在家中，

我今所牒者，無有能侵奪。

如此所牒者，王賊及水火，

皆所不能侵。假設七日出，

須彌及巨海，一切悉融消，

如此所施物，不能燒一毫。

錢財寄父母，兄弟及姉妹，

一切諸親友，悉皆有敗失；

唯有所施物，終不可敗衰。

施為行寶藏，世世恒隨人，

施為極親友，無有能壞者，

貧窮之巨海，極大可怖畏，

施是堅牢船，唯有惠施者，

能得度彼岸。我知施果報，

是故無畏說，所牒是我財。

家中有財寶，五家之所共，

是故不敢牒，言是我所有。

王聞是語心生歡喜，讚言：「善哉！汝是福勝人，我今不用汝所有物。如汝所說，施是汝財，餘財悉共。」爾時國王即說偈言：

若行惠施者，自手而過與，

應發歡喜心，勿生悔恨想，

是故未來世，人天受快樂。

所有資財物，眼見己財寶，

分散屬諸家，不能速疾施，

無能侵奪者。若人慳不施，

終為他所奪，現在惡名聞，

來生多貧乏，是為最愚癡。

見他人屋宅，及以眾財寶，

死後眾家用，毫釐不逐己。

目覩如此事，不能生厭惡，

速疾捨財物，財不五家共，

唯有修惠施。死時一切捨，

無有隨己者，決定必捨離，

然不得施報。以見是事故，

智者必應施，二事俱名施，

應當自施與。檀越如大象，

津膩香常流，如是智檀越，

功德利充滿，世人所讚歎。

饒財慳不施，為世所嗤笑。

設復有財錢，見乞方背去，

雖復饒財寶，名為貧衰患。

施者雖貧窮，常名有財富，

慳貪雖多財，不脫貧衰患。

檀越以水施，洗除心貪垢，

慳無善樂報，趣於死徑路，

必墜深坑穽。種種眾寶物，

象馬與牛羊，神逝氣絕時，

一切悉捨去，臨終生苦惱，

以是生眷戀，怖畏大熱惱。

修施者臨終，歡樂無悔恨。

慳嫉智者譏，施者貧與富，

恒常受快樂。慳者如塜間，

人皆避遠離，慳貪者雖存，

其實同餓鬼。施者有名稱，

一切所欽仰，智者之所愛，

命終生天上。諸有愛己者，

云何不修施？施為善好伴。

勝妙之資糧，不用車馬乘，

一切眾侍衛。施為行寶藏，

後世之津樑，布施離眾難，

五家不能侵。何有愛己者，

而當不修施？若施百千萬，

後身得少許，尚應修布施，

況少修惠施，大獲於福報？

是故有智者，應當修布施。

## （二六）

復次，若聞正說，能解於縛。

我昔曾聞，德叉尸羅國有罪之人閉僧坊中，於其夜中眾僧說法，其被閉者來至僧中次坐聽法。有一比丘說於生死逆順之經，說言：「佛告諸比丘：『凡愚之人不聞法者，不知色、不知色習、不知色味、不知色過患、不知色出要、不知色厭，一切眾生如實不知如是過患。若為色縛，是名真縛。何謂色縛？視見端正，是名色縛。為色縛者內盡被縛。而此色者於生死中不知其根，生死大河無濟渡處，不知生死出要，於生死中被諸繫縛，從此身縛乃至後身。』」時被閉者，聞說是法思惟其義，憶持不忘讀誦通利。時王遣人解其繫縛，所親知識眷屬將從，欣其得脫皆來問訊。時被縛者，即說偈言：

汝見我縛解，慰問生歡喜，

凡夫愚癡者，常縛未曾解。

色縛於凡夫，五陰悉羈繫，

生能縛於物，死縛亦復然。

今身至後世，未始不繫縛，

輪迴羈縛中，數數受生死。

我從彼師所，聞說如是言，

此語我耳聞，一切種智說。

一切諸結使，繫縛於我心，

如牛軛所縛。我有如斯縛，

於中未解脫，云何汝等輩，

言我從縛解。汝等於我所，

若實愛念者，當為見啟王，

令我得出家。正見跡在前，

寂滅之彼岸，若獲如是事，

乃可名解脫。若得出家者，

便為是離縛，真實得解脫。

爾時眷屬聞是語已，啟白於王，便得出家。既出家已。精勤修道得阿羅漢。而彼罪人閉繫僧坊，以聽法故尚得解脫，況故聽法！是故行人於塔寺所宜往聽法。

## （二七）

復次，病苦篤時言教不行，漫現強健，所可作事宜應速作。

我昔曾聞，法王阿育身遇重患，得諸財物，盡用施僧。又從諸臣索種種寶，時諸臣等不肯復與，唯得半菴摩勒果欲以奉僧，便集臣相而告之言：「即於今日誰為王者？誰言教行？」諸臣答言：「唯有大王威德所領，遍閻浮提言教得行。」王說偈言：

汝稱我為王，教令得行者，

將順於我意，故作如是說。

汝等作斯言，悉皆是妄語，

我言教已壞，一切不自由。

唯有此半果，於中得自在，

富貴是凡鄙，咄哉可呵責。

譬如山頂河，瀑疾不暫停，

吾雖為人帝，貧窮忽至我，

貧窮世所畏，速疾至我所。

說是偈已，又復讚歎世尊所說真實不虛，復說偈言：

富貴雖熾盛，會必有衰滅，

富貴人希樂，衰滅世憎惡，

此言不虛妄，瞿曇之所說。

我於往日時，設有諸言教，

心念而發言，言必不墜落，

鬼神奉承命，遍於四海內，

聞者咸受用，無有違逆者。

如河衝大山，激水還迴流，

衰敗如大山，遮吾都不行。

我昔有言教，無敢有逆者，

未曾有姦惡，寇難見拒違，

覆蓋於大地，無能違逆者，

男女與大小，無敢不敬從，

設有違教者，我悉能摧伏。

諸有苦難者，安慰救濟之，

病苦及貧窮，無不療治者。

我今福德盡，貧窮忽然至，

困厄乃如斯。我是阿育王，

云何遭此苦？如阿輸伽樹，

斫根令斷絕，花葉及枝莖，

一切皆萎乾，我今亦如是。

「富貴幻化不得久停。」顧見傍醫而作是言：「咄可惡賤富貴暫有，猶如電光，如焰速滅又如象耳動搖不停，亦如蛇舌鼓動不息，又如朝露見日則乾。曾從他聞說如是偈：

富貴利難止，輕躁不暫停，

智者應善知，無得憍放逸，

此身及後世，宜當求自利。

若得富貴者，雖復慳守護，

百方皆毀敗，富貴猶在行，

如蛇行不直。若善觀察者，

於其強健時，宜速作福德。

若復遭病苦，心應常修福，

不必在形骸。其家親屬等，

若知必死者，己雖有財物，

不得自在施。安利獲錢財，

值遇福田處，便可速施與。

若於身強健，及己病苦時，

宜常修布施，等無有別異。

然此諸財物，唯有過患耳。

若當臨死時，親戚及婦兒，

雖是己財物，若欲用惠施，

護遮不肯與，危惙在須臾，

所願不自由。

爾時阿育王剃髮時過，著垢膩衣參差不整，羸瘦戰悼喘息麤上，向於如來涅槃方所，自力合掌憶佛功德，涕淚交流，而說偈言：

今合掌向佛，是我最後時，

佛說三不堅，貿易於堅法。

我今合指掌，用易堅牢法，

如似融石山，求取於真金。

不堅財物中，日夜取堅法，

我今餘福利，持用奉最上。

今我此福業，不求帝釋處，

及與梵果報，況復閻浮王？

以此布施果，及恭敬信向，

願得心自在，無能割截者，

得聖淨無垢，永離眾苦患。

阿輸伽王以半菴摩勒捨施眾僧，喚一親近而語之言：「汝頗憶我先畜養不？取我今者最後之教，持此半果奉鷄頭末寺眾僧，稱我名字，阿輸伽王最後頂禮比丘僧足，如我辭曰：『於閻浮提得自在者，果報衰敗失自在力，唯於半果而得自在，願僧憐愍，受我最後半果之供，令我來世得報廣大，願餘人等莫令如我，於最後時不得自在。』」爾時侍人即奉王命，齎此半果詣僧坊中，集一切僧禮僧足已，叉手合掌白眾僧言：「阿輸伽王禮眾僧足。」作是語已，涕泣盈目哽噎氣塞，持此半果示眾僧已，即說偈言：

一蓋覆天地，率土言教行，

譬如日中時，遍炙於大地。

福業既已消，崩落忽來至，

為業所欺弄，敗壞失榮貴，

如日臨欲沒。信心致禮敬，

又以此半果，用奉施眾僧，

以表無常相，示豪貴遷動。

爾時諸上座聞是偈已，慘惻不樂生悲愍心，受其半果以示大眾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今可生厭離心。佛婆伽婆於修多羅作如是說：『見他衰患，應當深心生於厭離。』諸有心者見如此事，誰不憐愍生厭患心？」即說偈言：

勇猛能施者，諸王中最勝，

牟梨中大象，名曰阿輸伽。

富有閻浮提，一切皆自由，

今為諸群臣，遮制不自從。

一切皆制止，唯半菴摩勒，

於此得自在，用施於眾僧。

富有極廣大，一切得自在，

生於自高心，今日安所在？

凡愚應觀此，速疾改易心，

富利都敗失，唯有此半果，

令諸比丘僧，皆生厭患心。

時僧上座言：「末此半果著僧羹中。」而作是言：「大檀越阿育王最後供養，何故說此一切財富悉不堅牢？以是之故，佛婆伽婆說：『不堅之財易於堅財，不堅之身易於堅身，不堅之命易於堅命。』檀越！應生歡喜，以不堅之財隨逐於己至於後世，宜常修施莫使斷絕。」

## （二八）

復次，凡愚之人若有輕毀於彼賢人，賢人終不生於瞋恚，得他毀罵生隨順語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人於其家中施設客會，多作花鬘以與眾會，眾人得鬘皆戴頂上。有一賢者極為貧悴，詣客會中，次得花鬘不著頭上以置傍邊。眾人皆言：「此人貧窮欲賣此鬘，是以不著。」時優婆塞聞是語已，答言：「實爾。我若賣時，極得貴價，然後當與。」即說偈言：

如昔日須鬘，本曾賣一花，

九十一劫中，天上受快樂，

今日最後身，得於涅槃樂。

如似放牛女，以臭惡草花，

眾人所不喜，女人賣此花，

得生忉利天。如彼女所賣，

我今欲向佛，亦欲賣此花，

能發如是心，希有極難值。

如此賣花者，三界中無比。

爾時諸人問優婆塞：「誰能少施獲大福報？」時優婆塞語眾人言：「今當為汝說善堅法。花鬘萎乾便即棄捨，佛捨王位如棄萎花。」即說偈言：

佛捨轉輪位，如棄萎花鬘，

七覺嚴其心，清淨無垢穢。

莊嚴悉已備，安用是花為？

但我專精心，以鬘施佛塔。

今我賣上佛，世間無倫疋，

如是法商主，終無貧窮時。

此賣最為勝，名稱有功德，

我今持此花，欲以供養塔。

## （二九）

復次，譬如幻師以此陰身作種種戲，能令智者見即解悟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幻師有信樂心，至晝闇山為僧設食。供養已訖，幻尸陀羅木作一女人端正奇特，於大眾前抱捉此女，而嗚唼之共為欲事。時諸比丘見此事已咸皆嫌忿，而作是言：「此無慚人所為鄙褻。」知其如是不受其供。時彼幻師既行欲已，聞諸比丘譏呵嫌責，即便以刀斫刺是女，分解支節挑目截鼻，種種苦毒而殺此女。諸比丘等又見此事，倍復嫌忿：「我等若當知汝如是，寧飲毒藥不受其供。」時彼幻師而作是言：「爾眾比丘見我行欲便致瞋忿，見我斷欲殺彼女人復致嫌責；我當云何奉事眾僧？」時諸比丘見其如是，紛紜稱說擾動不安。爾時幻師即捉尸陀羅木用示眾僧，合掌白言：「我向所作即是此木，於彼木中有何欲殺？我欲安於眾僧身故設是飲食，欲令眾僧心得安故為此幻耳，願諸比丘聽我所說。豈可不聞？佛於修多羅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，我今為欲成彼語故，故作斯幻。如斯幻身無壽無命；識之幻師運轉機關，令其視眴俯仰顧眄，行步進止或語或笑，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真實無我。」即說偈言：

先觀彼相貌，想像起倒惑，

橫生女情想，入於欲網羂。

深實觀察者，知身都無我，

如彼善幻師，以木為女人。

意行於顛倒，愚謂為眾生，

於此幻偽中，妄起男女想。

智者善觀察，陰界及諸入，

緣假成眾生，分分各別異。

和合眾分故，能作於諸業，

諸行無男女，亦無有壽命。

色欲及細滑，威儀并處所，

如此四種欲，迴轉嬰愚心。

一切智亦說，幻偽欺世間，

如彼幻網中，化作諸色像。

生死網亦然，現五道差別，

憂喜與瞋忿，愁惱及鬪諍。

如彼眾擾亂，猶如鬼遍身，

心起諸作業，同彼鬼無異。

從心起於風，因風造作業，

眾生見造業，種種諸色像。

於此業行中，起威儀形色，

不解其容止，便橫計我想。

此身名機關，脂髓皮肉髮，

三十六物等，和合以為身。

愚者計眾生，而實無宰主，

但以風力故，俯仰而屈伸。

以依於心故，則能起五識，

然此心識者，念念皆遷滅。

愚者起癡覺，計此身有我，

口業若干種，身業亦復然。

言笑及威儀，皆如幻所作，

此中無有我，用離宰主故。

而斯虛偽法，無壽無知見，

妄起於想像，陷沒諸凡夫。

如彼幻師所說之事真實無異，時諸比丘聞其說已皆得見諦，是故當知諸法如幻，能知是者，則便能斷諸行之源。

## （三〇）

復次，施戒及論其事淺近，善根熟者能樂深法。

我昔曾聞，有阿育王初得信心，數請眾僧入宮供養日日聽法，施張帳幕遮諸婦女而使聽法。時說法比丘以諸婦女多著世樂，但為讚歎施戒之法。有一妓女宿根淳熟，不避王法分受其罪，即便撥幕到比丘所，白比丘言：「佛所說者唯有施戒？更有餘耶？」比丘答言：「姉妹！我意不謂乃有如是利根之人，故作此說。若欲聽者，當更為汝說諸深法。」告女人言：「佛說一切世間所未聞法，所謂四諦。」即為女人分別說之，女人聞已得須陀洹道。爾時女人作如是言：「雖違王法得大義利。」即說偈言：

聞說四真諦，法眼淨無垢，

以此危脆命，貿佛法堅命。

假設於人王，今來害我者，

我以得慧命，終無悔恨心。

時諸宮人見此妓女干冒王法，心懷戰懼恐同其罪。時此妓女見是事已，手自執刀到於王前，五體投地伏罪請死。復說偈言：

王制極嚴峻，無敢違犯者，

我為聽法故，冒犯分受死。

我今渴於法，冒突至僧所，

如春熱渴牛，求水不避杖，

突入清流中，飲足乃還歸。

大王應當知，佛法難聞值，

譬如優曇花，難可得值遇。

三界大真濟，所說諸妙法，

我得聞斯說，云何不欣樂？

其所說法者，乃實是燈炬，

滅結大鼓聲，天人之橋津，

又聞解脫鈴，歡喜娛樂音。

菩薩於昔日，苦行勤求法，

投巖及割肉，以求無上道。

既得為人說，甚難可值遇，

我得值斯法，云何不聽受？

此身如聚沫，芭蕉及泡焰，

四大蛇纏擾；今斯法施會，

難可得聞值，何惜鄙穢身，

而當不聽法？而此危幻身，

雖復能進止，顧視諸威儀，

來去及坐臥，看示及語言，

實非是眾生，而作眾生想，

種種諸威儀，一切皆如幻，

不久當散毀，捨棄於塚間。

屍骸同木石，烏鳥所殘食，

雨漬令腐敗，猶泥人毀壞。

爾時彼王聞斯偈已而告之言：「汝能至意聽如是法，今證何事？」妓女即說偈言：

今不覆藏時，我宜當實說，

已證須陀洹。應發歡喜心，

至心而善聽。我今自見法，

終不隨他信，心無有疑網，

已閉三惡趣，生死作邊際，

我已離有獄。於六十二見，

牢縛今已解，不久當遠離，

趣向甘露城。十力坊所道，

陰界及諸入，我悉如是見，

觀身如蛇篋，陰如拔刀賊，

欲如怨詐親，諸根如空聚，

六塵破村賊，陷下之愛河。

已悟如斯事，求彼安隱處。

王聞是已於佛法中倍生敬心，而作是言：「嗚呼佛法！大力世尊厭生死道，嗚呼佛法！有信向者皆得解脫。何以知之？女人淺智尚能解悟，過六師故，我今向阿耨多羅調御丈夫坊處生歸依心，南無救一切眾生大悲者，開甘露法，男女長幼等同修行。」即說偈言：

若謂女人解，名為淺近者，

諸餘深智人，敬尚方能悟。

如是甚深義，為智所敬者，

乃是牟尼尊，最勝正導說。

所說之妙法，聞者極欣樂，

專念而攝心，能令不放逸。

所說不為論，亦不為摧滅，

外道諸語論，一切自破壞。

不曾自稱譽，名聞遍世間，

雖說實功德，不名自稱譽。

威德雖熾盛，湛然具寂滅，

既具一切智，不恃而自高。

所作雖勇健，而復善調順，

解脫諸矜高，然復不鄙劣。

說法久流布，無能譏呵者，

無害者所說，種種多差別。

然諸一切人，無能說其過，

言說雖豐廣，無有厭患者。

所說雖同俗，而理出世間，

善逝之所說，文字世流布。

然常未曾有，化度恒新異，

如是妙言論，無不合掌禮。

誰不讚世尊，善論大師子，

譬如春夏時，陰晴皆益物。

佛語亦如是，多種利眾生，

能去眾人疑，對治善宣釋。

能令離三有，顯示安隱處，

亦能令眾生，或喜或驚怖。

亦能令稱適，亦能使悲感，

亦能得利悅，滅結所說法。

真實是神變，應說者必說，

不惜人情意，所說雖剛麤，

然不違法相。最勝智慧者，

如似大海水，初中及邊際，

等同於一味。佛法亦如是，

初中後皆善，聽之悉清淨。

明智聽彼語，勇捍意滿足，

聽聞此語已，不樂外典籍。

言辭悉具足，才辯甚美妙，

亦不自矜高，所說不怯弱。

一切中最勝，顯著義具足，

實是一切智，外道體義少。

以智莊嚴辭，言辭極美妙，

然無有義味，諂偽邪媚說。

世間大愚闇，執汝之法炬，

入於真諦處，如入己舍宅。

善逝諸弟子，我能得擁護，

諸大弟子等，善調伏諸根。

彼所說弟子，我今言深信，

於諸大眾前，稱宣說是語。

從今日已去，聽諸釋子等，

經常入我宮，從今日體信。

沙門釋子等，自恣聽入宮，

能以甘露法，滿足女人心。

女心既寂靜，趣於解脫處，

是故常應聽，甚深四諦義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五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三一）

復次，有實功德堪受供養，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養。

我昔曾聞，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，討東天竺，既平定已，威勢赫振福利具足，還向本國，於其中路有平博處，於中止宿。爾時彼王心所愛樂，唯以佛法而為瓔珞，即在息處遙見一塔，以為佛塔，侍從千人往詣塔所，去塔不遠下馬步進，著寶天冠嚴飾其首，既到塔所歸命頂禮，說是偈言：

離欲諸結障，具足一切智，

於諸仙聖中，最上無倫疋。

能為諸眾生，作不請親友，

名稱世普聞，三界所尊重。

棄捨於三有，如來所說法，

諸論中最上，摧滅諸邪論。

我今歸命禮，真實阿羅漢。

爾時彼王，以念如來功德之故稽首敬禮，當作禮時塔即碎壞，猶如暴風之所吹散。爾時彼王見是事已甚大驚疑，而作是言：「今者此塔無觸近者，云何卒爾無事散壞？如斯變異必有因緣。」即說偈言：

帝釋長壽天，如是尊重者，

合掌禮佛塔，都無有異相。

十力大威德，尊重高勝人，

大梵來敬禮，佛亦無異相。

我身輕於彼，不應以我壞，

為是呪術力，厭道之所作。

王說偈已，以塔碎壞心猶驚怖，而作是言：「願此變異，莫作災患當為吉祥，令諸眾生皆得安隱。我從昔來五體投地禮百千塔，未曾虧損一塵墮落，今者何故變異如是？如斯之相我未曾見。」即說偈言：

為天阿修羅，而共大戰鬪？

為是國欲壞，我命將不盡？

將非有怨敵，欲毀於我國？

非穀貴刀兵，不有疾疫耶？

非一切世間，欲有災患耶？

此極是惡相，將非法欲滅。

爾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怪，即便向王作如是言：「大王！當知此非佛塔。」即說偈言：

尼揵甚愚癡，邪見燒其意，

斯即是彼塔。王作佛心禮，

此塔德力薄，又復無舍利，

不堪受王敬，是故今碎壞。

迦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，身毛皆竪悲喜雨淚，而說偈言：

此事實應爾，我以佛想禮，

此塔必散壞，龍象所載重，

非驢之所堪。佛說三種人，

應為起塔廟，釋迦牛王尊，

正應為作塔。尼揵邪道滅，

不應受是供，不淨尼揵子，

不應受我禮。此塔崩壞時，

出於大音聲，喻如多子塔。

佛往迦葉所，迦葉禮佛足。

是我婆伽婆，是我佛世尊。

佛告迦葉曰，若非阿羅漢，

而受汝禮者，頭破作七分。

我今因此塔，驗佛語真實。

如此木石無有心識，而為尼揵作明證驗，知非一切智。王見是已於大眾前歡喜踊躍，倍生信心容顏怡悅，而作是言：「南無婆伽婆！一切所尊解脫之師，釋迦牟尼佛師子吼言：『此法之外，更無沙門及婆羅門。』佛語真實無有錯謬。諸有眾生一足二足、無足多足，有色無色、有想無想，乃至非想非非想，於此眾中唯有如來最為尊勝。舉要言之，佛所說者今日皆現，一切外道不如草芥，況復尼揵師、富蘭那迦葉？」即說偈言：

我是人中王，不堪受我禮，

況復轉輪王，阿修羅王等！

此塔於今日，如為大象王，

牙足之威力，摧破令碎壞。

身具四種結，故名尼揵陀。

猶如大熱時，能除彼熱者，

名為尼陀伽；如來佛世尊，

能斷一切結，真是尼陀伽。

以是於今者，尼揵諸弟子，

及諸餘天人，皆應供養佛。

佛種族智慧，名稱甚廣大，

如此之塔廟，天人阿修羅，

若其禮敬時，無有傾動相。

猶如蚊子翅，扇於須彌山，

雖盡其勢力，不能令動搖。

是故若人欲得福德，宜應禮拜佛之塔廟。

## （三二）

復次，若人學問，雖復毀行，以學問力尋能得道，以是義故應勤學問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，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丘所，聽其說法。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，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，為凡夫心結使所使，與此婦女共為言要。婦女言：「汝今若能罷道還俗，我當相從。」彼時比丘即便罷道。既罷道已，不能堪任世間苦惱，身體羸瘦不解生業，未知少作而大得財，即自思惟：「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？」復作是念：「唯客殺羊，用功極輕兼得多利。」作是念已求覓是處，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，遂與屠兒共為親友。於賣肉時，有一相識乞食道人，於道路上偶值得見，見已便識頭髮蓬亂，著青色衣身上有血，猶如閻羅羅剎，所執肉稱悉為血污。見其稱肉欲賣與人，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：「佛語真實！凡夫之心輕躁不停，極易迴轉。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，何意今日忽為斯事？」作是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汝若不調馬，放逸造眾惡，

云何離慚愧，捨棄調伏法？

威儀及進止，為人所樂見，

飛鳥及走獸，覩之不驚畏。

行恐傷蟻子，慈哀憐眾生，

如是悲愍心，今為安所在？

凡夫之人其心不定，正可名為沙門婆羅門數，是故如來不說標相；若得見諦真實，是名為沙門及婆羅門。復說偈言：

勇捍而自稱，謂己真沙門，

為此不調心，忽作斯大惡。

說是偈已，尋即思惟：「我於今者作何方便令其開悟？如佛言曰：『若教人時，先當令其於四不壞生清淨信，此四不壞能令眾生得見四諦。』今當為說作業根本。」作是念已而語之言：「汝於今者極善稱量。」時賣肉者作是念言：「此比丘既不買肉，何故語我極善稱量？」作是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此必有悲愍，而來見濟拔！

如斯之比丘，久離市易法，

見吾為惡業，故來欲救度。

實是賢聖人，為我作利益！

說是偈已，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諸行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。思憶此已，即以肉稱遠投於地，於生死中深生厭患，語彼比丘：「大德，大德！」而說偈言：

欲味及欲過，何者為最多？

我以慚愧䩙，捉持智慧秤。

思量如此事，心已得通達，

不見其有利，純覩欲衰患。

以是故我今，宜應捨離欲，

往詣於僧坊，復還求出家。

我今為欲作，身苦極下賤，

雖是現在身，即如墮惡道。

我昔出家時，濾水而後飲，

悲愍護他命，無有傷害心。

今日如惡鬼，食人精血者，

我今樂殺害，習而不能捨。

善哉佛所說，親近於欲者，

無惡而不造。我今為欲使，

衰苦乃至此。一切種智說，

四諦我未證，從今日已去，

終不更放逸。十力尊所說，

前為放逸者，後止更不作，

如月離雲翳，明照于世間。

是故我今當，專心持禁戒，

設頭上火然，衣服亦焚燒，

我當堅精進，修行調順法，

斷難伏結使，必令得寂滅。

假毀絕筋脈，形體皆枯乾，

不見四諦者，我終不休息，

先滅結使怨，得勝報施恩。

爾時比丘知其心念，彼智慧火方始欲然，即說偈言：

汝今若出家，必應得解脫，

迦梨與僧鉗，及以質多羅，

如此等比丘，皆七返罷道，

後復還出家，獲得阿羅漢。

十力世尊戒，汝亦不毀犯，

汝不起邪見，汝有多聞智，

生於厭離善，修習寂靜樂。

汝有多聞燈，結使風所滅，

汝還修多聞，必至無畏方。

為結之所漂，當依修定力，

修定得勝力，明了見結使。

由汝常修集，故樂出家法，

心近善功德，為結使所壞，

修集於正道，是意捉結使，

如象絕䩭靽，自恣隨意去。

時罷道比丘即捨惡業，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。

## （三三）

復次，若欲莊嚴無過善業，是故應當勤修諸善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田夫聰明黠慧，與諸徒伴共來入城。時見一人，容貌端正莊嚴衣服，種種瓔珞服乘嚴麗，多將侍從，悉皆嚴飾瓌瑋可觀。彼聰明者語諸行伴：「不好不好。」同伴語言：「如此之人威德端正，深可愛敬有何不好？」聰明者言：「我自不好，亦不以彼用為不好，由我前身不造功德，致使今者受此賤身，無有威勢人所不敬。若先修福，豈當不及如此人者，是故我今應勤修善，必使將來有勝於彼。」即說偈言：

彼捨於放逸，修善獲福利，

我由放逸故，不修功德業，

是以今貧賤，下劣無威勢，

我今自愧責，故自稱不好。

我今自觀察，窮賤極可愍，

結使所欺誑，放逸之所壞，

自從今以後，勤修施戒定，

必使將來生，種姓好眷屬，

端正有威德，財富多侍從，

眾事不可嫌，為世所尊敬；

莫如今日身，自悔無所及。

惡心為我怨，欺我致貧賤，

心能自悔責，修善得快樂。

設造惡業時，眾善都不生，

制心修善者，榮樂無不具。

世間語不虛，善惡報差別，

佛說八正道，能至於涅槃。

若心著財利，富貴及榮勝，

求於後有者，不免衰老患，

我當勤精專，趣向無畏方。

譬如醉畫師，畫作諸形像，

醒已覺其惡，除滅作勝者。

先世愚癡故，造作今惡身，

今當滅惡業，將來求勝報。

見惡果報已，智者深自責。

## （三四）

復次，若聞善說應當思惟，必得義利，是故智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。

我昔曾聞，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。佛告阿難：「是大毒蛇。」阿難白佛：「是惡毒蛇。」爾時田中有一耕人，聞佛、阿難說有毒蛇，作是念言：「我當視之，沙門以何為惡毒蛇？」即往其所見真金聚，而作是言：「沙門所言是毒蛇者，乃是好金。」即取此金，還置家中。其人先貧衣食不供，以得金故，轉得富饒衣食自恣。王家策伺怪其卒富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，先所得金既已用盡，猶不得免，將加刑戮。其人唱言：「毒蛇。阿難！惡毒蛇。世尊！」傍人聞之，以狀白王，王喚彼人而問之曰：「何故唱言：『毒蛇。阿難！惡毒蛇。世尊！』」其人白王：「我於往日在田耕種，聞佛、阿難說言毒蛇，是惡毒蛇。我於今者，方乃悟解實是毒蛇。」即說偈言：

諸佛語無二，說為大毒蛇，

阿難白世尊，實是惡毒蛇。

惡毒蛇勢力，我今始證知，

於佛世尊所，倍增信敬心，

我今臨危難，是故稱佛語。

毒蛇之所螫，正及於一身，

親戚及妻子，奴婢僮僕等，

一切悉無有，而受苦惱者；

財寶毒蛇螫，盡及家眷屬。

我今於財寶，及與親戚等，

視如惡毒蛇，瞋恚發作時。

智者宜速離，如捨惡毒蛇，

應速求出家，行詣於山林。

誰有智慧者，見聞如此事。

而當著財寶，封惑迷其心？

我謂得大利，而反獲衰惱。

王聞偈已，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，即說偈言：

汝今能信敬，悲愍之大仙，

所說語真實，未曾有二言。

先所伏藏財，盡以用還汝，

更復以財寶，而以供養汝。

能敬信調御，善逝實語故，

大梵之所信，拔梨阿修羅，

天王及帝釋，我等與諸王，

城中諸豪族，婆羅門剎利，

尊勝智見人，無不信敬者。

能同我信故，現得於花報，

今信最信處，應獲第一果。

## （三五）

復次，諸欲求利者，或得或不得，有真善心者不求自得利實，無真善心者為得貪利，故應作真善心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國王，時輔相子其父早喪，其子幼稚未任紹繼，錢財已盡，無人通致可得見王，窮苦自活。遂漸長大有輔相才，理民斷事一切善知，年向成立盛壯之時，形體姝大勇猛大力才藝備具，作是思惟：「我今貧窮，當何所作？又復不能作諸賤業。今我無福，所有才藝不得施行，復不生於下賤之家，又聞他說是偈言：

業來變化我，窮困乃如是，

父母之家業，今無施用處。

下賤所作業，非我所宜作，

若我無福業，應生下賤家。

生處雖復貴，困苦乃如是，

賤業極易知，然我所不能。

當作私竊業，使人都不知，

正有作賊業，覆隱人不覺。

腰繫二箭筒，并持鋼利劍，

縛𨄔手秉弓，種種自莊嚴，

喻如師子兒，都無有所畏。

說是偈已作是思惟：「設劫餘處或令他貧，我當劫王。」作是念已，至王宮中詣王臥處，王覺有賊怖不敢語，持王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處。時王頭邊有一器水，邊復有灰，飢渴所逼，謂灰是麨和水而飲，飲已飽滿，乃知是灰。即自思惟：「灰猶可食，況其餘物？我寧食草，何用作賊？先父以來不為此業。」即棄諸物還來歸家。王見空出，歎言善哉！即喚其人而語之言：「汝今何故既取此物，還置於地而便空去？」白言：「大王！聽我所說。」即說偈言：

何故作非理？以為飢渴故，

灰水止飢渴，是故息賊心。

今知是飢渴，易可得止息，

我飲灰水已，擲器著地中，

慚愧生悔恨，不復更造惡。

大王應當知，我非凡庶人，

乃是輔相子，由家窮困故，

故來至王宮，造作非法事。

從今日已去，常欲飲灰水，

食草而自活，不為偷盜業。

我家昔先人，自有家禮教，

寧當自滅身，不毀舊法訓。

王見此事歎未曾有，稱種姓子真實不虛，雖有𠎝過尋能改悔，即說偈言：

貧窮壞志耐，并棄於慚愧，

凡下鄙惡人，速疾造惡業。

以己家法鉤，能制非法象，

汝能自抑心，不違家教法，

能有是賢行，還襲汝父處。

汝今除癡心，能作難有事，

我今極歡喜，用汝為輔相。

不須覆觀察，我已見汝行，

心堅志勇健，兼復有智能。

我今自見知，斯事實難有，

才業倍勝父，以心真善故。

是故智者，當作真實，不應虛偽。

## （三六）

復次，現在結使雖復不起，若未斷結，結使之得猶故成就，如以冷水投熱湯中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師共一弟子，於其冬日在煖室中，見有火聚無有烟焰。師語弟子：「汝見是火無烟焰不？」弟子言：「見。」師語弟子：「汝著乾薪烟即時起。」復言：「口吹，火焰乃出。」師為弟子，而說偈言：

先火無烟焰，慈心不淨觀，

現在結不生，如火無烟焰。

如火得乾薪，烟焰俱時起，

心火遇因緣，值惡知識時，

瞋恚烟便起，若覩好色時，

貪欲火熾然。是故應斷得，

成就具三明，為斷貪瞋癡，

應勤修精進。明行足斷心，

結使草不生，喻如常行道，

眾卉皆不出。貪欲及瞋恚，

未遇緣不起，根本未斷故，

遇緣還復發。喻如得瘧病，

四日定發現，於三二日時，

遇緣還復發。又似世俗定，

掩按結不起，都無有患相。

欲如毒樹根，不拔芽還生，

如人耻白髮，并剃其黑者，

剃之未久間，白髮尋還生。

不永斷結使，其事亦如是，

欲結及瞋恚，逼戒行機關，

對治隱不起。不造身口業，

便生難有想，結使後還起，

毀犯於戒行。貪嗜著五欲，

如蛇隱入穴，還出則螫人。

## （三七）

復次，施為解脫不為財物，若為財物不名為施，若為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樂，是故智者應為解脫而行布施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檀越詣僧房設會，檀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：「今日檀越飲食精細，好為檀越耐心說法。」是時上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，善知他心深觀察之，為何事故而設此會，乃知此會為財利故。爾時上座為此檀越說三惡道苦，而作是言：「善哉善哉！檀越汝今所設供養，極是時施，色香美味皆悉具足，極為清淨，三惡道中無所乏少。」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：「何以為他呪願三惡道中都無所乏？」時僧上座語彼道人子：「我雖年老倒錯說法，然此檀越不習於戒，結使所使，我觀彼心故作是說，此檀越為五欲樂及財寶畜生。」即說偈言：

施者所生處，財寶極廣大，

以恃財寶故，能令起憍慢。

憍慢越法度，盲冥愚凡夫，

以越法度故，則墮三惡趣。

處於三惡道，猶如己舍宅，

若生人天中，如似暫寄客。

是故戒施伴，俱受於涅槃，

戒能得生天，施能備眾具，

所作為解脫，必盡於苦際。

譬如種藕根，花葉悉具得，

其根亦可食。修行於施戒，

親近解脫林，快樂喻花葉，

根喻於解脫。是故修戒施，

必當為解脫，不應為世利。

## （三八）

復次，離諸難亦難，得於人身難，既得離諸難，應當常精勤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小兒聞經中說：「盲龜值浮木孔，其事甚難。」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，擲著池中，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，水漂板故不可得值。即自思惟：「極生厭惡，人身難得，佛以大海為喻，浮木孔小盲龜無眼，百年一出實難可值。我今池小其板孔大，復有兩眼日百出頭，猶不能值，況彼盲龜而當得值？」即說偈言：

巨海極廣大，浮木孔復小，

百年而一出，得值甚為難。

我今池水小，浮木孔極大，

數數自出頭，不能值木孔。

盲龜遇浮木，相值甚為難，

惡道復人身，難值亦如是。

我今值人身，應當不放逸，

恒沙等諸佛，未曾得值遇。

今日得諮受，十力世尊言，

佛所說妙法，我必當修行。

若能善修習，濟拔極為大，

非他作己得，是故自精勤。

若墮八難處，云何可得離？

世間業隨逐，墜墮於惡道。

我今當逃避，得出三有獄，

若不出此獄，云何得解脫？

畜生道若干，歷劫極長久，

地獄及餓鬼，黑闇苦惱深。

我若不勤修，云何而得離，

嶮難諸惡道？今日得人身，

不盡苦邊際，不離三有獄，

應當勤方便，必離三有獄。

我今求出家，必使得解脫。

## （三九）

復次，財錢難捨，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起輕想。

我昔曾聞，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，時王遊獵偶值一塔，即以五錢布施彼塔。有一旃陀羅遙唱善哉！即遣使捉將至王所。時王語言：「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？」彼人白王：「施我無畏然後當語。我於昔日於嶮道中劫掠作賊，捉得一人急拳其手。我即思惟：『此人拳手必有金錢。』語令開手其人不肯，我捉弓箭用恐彼人，語言放手猶故不肯。我即挽弓向之，以貪寶故即便射殺，殺已即取得一銅錢。寧惜一錢不惜身命。如今大王無逼惱者，能持五錢用施佛塔，是故我今歎言善哉！」即說偈言：

挽弓圓如輪，將欲害彼命，

彼寧喪身命，不肯輸一錢。

我見如此人，捨命不捨錢，

是故我今者，見有捨錢者，

生於希有想，歎言難可作。

不見有弓刀，強逼大王者，

亦無有畏忌，開意捨難捨，

苦求乃得錢。是故我今日，

見有捨財者，心生未曾有。

我自見其證，極苦不肯捨，

大王今當知，慳心難可捨。

## （四〇）

復次，善觀察所作，當時雖有過，後必有大益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比丘常被盜賊，一日之中堅閉門戶，賊復來至扣門而喚，比丘答言：「我見汝時極大驚怖，汝可內手於彼向中，當與汝物。」賊即內手置於向中，比丘以繩繫之於柱，比丘執杖開門打之，打一下已語言：「歸依佛。」賊以畏故，即便隨語歸依於佛。復打二下語言：「歸依法。」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。第三打時復語之言：「歸依僧。」賊時畏故言歸依僧。即自思惟：「今此道人有幾歸依？若多有者必更不見此閻浮提，必當命終。」爾時比丘即放令去，以被打故身體疼痛久而得起，即求出家。有人問言：「汝先作賊造諸惡行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？」答彼人言：「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。我於今日遇善知識，以杖打我三下，唯有少許命在不絕。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者，若教弟子四歸依者，我命即絕。佛或遠見斯事教出比丘打賊三下，使我不死，是故世尊唯說三歸不說四歸，佛愍我故說三歸依不說四歸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決定一切智，以憐愍我故，

是以說三歸，不說有第四。

為於三有故，而說三歸依，

若當第四者，我則無歸依。

我今可憐愍，身命於彼盡，

我見佛世尊，遠覩如斯事，

生於未曾有，是故捨賊心。

有因麤事解，或因細事悟，

麤者悟麤事，細者解細事。

由我心麤故，因麤事解悟，

我解斯事故，是以求出家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六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七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四一）

復次，利養亂於行道，若斷利養善觀察瞋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比丘在一園中，城邑聚落競共供養，同出家者憎嫉誹謗。比丘弟子聞是誹謗，白其師言：「某甲比丘誹謗和上。」時彼和上聞是語已，即喚謗者善言慰喻，以衣與之。諸弟子等白其師言：「彼誹謗人是我之怨，云何和上慰喻與衣？」師答之言：「彼誹謗者於我有恩，應當供養。」即說偈言：

如雹害禾穀，有人能遮斷，

田主甚歡喜，報之以財帛。

彼謗是親厚，不名為怨家，

遮我利養雹，我應報其恩。

雹害及一世，利養害多身，

雹唯害於財，利養毀修道。

為雹所害田，必有少遺餘，

利養之所害，功德都消盡。

如彼提婆達，利養雹所害，

由彼貪著故，善法無毫釐，

眾惡極熾盛，死則墮惡道。

利養劇猛火，亦過於惡毒，

師子及虎狼。智者觀察已，

寧為彼所傷，不為利養害。

愚者貪利養，不見其過惡，

利養遠聖道，善行滅不生。

佛已斷諸結，三有結都解，

功德已具滿，猶尚避利養。

眾中師子吼，而唱如是言。

利養莫近我，我亦遠於彼。

有心明智人，誰當貪利養？

利養亂定心，為害劇於怨，

如以毛繩戮，皮斷肉骨壞，

髓斷爾乃止。利養過毛繩，

絕於持戒皮，能破禪定肉，

折於智慧骨，滅妙善心髓。

譬如嬰孩者，捉火欲食之，

如魚吞鉤餌，如鳥網所覆，

諸獸墜穽陷，皆由貪味故。

比丘貪利養，與彼亦無異，

其味極尠少，為患甚深重。

詐為諂侫者，止住利養中，

親近憒閙亂，妨患之種子，

如似疥搔瘡，搔之痒轉增，

矜高放逸欲，皆因利養生。

此人為我等，遮於利養怨，

我以是義故，應盡心供養。

如是善知識，云何名為怨？

由貪利養故，不樂閑靜處，

心常緣利養，晝夜不休息。

彼處有衣食，某是我親厚，

必來請命我，心意多攀緣。

敗壞寂靜心，不樂空閑處，

常樂在人間，田利毀敗故。

不樂寂定法，以捨寂定故，

不名為比丘，亦不名白衣。

## （四二）

復次，俱得漏盡，教學差別。

我昔曾聞，尊者目連教二弟子，精專學禪而無所證。時尊者舍利弗問目連言：「彼二弟子得勝法不？」目連答言：「未得。」舍利弗又問言：「汝教何法？」目連答言：「一教不淨，二教數息。然其心意，滯而不悟。」時舍利弗問目連言：「彼二弟子從何種姓而來出家？」答言：「一是浣衣，二是鍛金師。」時舍利弗語目連言：「金師子者應授安般，浣衣人者宜教不淨。」目連如法以教弟子，弟子尋即精勤修習得羅漢果。既成羅漢，歡喜踊躍，即便說偈讚舍利弗：

第二轉法輪，佛法之大將，

於諸聲聞中，得於最上智，

有勝覺慧力，嗚呼舍利弗！

指導示解脫，隨順本所習，

指導開悟我，二俱速解脫。

行自境界中，獲得所應得，

行他境界者，如魚墮陸地。

我常在河側，習浣衣白淨，

安心於白骨，相類易開解，

不大加功力，速疾入我意。

金師常吹㰆，出入氣是風，

易樂入安般。眾生所翫習，

各自有勝力，今者舍利弗，

佛法之鞅䩙。佛說舍利弗，

第二轉法輪，真實是所應，

心得自在者，能使我二人，

善知禪徑路。我如不調象，

法中之大將，言教調順我，

使到安隱處，故我大歡喜。

## （四三）

復次，善根熟者雖復逃避，如來大悲終不放捨。

我昔曾聞，如來無上良厚福田，行來進止常為福利，非如世間所有田也。欲示行福田異於世間田，行福田者往至檀越下種人所，入舍衛城分衛，乃至為菩薩時入王舍城乞食，城中老少男女大小，見其容儀心皆愛敬，餘如佛本行中說。昔佛在時眾生厭惡，善根種子極易生芽，佛所應化為度人故入城乞食，即說偈言：

若以深信心，禮敬佛足者，

是人於生死，便為不久住。

能行善福田，供養作因緣，

必獲大果報。能以信敬心，

以土著佛鉢，終不無果報。

如來入城現神足時，一切人民各各相語：「佛來入城。」餘如諸經中。佛來入城時，所有嚴麗種種具足，男女大小聞佛入城一切擾動，猶如大海風皷濤波出大音聲，閻浮提界亦未曾有如是形相。爾時城中除糞穢人，名曰尼提，髮長蓬亂垢膩不淨，所著衣裳悉皆弊壞。若於道中得弊納者，便用補衣，欲示宿世不善業故，背負糞瓨，欲遠棄去。於路見佛瞻仰尊顏，如覩大海，圓光一尋以莊嚴身，如真金聚無諸垢穢，所著袈裟如赤栴檀，亦如寶樓觀之無厭，即說偈言：

金色如華敷，衣如赤栴檀，

衣服儀齊整，清淨如銅鏡。

如似秋月時，日處虛空中，

世尊處大眾，嚴淨如秋月。

爾時眾生見佛世尊生大歡喜，畜生見佛，眼根悅樂，況復人也！即說偈言：

見色無比類，深心極愛敬，

堪為禪定器，威光倍赫奕。

邪見毒惡心，覩佛猶悅豫，

觀其諸形體，觸目視無厭。

覩見心悅豫，身體悉照曜，

瞻之轉熾盛，形體圓滿足。

無可嫌呵處，種姓可歎美，

無能譏論者，明智善丈夫。

相續出是種，世人寶嚴飾，

以助形容好。佛身相好具，

不假外莊嚴，相好眾愛樂，

顯好常隨身。世人自瓔珞，

不得常為好。蓮華悉開敷，

阿輸伽敷榮，嚴飾於大地，

顯好不如佛。淨目眾相好，

熾然莊嚴身，喻如摩尼鎧，

眾寶而校飾。亦猶池水中，

眾華以莊嚴。如是等比類，

不及如來身，善逝之形體，

相好炳然著。猶如虛空中，

淨無雲翳時，眾星莊嚴月，

善行美妙器，瞻仰無厭足，

如飲甘露味，猶如淨滿月，

為人所愛樂。妙相以莊嚴，

善調伏威德，眾德備足者，

誰能具稱歎？諸過惡已壞，

譬如生死中，眾伎變現形，

永無能變現。髣髴似佛者，

雖作眾妙像，不及佛儀相。

佛之妙容相，天人中無比。

又復世尊不齊相好殊妙可歎，眾行皆備功德悉具，說偈讚言：

如來所言說，智者所欽仰，

威儀及舉止，終無有過失。

牟尼中最勝，觸事未曾有，

覺慧無動搖，讚毀意不異。

以有十力故，摽相極寂靜，

滿足而正直，功德利益聚。

行步甚詳雅，為人所愛樂，

言說義深廣，視瞻極審諦。

詳雅有次敘，一切皆捨離，

食飲無貪著。舉要而言之，

無有不可愛。

爾時尼提見無上調御諸根寂定，及比丘等根不散亂圍繞侍從，心倍愛敬，復說偈言：

諸根悉寂靜，調根者圍遶，

著於新色衣，前後隨導從。

眾釋中勝導，金色不動搖，

四眾常圍遶，如赤雲繞日。

爾時尼提既見佛已，自鄙臭穢，背負糞瓨，云何見佛？迴趣異道以不見佛，心懷愁惱：「我於先世不造福業，為惡所牽今受此苦。我今不愁斯下賤業，眾人皆得到於佛前，我今見臭穢故不得往。」以是之故懊惱燋心，即說偈言：

佛出世甚難，難可得值遇，

人天阿修羅，八部咸圍遶。

我雖今遭值，臭穢不得近，

明了有惡業，罪報捨棄我。

思惟是已，更從異巷捨而遠避。然佛世尊大慈平等隨逐不捨，即現彼巷尼提前立。尼提見已復生驚怖：「我向避佛今復覩見，當何處避？」驚怖憂惱而自責言：「我甚薄福，諸佛香潔，我當云何以此極穢逼近於佛？若當逼近罪益深重，先世惡業使我乃爾。」即說偈言：

天以栴檀香，上妙曼陀花，

種種眾供具，持來奉世尊。

佛來入城時，香水以灑地，

人天皆供養，真是應供者。

云何執糞缾，而在於佛前？

復自念言：「當設何方念而得合所？」又更捨佛入於異巷。如來如前復在彼巷，尼提見已倍復怪惱，而說偈言：

圓光周一尋，色炎若干種，

城中諸人等，合掌而圍遶，

帝釋執持拂，人天皆供養。

我向避異巷，復從此道來？

作此偈已復自念言：「今者世尊人天中上，我之鄙穢眾生中下，我今云何以此臭穢而近世尊？」即便迴避入於異巷。爾時世尊先在彼立，既覩佛已慚耻却行，糞缾撞壁尋即碎壞，糞汁流灌澆污衣服，自見穢污慚愧懊惱，顏色變異，而自念言：「先雖臭穢尚有缾遮，今缾破壞穢惡露現，甚可慚恥。」甚自鄙責而說偈言：

歎言咄怪哉，我今如趣死，

臭穢遍身體，云何當自處？

三界最勝尊，而來趣近我，

塞遮我前路，遂無逃避處。

怪哉極可惡，內外皆不淨，

慚恥大苦惱，如似衰老至。

爾時大眾咸見世尊隨尼提後，時彼眾中有一比丘作是念言：「如來入城不於豪貴并卑賤家而從乞食，但隨尼提。何故如是？此必有緣。」復自念言：「此事可解。」即說偈言：

此必功德器，為佛所追隨，

如珠落糞穢，撓攪而覓取。

如來錄其心，不擇貴與賤，

不求種姓真，妙勝作是說。

譬如醫占病，看病腹鞕軟，

隨患投下藥，亦不觀種族。

如來以平等，觀察心堅軟，

亦不擇種姓，與藥下煩惱。

爾時尼提於隘巷中遇值世尊，慚愧踡縮無藏避處，合掌向地作如是言：「汝今能持一切眾生，願開少處容受我身。」即說偈言：

如來於今者，轉來逼近我，

我身甚臭穢，不得近世尊，

善哉開少分，願容受我身。

爾時如來大悲熏心，安樂利益一切眾生，和顏悅色到尼提邊，世尊以柔軟雷音而安慰之，令彼身心怡悅快樂。佛命尼提，尼提聞已周慞四顧。「如佛所命，三界至尊豈可喚我鄙賤之人？將無有人與我同字喚於彼耶？」佛心平等斷於愛憎，世尊舉手向彼尼提，其指纖長爪如赤銅，指間網縵以覆其上，掌如蓮花，柔軟淨潔相輪之手，欲使尼提生勇悍心，即與尼提而說偈言：

汝有善根緣，故我至汝所，

我今既來至，汝何故逃避？

應當住於此，汝今身雖穢，

心有上善法，殊勝之妙香，

今在汝身外，不宜自鄙賤。

于時尼提聞佛喚已，舉目覩佛其心勇悍，合掌向佛而作是言：「無歸依者為作歸依，於諸眾生無有因緣而生子想，其心平等實是真濟。今佛世尊與我共語，如以甘露灑我身心。」即說偈言：

假使大梵王，與我共談議，

天帝之尊重，屈臨見携抱，

轉輪大聖王，同坐一器食，

不如三界尊，垂哀賜一言。

今我蒙慈眷，歡喜過於彼，

簡練去穢惡，不善相已滅，

善相具足生，自在者濟拔，

令我受快樂。世尊足上塵，

帝釋以頂戴，猶名福所護，

況我極鄙劣，親承佛音教，

而自稱我名，當不生欣慶？

佛告尼提：「汝於今者能出家不？」于時尼提聞是語已心生歡喜，即說偈言：

如我賤種類，頗任出家不？

世尊垂哀愍，設得出家者，

如取地獄人，安置著天上。

佛告尼提：「汝今不應作是思惟。」即說偈言：

如來不觀察，種族及貴富，

唯觀眾生業，過去善種子。

一切煩惱縛，不盡得解脫，

生老病死等，苦樂悉皆同。

云何婆羅門，獨能得解脫，

餘人不能得？文字及音聲，

豈唯婆羅門？餘姓亦復知。

譬如渡河津，不但婆羅門，

餘姓亦復能。一切諸所作，

唯婆羅門能，餘人不能耶？

汝今但應當，信我故出家。

如我佛法中，悲心無偏黨，

不同諸外道，有所隱藏法。

濟度悉平等，佛法無損減，

說法無偏黨，平等示正道，

為一切眾生，作安隱正路。

譬如大市中，市買一切物，

我法市亦爾，不擇其種姓，

富貴及貧賤。譬如清流水，

剎利婆羅門，毘舍及首陀，

無有遮護者，不限人非人，

一切皆來飲，我法亦如是。

我今亦不齊，比丘比丘尼，

普為於世間，人天之大醫。

「我不必為貴撰擇賢王等，亦度下賤優波離等。我不齊為大富長者須達多等，亦度貧窮須賴多等。我不齊為大智舍利弗，亦為鈍根周利槃特等。我不齊為少欲知足摩訶迦葉，亦為多欲婆難陀等。我不齊為耆舊宿德優樓頻螺迦葉，亦為幼稚須陀耶等。我不齊為憍慢婆迦賴等，亦為極惡鴦掘摩羅手捉劍者。我不齊為多智男子而為說法，亦為淺智女人而為說法。我不齊為出家之眾而作真濟，亦為極惡在家之人而為說法。我不齊為少欲之人而為說法，亦為在家幼子五欲自恣說四真諦。我不齊為放捨眾務逋多梨說，亦為經理國事多諸世務頻婆娑羅王等說。我不齊為斷酒之人說，亦為極醉郁伽等說使得道跡。我不齊為樂修定離越等說離生死法，亦為失子狂亂心婆私吒說。我不齊為賢德等優婆塞種中生者說法，亦為邪見弟子阿須拔提等說。我不齊為盛壯羅吒和羅說法，亦為衰老羅拘羅等說。我不齊為宿舊婆拘羅說得羅漢，亦為七歲沙彌須陀延說使得羅漢。我不齊為十六波羅延心中難問答所疑，亦為六十聚落嬰愚貪欲求女人者說。我不齊為滿願子等大論牛王辯才無盡者說，亦為淺智達摩地那比丘尼說，使得深智，能解大丈夫有所問難。我不齊為富貴大王夫人彌拔提等說使得道果，亦為下賤僮使鳩熟多羅等說使得道跡。我不齊為貞婦毘舍佉說，亦為婬女蓮華等說。我不齊為大德辯才女人瞿曇彌等說，亦為七歲沙彌尼至羅能摧伏外道者說。」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依我佛法中，速疾應出家，

因智得甘露，不由種族姓。

四大及以空，貴賤等同有，

無智則不得，不必在種姓。

爾時尼提即奉佛教，尋便出家得阿羅漢。時舍衛城中長者婆羅門聞尼提得出家，皆生譏論瞋忿嫌恨，而作是言：「彼尼提者鄙穢下賤今得出家，若設會時尼提來者，污我舍宅床蓐。」舉國紛紜，遂至上徹波斯匿王。時王聞已語諸臣言：「汝等今者勿用紛紜，我今當往詣世尊所啟白如來，更不聽斯下賤者使得出家。」時王將侍從往詣祇洹，見一比丘坐大石上縫糞掃衣，有七百梵天在其左右，有合掌禮敬者，有取縷者，有貫針者，如修多羅中廣說。時諸天等說偈讚言：

觀察諸根寂，容儀威德盛，

得具於三明，利根不退轉，

眾善悉備滿，容納糞掃衣。

七百威德天，上從梵宮來，

歸命來敬禮，度於彼岸者。

時波斯匿王不識尼提，而語之言：「汝今為我往白世尊，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來見佛。」時彼尼提聞已即從石沒，如入於水踊身佛前，而白佛言：「波斯匿王今在門外，欲見世尊。」世尊語言：「還從本道可往喚前。」尼提奉命還從石出喚波斯匿王。時波斯匿王頂禮問訊白世尊言：「向彼比丘是何大德？為諸天供養奉侍左右，又能於石出入無礙。」說偈問言：

佛智淨無礙，無事不通達，

我欲所問者，佛已先知之，

先事且小住，我欲有所問。

向見一比丘，石上而出入，

如鷗在水中，浮沈得自在。

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：「向者比丘若欲知者，是王所疑鄙賤尼提即其人也。」王聞是已悶絕躃地，即自悔責而作是言：「我為自燒，云何乃於如是大德生於譏嫌？」見是事已，於佛法所得未曾有，倍生信心即禮佛足，而說偈言：

譬如須彌山，眾寶所合成，

飛鳥及走獸，至山皆金色。

昔來雖曾聞，今始方證知，

佛如須彌山，無量功德聚。

有來依佛者，變為貴種族，

佛不觀種姓，富貴及名聞。

猶如醫占病，亦不觀種姓，

但授諸良藥，令其病得愈。

貴賤資氣同，皆出於不淨，

成就得道果，等同無差別。

一切種姓同，證果都無異。

爾時世尊為欲增長波斯匿王淳信心故，說四種姓可淨，若婚娶時取四種姓，此四種姓皆可得淨。佛告大王：「若取婦嫁女應擇種姓，此佛法中唯觀宿世善惡因緣，不擇種姓；唯觀信施，不觀珍寶；索戒清淨，不索家門清淨；索定自在，不索種姓端嚴；觀其智慧，不觀所生。」即說偈曰：

如鍊山石中，而取於真金，

譬如伊蘭木，相瑳便火出，

亦如淤泥中，出生青蓮花，

不觀所生處，唯觀於德行。

「若生上族有德行者應當供養，若生下賤種有德行者亦應供養。諸有智者應當供養，有德之人種姓有別德行無異，猶如伊蘭及栴檀木俱能出火，熱與光明無有別異。」佛語真實無有過失，深入人心使王得解。波斯匿王頂禮佛足五體投地，南無歸命調御丈夫、一切種智，於一切義無有障礙，十力勇猛四無所畏，婆伽婆、三藐三佛陀，於一切眾生作不請親友，於四種姓都無偏黨，略說如是。即說偈言：

一切種智海，淨意度彼岸，

世界佛獨悲，心意無穢惡。

為一切眾生，作於最親友，

獨一說解脫，然示種種道。

依智多方便，外道狂顛倒，

麤澁之苦行，專迷著種姓。

波斯匿王禮佛及尼提足已，還舍衛城。

## （四四）

復次，雖不入見諦，修學多聞力，諸魔不能動，應勤修學問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魔化作比丘來至僧坊。有一法師在眾中說法，化比丘言：「我得羅漢道，若有所疑今悉可問。」于時眾僧語法師言：「疏其所說。」時彼法師問化比丘：「云何斷結？云何入定？」化比丘顛倒說法。時法師語眾僧言：「此非羅漢，其語不可疏。」時化比丘踊身虛空作十八變。時會大眾譏呵法師：「如此之人，師今云何說非羅漢？」爾時法師雖被譏呵，以多聞力故猶說言非。「若是羅漢，云何所說顛倒然復能飛？我於今者知復云何？」即說偈言：

我於功德所，都無嫉怨心，

以阿毘曇石，磨試知是非。

如似被金塗，磨時色不顯，

金若不真者，以石磨則知。

佛以智印印，與印不相應，

甘露城極深，無印不得入，

欲入甘露城，我欲笑於彼。

諸人問言：「若非羅漢云何能飛？」于時法師復說偈言：

或是因陀羅，或是幻所作，

佛法中棘刺，必是魔所為。

時化比丘還復本身，深生歡喜。「嗚呼佛法極精妙，依聞能如是決定分別我。」即說偈言：

首羅居士等，已得法眼淨，

不可得動搖，此事不可奇。

以己智力故，汝今不見諦，

心堅不可動，此事實希有。

無有聖智力，而我不能動，

是事為希有，歸依佛涅槃，

彼言真實故，智者不動搖。

佛一切種智，說觀察羅漢，

無有能壞者，猶如大海潮，

終不過其限。假使火作冷，

風性確然住，如來所說語，

都無有變異。以是故佛語，

於諸論最上，如似日光明，

除滅一切闇。應供極真實，

機辯顯分明，善察者分別；

不能觀察者，不見如此理。

實語與妄語，此二相違遠，

佛語及外論，其事亦如是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七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四五）

復次，治身心病唯有佛語，是故應勤聽於說法。

我昔曾聞，漢地王子眼中生瞙遍覆其目，遂至闇冥無所覩見，種種療治不能瘳除。時竺叉尸羅國有諸商估來詣漢土，時漢國王問估客言：「我子患目，爾等遠來頗能治不？」估客答言：「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，唯彼能治。」時王聞已即大資嚴，便送其子向竺叉尸羅國，到彼國已至尊者瞿沙所，而作是言：「吾從遠方故來療目，唯願哀愍為我治眼。」爾時尊者許為治眼，多作銅盞賦與大眾，語諸人言：「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椀中。」因即為說《十二緣經》。眾會聞已啼泣流淚，以椀承取聚集眾淚向王子所。尊者瞿沙即取眾淚置右掌中，而說偈言：

我今已宣說，甚深十二緣，

能除無明闇，聞者皆流淚。

此語若實者，當集眾人淚，

人天夜叉中，諸水所不及，

以洗王子眼，離障得明淨。

尋即以淚洗，膚翳得消除。

爾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，為欲增長大眾信心，而說偈言：

佛法極真實，能速除翳障，

此淚亦能除，如日消冰雪。

是諸大眾見是事已，合掌恭敬倍生信心，得未曾有身毛驚竪，即說偈言：

汝所作希有，猶如現神足，

醫藥所不療，淚洗能除患。

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，尊者瞿沙告諸眾會：「雖為是事，此不為難。如來往昔億千劫中修行苦行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，能令聞者悲感垂淚。婆須之龍吐大惡毒，夜叉惡鬼遍滿舍宅，吉毘坻陀羅根本厭道，此淚悉能消滅無遺，是乃為難！況斯翳障，猶如蚊翅而除滅之，何足為難？設大雲霧幽闇晦冥惡風暴雨，此淚亦能消滅。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，以淚灑之軍陣退散。一切種智所修集法，其誰聞者而不雨淚？然以此淚能禳災患，唯除宿業。」彼時王子既得眼已歡喜踊躍，又聞說法厭患生死，得須陀洹果，生希有想，即說偈言：

誰得聞佛法，而不生歡喜？

我已深敬信，至心聽說法。

耳聞希有事，目患亦消除，

慧眼與肉眼，俱悉得清淨。

治眼中最上，無過於大仙，

我今稽首禮，眾醫中最勝。

以一智寶藥，開我二眼淨，

世間有心人，誰不敬信者？

若設有少智，云何不生信？

釋迦牟尼尊，眾生之慈父，

言說甚美妙，柔和可愛樂，

濟拔事已竟，得達于彼岸。

意根法微細，作意當解了，

乃至邊地人，亦能得開悟。

## （四六）

復次，若得四不壞淨，寧捨身命終不毀害前物，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罪人應就刑法，時旃陀羅次當刑人。彼旃陀羅是學優婆塞得見諦道，不肯殺人，典刑戮者極生瞋忿，而語之言：「汝今欲違王憲法耶？」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：「汝甚無智，王今何必苦我殺人？雖復色身屬王作旃陀羅，聖種中生名曰法身，不屬於王，非所制也。」即說偈言：

釋迦牟尼尊，具一切種智，

因時能教化，滅除一切過。

閻羅王之法，果時始教化，

臨苦為說苦，易壞亦可違。

時典刑戮者，以此人違犯王禁，即將詣王，言：「此旃陀羅不用王教。」王語之言：「汝何故不用王教？」白言：「大王！今應生信發歡喜心。」而說偈言：

除我三毒垢，獲得寂滅因，

無上之大悲，十力世尊所，

受持於禁戒，乃至蚊蟻子，

猶不起害心，何況於人耶？

時王語言：「汝若不殺，自命不全。」此優婆塞見諦氣勢，便於王所抗對不難，而作是言：「此身隨王，王於我身極得自在。如我意者，雖帝釋教我猶不隨。」王聞此語極大瞋忿，勅令使殺。彼旃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，王遂殺之有二人在，至第六者勅使殺之亦不肯殺，王又殺之，至第七者又不肯殺，王復殺之。老母啟王：「第七小者為我寬放。」王言：「今此人者是汝何物？」老母答言：「皆是我兒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前六者非汝子耶？」答言：「亦是。」王言：「汝何以獨為第七子耶？」爾時老母，即說偈言：

大王應當知，六子皆見諦，

悉是佛真子，決定不作惡，

是故我不畏。今此第七子，

猶是凡夫人，脫為身命逼，

造作諸惡業。是故我今者，

求王請其命，人王得自在，

唯願活此子。臨終時恐怖，

或能造諸惡，凡夫臨死時，

但覩其現身，不見於後事，

能觀後世報，非凡夫境界。

爾時大王而作是言：「我於外道未聞是語，今說因果了如明燈。」旃陀羅口作如是說，王生決定意，名為賢聖村，非是旃陀羅，雖名旃陀羅，實修苦行者，自命尚不惜，況應諸親屬，護戒劇護財，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。即說偈言：

世人觀種族，不觀內禁戒，

護戒為種族，設不護戒者，

種族當滅壞。我是旃陀羅，

彼是淨戒者，彼生旃陀羅，

作業實清淨，我雖生王種，

實是旃陀羅。我無悲愍心，

極惡殺賢人，我實旃陀羅。

爾時大王將諸眷屬，詣於塜間供養其屍，王復說偈言：

此覆善功德，如灰而覆火，

口雖不自說，作業已顯現。

帝釋常供養，如是堅行者，

不惜己身命，而護於戒行。

爾時彼王將諸群臣、數千億婆羅門等，步詣塜間而作是言：「如是大士雖名旃陀羅，實是大仙人。」積聚死屍為其墮淚，王復說偈言：

勇健持戒者，以刀分解身，

尸骸委在地，血泥以塗身，

以持禁戒故，今日捨此身。

堅心不犯惡，守戒而至死，

得佛法味者，智者皆應爾。

王復說偈言：

愚癡之所盲，貪欲之垢污，

著我所諸根，掉動而不定。

不計於惡業，但取現在樂，

結使垢塗污，智者常觀察。

身財危脆想，亦如河岸樹，

終不造惡業，智水洗心垢。

爾時大王近旃陀羅身，敬尚法故繞屍三匝，長跪合掌，而說偈言：

南無歸命法，善能觀察者，

捨於短促命，而不捨於法。

假設入火林，見諦毀禁戒，

終無有是處，此即是明證。

此人持佛語，終無有二志，

臥於泥血中，以護佛戒故。

此屍以火焚，即變為灰土，

持戒善法名，同於世界盡。

以何因緣而說此事？欲示證道無有變異。佛說見諦終無毀破，四大可破，四不壞淨終不可壞。

（四七）

復次，心有憍慢無惡不造，慢雖自高名自卑下，是故應當斷於憍慢。

我昔曾聞，佛成道不久，度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眷屬千人，煩惱既斷鬚髮自落，隨從世尊往詣迦毘羅衛國，如佛本行中廣說。閱頭檀王受化調順，諸釋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，佛婆伽婆，一身觀者無有厭足，身體豐滿不肥不瘦，婆羅門等苦行來久，身形羸弊，雖內懷道外貌極惡，隨逐佛行甚不相稱。爾時父王作是念言：「若使釋種出家以隨從佛，得相稱副。」作是念已，擊鼓唱言：「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出家。」即奉王勅，家遣一人度令出家。時優波離為諸釋等剃髮鬚之時涕泣不樂，釋等語言：「何故涕泣？」優波離言：「今汝釋子盡皆出家，我何由活？」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，出家諸釋盡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寶聚，盡與優波離，語優波離言：「以此雜物足用給汝終身自供。」優波離聞是語已，即生厭離而作是言：「汝等今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，我今何為而收取之？」即說偈言：

是諸釋種等，棄捨諸珍寶，

如捐惡糞掃，并及諸草葉，

彼捨於愛著，云何方貪取？

我設取寶聚，內心必貪著，

計為我所有，是則為大患。

諸釋捨所患，我今設取者，

是為大過患。譬如人吐食，

狗來噉食之，我收他所棄，

與狗有何異？我今畏寶聚，

如離四種毒，善根內觸發，

不貪戀寶聚。我今必棄捨，

欲向世尊所，求索出家法。

時優波離說此偈已，復說偈言：

見他得勝法，始生欣尚心，

願令我己身，同彼獲勝事，

我今欲自出，當勤作方便。

時優波離復作念言：「我今決定必當出家，但當勤求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已得出家，釋種剎利姓其數五百亦得出家，婆羅門剎利二姓俱貴，然我首陀其姓卑下，復為賤役，於彼勝中求索出家，為可得不？我於今者有何勢力？云何此中而得出家？」即說偈言：

剎利姓純淨，婆羅門多學，

生處如摩尼，皆共聚集此。

我身首陀種，云何得參豫？

如似破碎鐵，間錯於真金。

婆伽婆佛陀，我聞具種智，

今我當往彼，悲愍一切者。

應淨不應淨，應出不應出，

一切外道眾，不知解脫處；

唯有滅結者，能知於解脫。

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，胡跪合掌右膝著地，而說偈言：

於四種姓中，俱得出家不？

涅槃解脫樂，我等可得耶？

善哉救世者，大悲普平等，

哀愍願聽我，得及出家次。

爾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，善根淳熟應可化度，即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，而告之言：「聽汝出家。外道祕法不示弟子，如來不爾，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，示其勝道而拔濟之，猶市賣物不選貴賤，佛法亦爾，不擇貧富及以種姓。」即說偈言：

誰渴飲清流，而不充虛乏？

誰秉熾然燈，而不滅黑闇？

一切種智法，普共一切有，

誰有修行者，不得勝妙義？

譬如食石蜜，貴賤等除陰，

剎利婆羅門，佛法普平等，

得盡三有時，諸姓等無異。

譬如三種藥，對治風冷熱，

藥不擇種姓，貴賤皆能治。

法藥亦如是，能治貪恚癡，

四姓悉皆除，高下無差別。

又如火燒物，不擇好惡薪，

毒螫亦如火，不擇貴與賤。

猶如水洗浴，四姓皆除垢，

盡苦之邊際，諸種普得離。

爾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，出深遠聲猶如雷音，如大龍王，亦如牛王，如迦陵頻伽聲，亦如蜂王，又如人王，如天伎樂，出梵音聲告優波離：「樂出家不？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，叉手白佛：「願樂出家。」佛告之曰：「優波離！善來比丘！汝今於此善修梵行。」聞是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，威儀齊整，諸根寂定，如舊比丘。五百釋種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，佛言：「我今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。」爾時世尊語諸釋種：「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舊比丘。」上座憍陳如、阿毘馬師比丘等次第為禮，優波離最在下坐，釋賢王於諸釋中最為導首。爾時諸釋敬順佛教，次第禮足至優波離，見其足異，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，時諸釋等甚用驚怪，猶如山頂瀑水流注觸崖迴波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日種剎利之姓，世所尊重，云何今者於己僕使卑下之姓剃髮之種而為禮敬？我等今當向佛世尊具說上事。」白佛：「世尊！優波離所亦敬禮耶？」佛告釋種：「今我種，此法斷憍慢處。」時諸釋種白佛言：「此首陀羅種。」佛告之曰：「一切無常，種姓不定，無常一味，種姓亦爾，有何差別？」時諸釋種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剃髮之種，我等日姓中出。」佛告釋等：「一切世間如夢如幻，種姓之中有何差別？」諸釋種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是僕使，我等是主。」佛答釋言：「一切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僕，未脫生死，貴賤無異，捨汝憍慢。」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，合掌向佛，懷疑猶豫而作是言：「必使我等禮優波離足耶？」佛告釋種：「非獨於我，一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。」時諸釋等聞佛重說出家法已，儼然而住如樹無風，心意愁惱皆同聲言：「我等云何違佛教勅？宜順佛教。」先舊智人作如是語：「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，為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。」諸釋於是捨棄憍慢順出家法，亦為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，拔陀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，為優波離接足作禮。當禮之時，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，諸天唱言：「釋種今日憍慢山崩。」即說偈言：

嗚呼捨憍慢，種族色力財，

隨順於佛教，如樹隨風傾。

日種剎利姓，頂禮優波離，

除捨我慢心，諸根皆寂定。

諸大勝人等，真實無諂偽，

福利眾德備，其數如竹林。

名聞婆羅門，貴族剎利等，

如是名德眾，入於牟尼法，

莊嚴諸聖眾，如星圍繞月，

羅列在空中，嗚呼法熾盛。

如來之大海，最上功德水，

湛然溢其中，眾河之所歸。

世間眾勝智，無不歸佛法，

人天眾增長，苦是出要道。

如來善分別，說法滅憍慢，

弟子眾一味，如海等一味。

以何因緣而說此事？佛法出於世，為斷憍慢故。

## （四八）

復次，得見諦者，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欺誑，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。

我昔曾聞，首羅居士甚大慳悋，舍利弗等往返其家，而說偈言：

惡道深如海，亂心如濁水，

為慳流所漂，言則稱無物。

嫉妬之大河，邪見魚鼈眾，

充滿如是處，漂流不止息。

今當拔慳根，成就施果報，

大悲之世尊，無畏之釋子，

見諸沒苦厄，我等應救濟。

爾時尊者摩訶迦葉，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長者家，而讚布施。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矟刺心，語迦葉言：「汝為受請？為欲乞食？」迦葉答言：「我常乞食。」長者語言：「汝若乞食宜應及時。」迦葉即去。如是舍利弗、目連等諸大弟子次第至家，都不承待。爾時世尊往到其家，語首羅言：「汝今應修五大施。」首羅聞已心大愁惱，作是思惟：「我尚不能修於小施，云何語我作五大施？如來法中豈無餘法？諸弟子等教我布施，世尊今者亦教布施。」作是念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微細小施尚不能作，況當五大施乎？」佛告長者：「不殺名為大施，不盜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如是等名為五大施。」聞是語已心大歡喜，作是思惟：「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名，何為不作？」作是念已，於世尊所深生歡喜信敬之心，而作是言：「佛是調御丈夫，此實不虛，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？誰不敬從無敢違者？」即說偈言：

色貌無等倫，才辯非世有，

世尊知時說，梵音辭美妙，

所說終不虛，聞者盡獲果。

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，即入庫藏取二張[(畾/且)\*毛]欲用施佛，又自思惟，猶以為多欲與一張。又復更思，嫌其少故還與二張。佛知心念，即說偈言：

施時鬪諍時，二俱同等說，

二德都不住，儜劣丈夫所，

施時鬪諍時，等同所作緣。

爾時首羅聞是偈已，如來世尊知我所念，歡喜踊躍破於慳悋捉㲲施佛。佛知首羅至心歡喜，如應說法，破首羅二十億我見根，得須陀洹。爾時世尊即從坐起還其所止，首羅歡喜送佛，還于其家，心生欣慶。爾時魔王見首羅歡喜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其善心。」作是念已，化作佛身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至首羅家，即說偈言：

身如淨金山，圓光極熾盛，

自在化變現，庠步如象王，

來入首羅門，如日入白雲，

覩者無厭足，明如百千日。

爾時光照首羅家，首羅驚疑為是何人？即說偈言：

如融真金聚，充滿我家中，

猶日從地出，其光倍常明。

說是偈已極生歡喜，如彼甘露灑于其身而作是言：「我有大福，如來今者再入我家，雖復再來不為希有。何以故？如來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為業。」復說偈言：

頭如摩陀果，膚如淨真金，

眉間白毫相，其目淨脩廣，

如開敷青蓮，寂定上調伏，

無畏徐庠步，容貌殊特妙，

圓光滿一尋，如用自莊嚴，

勇猛自唱言，我今真是佛。

爾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，告首羅言：「我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，修八正道滅五受陰，此是邪說。」時彼首羅聞是說已甚生疑怪：「貌相似佛所說乃非，我為是夢？為心顛倒？聽其所說甚為貪嫉，是何惡人化作佛形，如華聚中有黑毒蛇。我今審知此定是魔，如賣針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。汝今波旬！聽我佛子之所宣說。」偈言：

鵝翅扇須彌，尚可令傾動，

欲令見諦心，傾動隨汝者，

終無有是處。汝可惑肉眼，

不能惑法眼，佛知此事故，

而作如是說。肉眼甚微劣，

不能別真偽，若得法眼者，

即見牟尼尊。我得法眼淨，

見於滅結者，終不隨汝語，

汝徒自疲勞，不能見惑亂。

吾今諦知汝，實是惡波旬，

見四真諦人，終不可移動。

如以金塗錢，欲誑賣金家，

此事亦難成，外現其金相，

其內實是銅。猶如以虎皮，

用覆於驢上，形色惑肉眼，

出言知汝虛。如火有冷相，

風相恒常住，假使日光闇，

月可作熱相，不能使見諦，

而有動轉心。設使滿世界，

草木及瓦石，麋鹿禽狩等，

悉皆作佛像，不能動我意，

令有變異相，況汝一魔身，

而能動搖我？首羅種種說，

苦切責波旬，猶如勇健人，

入陣擊儜者。時魔即恐怖，

速疾還天宮。師子王住處，

象到尋突走；波旬亦如是，

見諦所住處，諸魔不敢停。

## （四九）

復次，不得禪定，於命終時不得決定。

我昔曾聞，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翅那迦，王所親愛，為讒謗故繫於獄中，又更譖毀，王大忿怒遣人殺之。時諸眷屬皆來圍繞，而語之言：「汝聰明知見過於人表，汝今云何其心擾動？今死時至，何事最苦？」那迦答言：「畏死恐怖，心不能定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先於父母，諸親及眷屬，

離別生憂惱，以為苦中極。

方今死時苦，彼苦皆輕微，

思計眾苦中，死苦亦不大。

莫知所生處，心身燋熱惱，

今去極速疾，不知所趣處。

身既不離欲，誰能不驚懼？

精神甚荒擾，如盲涉長路。

竟知何所向？心意極頹捨，

猶如沙聚散，無可遮制處。

如佛之所說，心存由心使，

我今倒錯亂，難得生善處。

由心自在故，隨意取諸趣，

今我心躁擾，不能持令住。

我昔來愚淺，貪著五欲樂，

不能觀內身，繫念於善處。

依止何山林，端坐而繫念，

如此上妙事，今方生願羨，

彼得伏藏禪，安樂寂靜故。

我念牟尼說，三偈之句義，

放逸行非法，修行非所作，

棄捨於義利，貪著所愛處。

方欲修善處，不覺死卒至。

離彼平正道，逐此邪嶮徑，

如軸折頓住，坐守極愁惱。

越於如實法，修行非理事，

愚凡夫死至，軸折守愁惱。

「何緣故說是？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，臨終驚怖方習禪觀，以不破五欲故，莫知所至悔恨驚怖。」即說偈言：

智者應繫念，除破五欲想，

精勤執心者，終時無悔恨。

心意既專至，無有錯亂念，

智者勤捉心，臨終意不散。

專精於境界，不習心專至，

臨終必散亂。心若散亂者，

如調馬用磑，若其鬪戰時，

迴旋不直行。

不善觀者不攝五根，設臨終時心難禁制，如庫藏中鎧鉀朽故，臨敵將戰器鉀散壞，不習撿心命終亦爾。

## （五〇）

復次，有實功德應當供養，智者宜應恭敬有德。

我昔曾聞，阿越提國，其王名曰因提拔摩，有弟名須利拔摩，為諍國故二人共鬪。須利拔摩擲羂羂因提拔摩頭，羂已急挽，因提拔摩極大恐怖，作是願言：「今若得脫，當於佛法中作般遮于瑟會。」作是願時羂索即絕，於佛法僧深生信敬，即勅大臣名浮者延蜜多，營般遮于瑟。于時大臣即奉王教設般遮于瑟，使人益食。時彼大臣處上座頭，坐見上座比丘留半分食，呪願已訖，以此餘食盛著鉢中從坐起去，如是再三。大臣見已生不信心，作是思惟：「如此比丘必不清淨。」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。王問大臣：「卿極得信心？」臣答王言：「不得信心。何以故？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坐起去，必以此食與他婦女，我生疑惑。」王聞是語，兩手覆耳，告大臣曰：「莫作斯語，汝今莫妄稱量於人。汝無智力，云何而能分別前人？如佛言曰：『若妄稱量眾生，必為自傷。』汝莫作是顛倒邪見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戒定慧寂滅，得多聞覺慧，

此是善逝子，隱藏於功德，

猶如灰覆火，久處智戒行。

世尊之所說，汝不共住止，

云何知其行？佛說菴羅果，

喻於四種人，唯善丈夫者，

善能知分別。有佛世尊說，

及與佛等者，乃可稱量人。

是故汝不應，輕蔑佛弟子，

橫生分別想。譬如伏藏中，

以土覆其上，誰知下有寶？

汝住不須去，自當往觀察。

我從今已往，躬當供養僧，

愚癡服好藥，便變成於毒。

爾時大王躬詣僧中，供養眾僧，手自斟酌。爾時上座如前留食，呪願已訖即便持去。王即逐上座後，語上座言：「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令捉。」于時上座難不與鉢，強隨索鉢，乃至真陀羅村不欲與鉢。時彼上座，即說偈言：

我知汝淨信，悲愍能拔濟，

王雖生濁世，威儀甚嚴整，

上世諸勝王，猶故不能及。

不知我戒行，但見其出家，

未曾有往來，亦無有返報，

而能深愛敬，恩過於慈父。

雖不見汝心，諸根皆和悅，

日出於空中，密雲覆不現，

雖有此翳障，花敷知日出。

知王有深信，奇特未曾有，

能卑下自屈，欲為我執鉢，

榮貴福利具，然能不憍逸。

諸王得自在，憍慢盲其目，

用造諸惡業，顛墜多缺失。

勇捍有智力，善解用財施，

觀身如幻炎，知取堅實法。

略說而言之，一切皆增長，

如汝自調順，教化中最上。

賢勝所行道，共眾隨順行。

「我今既受王供，王以下心從我索鉢，供養已足，不須取鉢。」爾時彼王遂更慇懃，重隨索鉢，比丘念言：「今王何故欲得我鉢？」即入定觀，知王欲用調伏大臣故，是以索鉢。即說偈言：

凡夫愚闇人，欲動須彌山，

我今當與鉢，以護其心意。

欲當有毀譽，我心都無異，

於我生不信，損減眾多人。

說是偈已捨鉢與王。王尋捉鉢，猶如象鼻捉青蓮花，逐比丘去到旃陀羅家。時彼比丘命王入舍，王不肯入於門前住。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，具足天眼能知他心，又知他人善根因緣。時彼老母即白王言：「王勿怯弱，來入我舍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不應生疑，此首陀會舍，

非旃陀羅家，首子得羅漢。

第三須陀洹，我是一切智，

佛之優婆夷，住於阿那含。

汝但觀戒行，莫問出生處，

但取我道德，莫觀家眷屬。

最後生此家，功德有殊勝，

如似沙石間，能出好真金。

伊蘭能出火，淤泥生蓮花，

觀人取道德，何必其族姓？

伊蘭與栴檀，然火皆熟物，

二俱有所成，功德等無異。

王聞老母說是偈已，「嗚呼乃是法中大人，佛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，佛所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吼。」王又思惟：「若供養種族失於功德，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羅也。」王復說偈言：

但當供養德，不應觀生處，

婆羅門說喻，淤泥生蓮花。

天與阿修羅，敬戴著頂上，

婆羅門有過，智者皆棄捨。

彼若造作惡，可說無過耶？

然實是過罪。旃陀有德者，

豈可不取耶？實復有功德。

如此旃陀羅，我應生供養。

如是旃陀羅，山林修苦行，

此名為仙聖，非是旃陀羅。

旃陀羅殺鹿，王者食其肉，

彼之所造箭，亦復取用射。

以是因緣故，我應隨順行，

旃陀有德者，云何不採取？

說此偈已王入其家，長跪合掌作是思惟：「先禮老母？應先禮佛？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正道，能示一切眾生安隱正道，應先禮佛。」即說偈言：

南無苦行仙，醫王中最上，

我今以佛故，敬禮於下賤。

如依須彌山，烏鹿同金色，

從他聞此事，我今現證知。

依佛須彌山，賤者皆可貴，

一切種智海，淨意度彼岸。

唯佛救世間，慈等無惡意，

於諸眾生等，能為最親厚。

能於一解脫，分別說多種，

外道狂顛倒，橫分別種姓。

爾時大王說是偈已，作禮而去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八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五一）

復次，瞋恚因緣佛不能諫，是故智者應斷瞋恚。

我昔曾聞，拘睒彌比丘以鬪諍故分為二部，緣其鬪諍各競道理經歷多時。爾時世尊無上大悲，以相輪手制諸比丘，即說偈言：

比丘莫鬪諍，鬪諍多破敗，

競勝負不息，次續諍不絕，

為世所譏呵，增長不饒益。

比丘求勝利，遠離於愛欲，

棄捨家妻子，意求於解脫，

宜依出家法，莫作不應作。

應當以智鉤，迴於傲慢意，

不適生鬪諍，怨害之根本。

依止出家法，不應起不適，

譬如清冷水，於中出熾火。

既著壞色衣，應當修善法，

斯服宜善寂，恒思自調柔。

云何著是服，竪眼張其目，

蹙眉復聚頞，而起瞋恚想？

應當念被服，剃頭作標相，

一切皆棄捨，云何復諍競？

如此之標相，宜應斷鬪諍。

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佛恕亮，彼諸比丘輕蔑於我。云何不報？」即說偈言：

彼之難調者，忍之倍見輕，

生忍欲謙下，彼怒益隆盛。

於惡欲加毀，猶如斧斫石，

彼人見加毀，我亦必當報。

爾時世尊猶如慈父，作如是言：「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，設隨順瞋極違於理，瞋恚多過。」即說偈言：

瞋如彼利刀，割斷離親厚，

瞋能殺害彼，如法順律者。

患瞋捨出家，不應所住處，

嫌恨如屠枷，瞋乃是恐怖。

輕賤之屋宅，醜陋之種子，

麤惡語之伴，燒意林猛火。

示惡道之導，鬪諍怨害門，

惡名稱床褥，暴速作惡本。

「諸瞋恚者為他譏嫌之所呵毀，汝今且當觀如是過。」即說偈言：

瞋劇於暴虎，如惡瘡難觸，

毒蛇難喜見，瞋恚者如是。

瞋者睡亦苦，毀壞善名稱，

瞋恚熾盛者，不覺己所作，

及與他所作。於分財利時，

不入其數中，若於戲笑處，

眾人所不容。如是諸利處，

由瞋都不入，瞋者叵愛樂，

其事極眾多。常懷慚恥恨，

雖以百舌說，說猶不可盡，

略舉而說之。地獄中受苦，

不足具論盡，瞋恚造惡已，

悔恨身心熱。是故有智者，

應當斷瞋競。

爾時如來為諸比丘種種說法，而其瞋忿猶故不息，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，而說偈言：

猶如濁水中，若置摩尼珠，

水即為澄清，更無濁穢相。

如來之人寶，為於諸比丘，

隨順方便說，種種妙好法。

斯諸比丘等，心濁猶不淨，

寧作不清水，珠力可令清。

不作此比丘，聞佛所說法，

而其內心意，猶故濁不清。

如日照世間，除滅諸黑闇，

佛日近於汝，黑闇心過甚。

如來世尊呵諸比丘如斯重擔，有悲愍心，復更為說長壽王緣。而此比丘蹙眉聚頞猶故不休，而作是言：「佛是法主，且待須臾，我等自知。」于時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，離十二由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，作是思惟：「我今離拘睒彌鬪諍比丘。」爾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來在樹下，去佛不遠合目而住，亦生念言：「我得離群極為清淨。」佛知彼象心之所念，即說偈言：

彼象此象牙極長，遠離群眾樂寂靜，

彼樂獨一我亦然，遠離鬪諍群會處。

說是偈已入深禪定。爾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恨，天神又忿，舉國聞者咸生瞋恚，唱言叱叱。時諸比丘各相謂言：「我等云何還得見佛？當共合掌求請於佛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等違佛教，三界世尊說，

瞋恚惡罪咎，住在我心中，

悔恨熾猛火，焚燒於意林。

善哉悲愍者，願還為我說，

我今發上願，必當求解脫，

從今日已往，寧捨於身肉，

終不違佛教。

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，即說偈言：

欲瞋恚所禁，惱亂不隨順，

我今應悲愍，還救其苦難，

嬰愚作過惡，智者應忍受。

譬如人抱兒，懷中種種穢，

不可以糞臭，便捨棄其子。

說是偈已從草敷起，欲還僧坊。爾時天龍夜叉阿修羅等，合掌向佛，而說偈言：

嗚呼有大悲，大仙正導者，

彼諸比丘等，放逸之所盲，

競忿心不息，觸惱於世尊。

如來大悲心，猶故不背捨。

悲哀無瞋嫌，意欲使調順，

如似強惡馬，捶策而令調。

爾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曜，諸比丘等知佛還來。尋即出迎，頭頂禮敬而白佛言：「我等鬪諍使多眾生起瞋忿心，極為眾人之所輕賤，我等今者皆墮破僧，唯願世尊還為說法使得和合。」于時如來為諸比丘說六和敬法，令諸比丘還得和合。是故佛說斷於瞋恚。

## （五二）

復次，應當觀食，世尊亦說正觀於食。

我昔曾聞，尊者黑迦留陀夷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，佛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，少欲知足行頭陀事。佛集比丘僧，讚一食法，乃至欲制一食戒法。時比丘僧咸各默然，猶如大海寂默無聲。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莫制是戒，我不能持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於過去生死為是飲食，生死之中受無窮苦，流轉至今。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，仙人第五。爾時烏者作如是言：『諸苦之中飢渴最苦。』劫初之時光陰天下，時有一天，最初以指先甞地味，既甞其味，遂取食之。爾時彼天者，今彼婆多梨是也。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甞地味，今亦復爾。」但為飲食，彼婆多梨不為法故從坐而起，更整衣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莫制一食法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今不能持，世尊一食戒，

若一人不善，不應制此戒。

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，思惟既久而作是言：「咄哉不見揣食過患，為揣食故於大眾中而被毀辱。」即說偈言：

寧共鹿食草，如蛇呼吸風，

不於佛僧前，為於飲食故，

違佛作是說。

佛告婆多梨：「聽汝檀越舍食半分食，餘者持來在寺而食。」時婆多梨猶故不肯。當爾之時佛制一食戒，第二第三亦如是請佛，佛猶不肯即制戒。婆多梨即離佛去，極生悔心而說偈言：

我違佛所說，云何舌不斷？

云何地不陷，故復能載我？

羅剎毘舍闍，惡龍及與賊，

無敢違語者。為於飲食故，

頑嚚違佛語，寧以刀開腹，

吞噉於蛆虫，土食以滿腹，

云何為食故？乃違十力教。

我今自悔責，喻如無心者。

爾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慚愧自責，三月之中恥不見佛。自恣時近，晝夜愁惱而自燒然，羸瘦毀悴失於威德。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，即說偈言：

今諸比丘等，縫衣而洗染，

不久當散去，汝莫後生恨。

汝今速向佛，敬禮蓮花足，

應向尊重處，盡力求哀請，

當勤用功力，乃可得懺謝。

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，復說偈言：

世尊有所說，世皆無違者，

由我愚癡故，敢違於佛語。

我之極輕躁，眾中無慚愧，

不見後時笑，為眾所惡賤，

不思此過惡，輒作如是說。

此事僧應作，及非我所請，

由我無定心，卒發如是語。

同梵行者聞此偈已，即欲請佛求哀懺悔，婆多梨復說偈言：

我今慇重心，求哀願得懺，

慚愧當何忍，舉目視世尊？

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：「世尊若有煩惱漏者，汝可怖畏；今佛世尊久斷諸漏，汝今何故畏難不去？」婆多梨復說偈言：

我疑自罪過，如見淨滿月，

無瞋容貌勝，三界慈哀顏。

我今欲觀見，慈悲為我說，

為愚癡所盲，而不受佛語。

譬如人欲死，不服隨病藥，

違失慈愍教，今受悔恨惱。

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：「可共我等詣世尊所，勸共見佛，向佛說過。」時諸比丘復問之言：「汝今決定懺悔耶？」時婆多梨即說偈言：

若我今禮佛，寧使身散壞，

佛不使我起，我亦終不起，

若佛與我語，身心皆滿足。

爾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，時佛世尊在大眾中，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，而說偈言：

聽我懺悔過，人之調御師，

體性悲愍者。我如強戾馬，

越度調順道，假設不得食，

眼陷頰骨現，枯竭而至死。

寧受如此苦，不違於聖教。

釋梵尊勝天，敬戴奉所說；

我之愚癡故，不順於佛語。

如來善知時非時等，及苦責數悉皆通達。佛告婆多梨：「設有阿羅漢臥於糞穢污埿之中，我行背上。於意云何？彼阿羅漢有苦惱不？」婆多梨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汝若得阿羅漢、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須陀洹，終不違教。由汝凡夫愚癡空無所有，喻如芭蕉中無有實，廣說如修多羅。」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，聞佛說已知婆多梨是具縛凡夫，諸比丘皆生不信。聞彼不得阿羅漢，如此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，云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？佛欲使漏盡者便得漏盡，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。佛知諸比丘心念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修奢摩他、毘婆舍那必能盡漏，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。若知若見已，雖生卑賤得羅漢果。如婆多梨不知不見，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。是故如來平等說法而無偏黨。」

## （五三）

復次，狂逸之甚莫過貪欲，是故應當勤斷貪欲。

我昔曾聞，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，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。爾時有王名曰光明，乘調順象出行遊觀，前後導從歌舞唱妓，往到山所嶮難之處。王所乘象遙見牸象，欲心熾盛哮吼狂逸，如風吹雲，欲往奔赴不避險岨。時調象師種種鉤𣃆不能令住，時光明王甚大驚怖，語使鉤𣃆不能禁制，如惡弟子不隨順師，象去遂疾，王大驚迫，心生苦惱意謂必死，即說偈言：

如見虛空動，迅速挩諸方，

皆悉而來聚，普見如輪動，

大地皆迴轉。其象走遂疾，

譬如山急行，諸山如隨之，

巖谷㵎中河。諸樹傷身體，

王怖極苦惱，發願求山神，

使我得安全。鈎𣃆傷身體，

欲盛不覺苦，象走轉更疾，

喻如於暴風。棘刺鈎𣃆身，

并被山石傷，頭髮皆蓬亂，

塵土極坌污，衣服復散解，

瓔珞及環玔，破落悉墮地。

爾時大王語調象師言：「如我今者命恐不全。」復說偈言：

汝好勤方便，禁制令使住，

我今如在秤，低昂墮死處。

爾時象師盡力鉤𣃆不能禁制，數數歎息顏色慚恥淚下盈目，䫌面避王不忍相見，復語王言：「大王！我今當作何計？」即說偈言：

盡力誦象呪，古仙之所說，

鉤𣃆勢力盡，都不可禁制。

如人欲死時，呪術及妙藥，

越度必至死，良藥所不救。

爾時大王語象師言：「我等今者墮於是處，當作何計？」象師白王：「更無餘方，唯當攀樹。」王聞是語以手攀樹，象即奔走逐於牸象。象既去後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，王即徐步還向軍中。爾時象師尋逐象跡，經於多日，得象還軍。時王在大眾中，象師乘象向於王所，時王瞋忿而作是言：「汝先言象調順可乘，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？」象師合掌而白王言：「此實調順，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。」爾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。爾時彼人語象吞丸。時王不聽語彼人言：「汝說調順云何狂逸？」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：「如此狂逸，非我所調。」王語之曰：「為是何過，非汝所調？」彼即白王：「象有貪欲以病其心，非我所治。大王當知！如此之病杖捶鉤𣃆所不能治，貪欲壞心亦復如是。」即說偈言：

欲為心毒箭，不知從何生？

因何得增廣？云何可得滅？

王聞貪欲不可治療，語象師言：「此貪欲病無能治耶？」象師答言：「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。」即說偈言：

當作諸方便，勤求斷欲法，

不知其至趣，懷精勤退還。

棄捨五所欲，出家修苦行，

為斷欲結故，應精勤修道。

或有恣五欲，言道足自斷，

若干種作行，望得遠離欲。

如是等處處，望拔欲根本，

欲林難可拔。人天阿脩羅，

夜叉鳩槃茶，一切有生類，

微細心欲羂，繫縛諸眾生，

迴轉有林中，無由能自拔。

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怪惑，即說偈言：

無有能斷滅，如此欲怨者，

乃無有一人，能滅貪欲耶？

人天中乃無，能滅此欲乎？

爾時象師而答王言：「轉從他聞，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，一切眾生悉皆如子，身如真金，大人之相以自莊嚴，有自然智，知欲生起滅欲因緣，有無礙心悲愍一切。」時王聞佛大人之聲，即起合掌如華未敷，於大眾前發大誓願：「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，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，斷除眾生貪欲之患。」

以何因緣而說此事？眾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，說是修多羅。

## （五四）

復次，佛觀久後使得信心，故不卒為事。

我昔曾聞，尊者優波毱多林下坐禪，時魔波旬以諸花鬘著其頂上。爾時尊者從禪定起，見其花鬘在於項上，即入定觀誰之所為？知是魔王波旬所作，即以神力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頸。時彼魔王覺屍著頸，遙見尊者知是所作。爾時尊者，即說偈言：

花鬘嚴飾具，比丘所捨離，

死屍極臭穢，愛欲者厭惡，

佛子共捔力，戰諍誰能勝？

我今是佛子，捨棄汝花鬘，

汝若有力者，除去汝死屍。

大海濤波流，無能禁制者，

唯有鐵圍山，水觸則迴返。

爾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，雖盡神力不能使去，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，雖復竭力亦不能動。時魔波旬不能却屍，尋即飛去，而說偈言：

若我不能解，使餘諸勝天，

威德自在者，其亦必能解。

爾時尊者復說偈言：

帝釋及梵天，無能解是者，

設入熾然火，及在大海中，

不燋亦不爛，如此屍著汝，

不乾不朽壞，所在隨逐汝，

無能救解者。摩醯首羅天，

及以三天王，毘沙門天王，

乃至到梵天，如是諸天等，

雖復盡神力，無能為解者。

爾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，而告之言：「汝莫生憍慢。」即說偈言：

十力之弟子，以己神通力，

由汝輕挊故，今故毀辱汝。

誰當有此力，而為汝解者？

猶如大海潮，無能制波浪，

譬如以藕系，用以懸雪山。

雖盡我神力，不能為汝脫，

我雖有大力，不及彼沙門。

如似燈燭明，不如大火聚，

火聚雖復明，不如日之光。

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：「我當依誰可脫此患？」梵天說偈以答魔言：

汝速疾向彼，求哀而歸依，

神通樂名聞，汝盡敗壞失，

如似人跌倒，扶地還得起。

魔作是念：「如來弟子，梵等勝天力無及者，乃為諸梵之所推敬。」魔說偈言：

佛之弟子等，梵王所尊敬，

況復如來德，云何可格量？

我極作惱亂，猶故忍悲愍，

而故不為我，作諸衰惱事，

能忍護惜我，何可得稱說？

我今始知佛，真實大悲者，

體性極悲愍，不生怨憎心，

身如金山王，光明踰於日。

愚癡冥我心，皆作惱亂事，

彼精進堅實，未曾有麤語，

恒常見悲愍，令我心不悅。

爾時欲界自在魔王，而作是言：「遍觀三界無能解者，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。」作是語已向尊者所，五體投地頂禮足下，作如是語：「大德！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亂於佛，猶不苦我。」即說偈言：

婆羅聚落中，婆羅門村邑，

瞿曇來乞食，我令空鉢去，

即日不得食，然不加毀我。

我曾作惡牛，并及毒蛇身，

五百車濁水，令佛不得飲，

皆知是我作，不曾出惡言。

我所作既少，汝極毀辱我，

人天阿修羅，一切皆輕蔑，

毀我壞名稱，以屍苦惱我。

爾時尊者告魔王言：「汝今不善惡物，云何聲聞比於世尊？」即說偈言：

云何以葶藶，用比於須彌？

螢火之微明，以比於日光？

一掬之少水，比方於大海？

佛有大悲心，聲聞無大悲。

如來以大悲，恕汝種種過，

我亦隨佛意，欲生汝善根。

爾時魔王聞斯語已，復說偈言：

聽我說佛德，福利威光盛，

彼之所有分，斷諸愛欲者，

忍辱不起嫌，我以愚癡故，

日日常觸惱，如母愛一子。

優波毱多語波旬言：「汝聽我語，於如來所數作諸惡，欲得洗除生諸善根，無過念佛世尊最上。」即說偈言：

如是因緣故，知佛見長遠，

未曾於汝所，生於不愛心。

彼第一智尊，欲成汝信心，

常發親愛語，智者少生信，

便得涅槃樂。今我略為汝，

說法愚癡冥，黑闇之過患，

汝今生信故，則為洗除盡。

爾時魔王身毛皆竪，如波曇花種種起觸惱，猶如子作過，父猶愛之，心過大地忍，不曾見過責，是彼仙中勝，若少信佛洗除前過。時彼魔王在尊者前，念佛功德禮尊者足，作如是言：「尊者救我與我敬心，汝當發心却我頸懸。我雖惱觸，願起慈心為我除捨。」尊者答言：「共汝作要，後乃當脫。」魔言：「何等是言要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汝從今日莫惱比丘。」魔即白言：「我更不惱觸。」尊者言：「汝之所知，佛去百年始有我出。」即說偈言：

三界之真濟，我見彼法身，

不見金色身，無惱為我現，

示我佛形相，我今極希望，

愛於如來形。

爾時魔王語尊者言：「我亦作要誓言。汝若見形莫為卒禮，以一切種智慎莫禮我，我作佛相慎莫為禮。」即說偈言：

以謙敬念佛，為我作禮者，

則為燒滅我。我有何勢力，

能受離欲敬？喻如伊蘭芽，

為象鼻所押，破壞無所任。

我若受敬者，其事亦如是。

尊者答言：「我不歸命，汝亦不負言要。」魔復語尊者言：「待我須臾間。」即入空林中，而說偈言：

我先惑手羅，現金熾盛身，

佛身不思議，我作如是形，

身現熾光明，踰過於日月，

悅樂眾人目，明如飲甘露。

尊者答言：「汝今為我如先好作。」魔答言：「諾，我今當作。」即為却屍。爾時魔王即入空林，現作佛形如作伎家，種種自莊嚴，如來之色貌，現於大人相，能生寂滅眼，喻如新畫像。當作開發時，莊嚴於此林，看視無厭足。圓光一尋化作佛形，舍利弗侍右，目連處左，阿難隨後執持佛鉢。

尊者摩訶迦葉、阿尼盧頭、須菩提，如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左右，猶如半月現佛相貌，向尊者優波毱多所。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喜，即從坐起觀佛形相，咄哉惡無常，無有悲愍心，妙色金山王，云何而破壞？牟尼身如是，為無常所摧滅。爾時尊者作觀心，其意欲擾亂，我今實見佛掌如蓮華，而作如是言：「嗚呼盛妙色，不可具廣說。」即說偈言：

面過蓮花敷，目如青蓮葉，

身形殊華林，相好過於月，

甚深喻如海，安住如須彌，

威德過於日，行過師子王，

眼瞬如牛王，色殊於真金。

爾時尊者倍生喜敬，大喜充滿轉增歡喜，即說偈言：

嗚呼清淨業，獲是美妙報，

業緣之所得，非是現作業。

百千億劫中，身口作淨行，

修施及戒忍，并禪與智慧。

決定作正行，以是自莊嚴，

眾人眼所愛，清淨無垢穢。

現是形相時，怨家皆歡喜，

況我於今日，而當不愛敬？

如是思憶，唯作佛想不念於魔，即從坐起，五體投地而為作禮。魔時即驚作如是言：「大德何故違要？」尊者言：「作何言要？」魔言：「先要莫禮，今何故禮？」尊者從地起，即說偈言：

眼所愛樂見，擬心禮於佛，

我今實不為，恭敬禮汝足。

爾時魔王言：「汝五體投地為我作禮，云何說言我不敬汝。」尊者語魔言：「我不敬禮，汝亦不違言誓，喻如以埿木造作佛像，世間人天皆共禮敬。爾時不敬於埿木，欲敬禮佛故，我禮佛色像，不為禮魔形。」聞是語已還復本形，禮尊者足還昇天上。

以何因緣而說此事？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普供養眾僧令不所乏，又令比丘亦聞法奉行，以是故應為四眾說法。若欲讚佛者，應當作是說，雖斷欲結使，不覺為作禮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九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五五）

復次，若人讚佛得大果報，為諸眾人之所恭敬，是故應當勤心讚敬。

我昔曾聞，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為眾說法，於大眾中讚迦葉佛，以是緣故命終生天，於人天中常受快樂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，阿輸伽王時，為大法師得羅漢果，三明六通具八解脫，常有妙香，從其口出。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，為眾說法，口中香氣達於王所。王聞香氣心生疑惑，作是思惟：「彼比丘者為和妙香含於口耶？香氣乃爾。」作是念已，語比丘言：「開口。」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。復語漱口。既漱口已猶有香氣。比丘白王：「何故語我張口漱口？」時王答言：「我聞香氣心生疑故，使汝張口及以漱口，香氣踰盛，惟有此香，口無所有。」王語比丘：「願為我說。」比丘微笑，即說偈言：

大地自在者，今當為汝說，

此非沈水香，復非花葉莖，

栴檀等諸香，和合能出是。

我生希有心，而作如是言，

由昔讚迦葉，便獲如是香。

彼佛時已合，與新香無異，

晝夜恒有香，未曾有斷絕。

王言：「大德久近得此香。」比丘答曰：「久已得之，王今善聽。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，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。」時王聞已生希有心，而問比丘：「我猶不悟，唯願解說。」時彼比丘而白王言：「大王！至心善聽！我於迦葉佛時作說法比丘，在大眾前，生歡喜心讚歎彼佛。」即說偈言：

金色身晃曜，歡喜生讚歎，

因此福德力，在在受生處，

身身隨此業，常有如此香，

勝於優鉢羅，及以瞻蔔香。

香氣既充塞，聞者皆欣悅，

如飲甘露味，服之無厭足。

爾時大王聞斯語已，身毛皆竪，而作是言：「嗚呼！讚佛功德乃獲是報。」比丘答言：「大王！勿謂是果，受報如此。」復說偈言：

名稱與福德，色力及安樂，

已有此功德，人無輕賤者。

威光可愛樂，意志深弘廣，

能離諸過惡，皆由讚佛故。

如斯之福報，賢智乃能說，

受身既以盡，獲於甘露迹。

爾時大王復問比丘：「讚佛功德其事云何？」爾時比丘說偈答言：

我於大眾中，讚佛實功德，

由是因緣故，名稱滿十方。

說佛諸善業，大眾聞歡喜，

形貌皆熙怡，由前讚佛故。

顏色有威光，說法得盡苦，

彼如來所說，與諸修善者。

作樂因緣故，得樂之果報，

云何名之佛？說言有十力。

諸有得此法，不為人所輕，

況諸說法者，昇於法座上，

讚立佛功德，降伏諸外道。

以讚佛德故，獲於上妙身，

便為諸人說，可樂之正道。

以是因緣故，猶如秋滿月，

為眾之所愛。讚歎佛實德，

窮劫猶難盡，假使舌消澌，

終不中休廢。常作如是心，

世世受生處，言說悉辯了。

說佛自然智，增長眾智慧，

以是因緣故，所生得勝智。

說一切世間，皆是業緣作，

聞已獲諸善，由離諸惡故。

生處離諸過，貪瞋我見等，

如油注熱鐵，皆悉消涸盡。

如此等諸事，何處不適意？

我以因緣箭，壞汝諸網弓，

復已言辯父，思惟善說母。

爾時大王聞斯偈已，即起合掌，而作是言：「所說極妙，善入我心。」王說偈言：

聞說我意解，歎佛功德果，

略而言說之，常應讚歎佛。

以何因緣而說此事？為說法者得大果報，諸有說法應生喜心。

## （五六）

復次，有大功德猶修無倦，況無福者而當懈慢？

我昔曾聞，尊者摩訶迦葉，入諸禪定解脫三昧，欲使修福眾生下善種子獲福無量，於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，而往乞食。時有覩者，即說偈言：

讚歎彼勝者，著於如來衣，

人天八部前，佛分座令坐。

時佛亦復讚歎迦葉，即說偈言：

汝今修行善，如月漸增長，

如空中動手，無有障礙者，

身如清淨水，無有諸塵翳，

佛常於眾前，讚歎其功德。

乃至未來世，彌勒成佛時，

亦復讚歎彼，而告大眾言。

此是牟尼尊，苦行之弟子，

具十二頭陀，少欲知足中，

最名為第一，此名為迦葉。

人天八部前，讚歎其功德。

爾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，遙於宮殿合掌恭敬，其婦舍之，而問之言：「汝今見誰恭敬如是？」爾時帝釋即說偈答：

處於欲火中，繫念常在前，

雖與金色婦，同室無著心。

身依於禪定，心意亦快樂，

入城聚落中，而欲行乞食。

以智慧耕地，壞破過惡草，

是名善福田，所種果不虛。

爾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，而白之言：「汝最尊貴居放逸處，猶有善心修於福德。」帝釋以偈答言：

以施因緣故，我最得自在，

天人阿修羅，愛重尊敬我，

晝夜憶念施，故我得如是，

如得多伏藏，眾寶盈滿出。

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。爾時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，舍之亦化為老母著弊壞衣，夫婦相隨坐息道邊。爾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，即作是念：「世之窮下不過是等。」即至其所欲往安慰。織師疾起取尊者鉢，以天須陀食滿鉢奉之。爾時尊者得是食已，內心生疑，即說偈言：

彼人極貧賤，飲食乃殊妙，

此事可驚疑，極是顛倒相。

說是偈已，而作是念：「今當問誰？須自觀察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是善種子，斷除他人惑，

天人有所為，猶當為解釋，

況我今有疑？云何當問他？

說是偈已，即以慧眼見是帝釋，而作是言：「嗚呼樂修福者，方便求尊勝。」即說偈言：

能捨尊勝相，現形貧賤人，

羸悴極老劣，衣此弊壞衣，

捨毘闍延堂，化住息道邊。

說此偈已，尊者微笑，復說偈言：

我欲使無福，得成勝福業，

汝福已成就，何故作觸嬈？

以食施於我，具勝五妙欲，

世尊久為汝，斷除三惡道，

汝不知止足，方復求福業。

爾時帝釋還復釋身，在眾人前禮尊者足，而作是言：「尊者迦葉為何所作？」即說偈言：

我見施獲報，獲得諸勝利，

資業已廣大，倍生於信心。

大德為何故，而乃遮止我？

爾時帝釋，重說偈言：

人聞說施者，猶尚能布施，

況我見施報，明了自證知？

父母及親友，拔濟欲利益，

無能及布施，離於生死苦。

施報如形影，處處與安樂，

生死嶮難中，唯施相隨逐。

於雨風寒雪，唯施能安樂，

如行嶮惡路，資嚴悉具足。

施能為疲乏，安隱之善乘，

嶮惡賊難處，施即是善伴。

施除諸畏恐，眾救中最厚，

處於怨賊中，施即是利劍。

施為最妙藥，能除於重病，

行於不平處，用施以為杖。

爾時帝釋說是偈已，供養尊者還昇天宮。

以何因緣而說是事？智慧之人明順施福，欲使人勤修福業，帝釋勝人猶尚修福，何況世人而不修施？聲聞之人帝釋供養，況復世尊？

## （五七）

復次，雖少種善必當求佛，少善求佛猶如甘露，是以應當盡心求佛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出家，欲求解脫即詣僧坊，值佛教化不在僧坊。彼人念言：「世尊雖無，我當往詣法之大將舍利弗所。」時舍利弗觀彼因緣，過去世時少有厭惡修善根不？既觀察已，乃不見有少許善根，一身既無，乃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。復觀一劫又無善根，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。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：「我不度汝。」彼人復至餘比丘所，比丘問言：「汝為向誰求索出家？」彼人答言：「我詣尊者舍利弗所，不肯度我。」諸比丘言：「舍利弗不肯度汝，必有過患，我等云何而當度汝？」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，猶如病者大醫不治，其餘小醫無能治者。既不稱願，於坊門前泣淚而言：「我何薄福無度我者，四種姓中皆得出家，我造何惡獨不見度？若不見度我必當死。」即說偈言：

猶如清淨水，一切悉得飲，

乃至旃陀羅，各皆得出家。

如此佛法中，而不容受我，

我是不調順，當用是活為？

作是偈已，爾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，如母愛子，如行金山光映蔽日，到僧坊門，即說偈言：

一切種智身，大悲以為體，

佛於三界中，覓諸受化子，

猶如牛求犢，愛念無休息。

爾時世尊清淨無垢，如花開敷，手光熾盛，掌有相輪網縵覆指，以是妙手摩彼人頭，而告之言：「汝何故哭？」彼人悲哀白世尊言：「我求出家，諸比丘等盡皆不聽，由是涕泣。」世尊問言：「諸比丘不聽？誰遮於汝不聽出家？」即說偈言：

誰有一切智，而欲測豫者？

業力極微細，誰能知深淺？

時彼人者聞斯偈已，白世尊言：「佛法大將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，不聽我出家。」爾時世尊以深遠雷音慰彼人言：「非舍利弗智力所及。我於無量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，我今為汝。」即說偈言：

子舍利弗者，彼非一切智，

亦非解體性，不盡知中下。

彼識有限齊，不能深解了，

無有智能知，微細之業報。

爾時世尊告彼人言：「我今聽汝，於佛法中使汝出家。我於法肆上求買如汝信樂之人，如法化度不令失時。」佛以柔軟妙相輪手，牽彼人臂入僧坊中，佛於僧前告舍利弗：「以何緣故不聽此子令出家耶？」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見彼有微善根。」佛即告舍利弗：「勿作是語。」說是偈言：

我觀此善根，極為甚微細，

猶如山石沙，融消則出金。

禪定與智慧，猶如雙鞴囊，

我以功力吹，必出真妙金。

此人亦復爾，微善如彼金。

爾時尊者舍利弗，整欝多羅僧，偏袒右肩，䠒跪叉手，向佛世尊，而說偈言：

諸論中最勝，唯願為我說，

智慧之大明，除滅諸黑闇。

彼人於久近，而種此善根？

為得何福田，種子極速疾？

佛告舍利弗：「汝今諦聽！當為汝說。彼因極微，非辟支佛所見境界。乃往過去有一貧人，入阿練若山採取薪柴，為虎所逼，以怖畏故稱南無佛，以是種子得解脫因。」即說偈言：

唯見此稱佛，以是為微細，

因是盡苦際，如是為善哉。

至心歸命佛，必得至解脫，

得是相似果，更無有及者。

爾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，佛自教化，比丘心悟得羅漢果。以是因緣故，於世尊所種少善根獲報無量，況復造立形像塔廟？

## （五八）

復次，善根既熟得解脫果，由是之故宜應修善。

我昔曾聞，世尊學道為菩薩時苦行六年，日食一麻一米，無所成辦又無利益。時彼菩薩以無所得，便食百味乳糜。時五人等問菩薩言：「先修苦行尚無所得，況食乳糜而得道耶？」作是語已即便捨去向波羅捺。爾時世尊既成佛已，作是思惟：「何等眾生應先得度？」復作是念：「唯彼五人有得道緣，於我有恩。」作是念已詣波羅捺至五人所，即說偈言：

妙好之威光，舉體具莊嚴，

獨行眾好備，胷廣相炳然，

晃曜威德滿。目勝牛王眼，

容儀極端整，行如大象王，

趍詳獨一步。所作已成辦，

智行已滿足，深智為天冠，

解脫帛繫首。二足人中尊，

法輪王最上，諸天作伎樂，

前後而導從。雖復諸勝王，

四兵以圍遶，嚴駕不如佛，

獨遊於世界。譬如轉輪王，

象馬車兵眾，天冠極微妙，

帛蓋覆其上。如大轉輪王，

福利眾悉備，未若佛莊嚴，

殊勝過於彼。第一無等相，

威德踰眾聖，眾生覩容儀，

超絕過日光，人獸諸飛鳥，

瞻仰佛身相，行走皆止住。

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，智德成辦不同於先，五人不識。時彼一人即向四人，而說偈言：

誰出妙光明，照曜林山谷？

猶如眾多日，從地而踊出。

光網明普滿，照徹靡不周，

猶如真金樓，袈裟覆其上，

又似融真金，流散布於地。

陸行諸畜獸，及以牛王等，

麞鹿及雉兔，見佛皆停住，

食草者吐出，諦視不暫捨，

孔雀舒羽翼，猶如青蓮鬘，

出離放逸時，亦皆同喜舞，

歡娛出妙音。佛遊道路時，

所有眾生類，心眼樂著觀，

即奪其二根，不覺自往看。

佛行道路時，諸觸佛脚者，

七日晝夜樂，最勝順道行，

湛然不輕躁，身體極柔軟，

躡空不履地，行步無疲惓。

又有一人，復向四人，而說偈言：

我見彼相貌，心亦生疑惑，

為是誰威光，照曜過於日？

以彼光相故，林木皆成金。

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：「此人乃是釋種童子，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，既捨苦行向我等邊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等皆莫起，慎莫為敬禮，

但當遙指授，語令彼處坐。

佛既到已，時諸人等不覺自起，即說偈言：

面如淨滿月，見之不覺起，

譬如似大海，月滿則潮宗。

我等自然起，猶如人扶挽，

此皆佛威德，自然使之爾。

亦如帝釋幢，餘天不能動，

帝釋自到時，自然而獨立，

我等亦如是，佛至自然起。

又如酥注火，火則速熾盛，

我等見佛德，速起疾彼火。

無數劫以來，摧伏於憍慢，

舉體尊所重，師長及父母。

諸天及世人，鬼龍夜叉等，

諸有見佛者，無敢不敬禮，

智者何足疑，應當善分別。

佛若舉下足，地亦從上下，

諸山如輕草，見佛皆傾動。

時彼五人見佛即起，皆共往迎。有為佛捉鉢敷坐取水之者，又為佛洗足者，即說偈言：

五人見善逝，覩佛威德盛，

其心皆歡喜，破壞本言要。

三脚支澡罐，諦視恐崩壞，

皆受不語法，於十中亦半。

爾時世尊聞是偈已，尋即微笑，而告之言：「汝等癡人！云何即便破汝言要。」佛就坐已恭敬立侍，而作是言：「慧命瞿曇！」佛無憎愛意，慈心而說偈言：

我今既得道，遠離諸塵垢，

汝等莫如常，應當起恭敬。

譬如以泥木，而為作佛像，

未得成就時，脚蹋而𣃆削，

既得成就已，香花而敬禮。

汝等亦應當，除捨親友意，

而當恭敬我，不應生輕慢。

讚歎不生喜，毀罵亦不瞋，

我今憐愍汝，欲使得解脫，

令得寂靜樂，獲諸利益事。

癡愛瞋恚等，各自有相貌，

譏刺出惡言，如以灰坌瘡。

我今住菩提，稱我為瞿曇，

我雖無愛憎，應生恭敬相，

勿復出此言，謗毀語他人。

時彼五人雖聞此語，猶以世尊未得菩提，即說偈言：

汝先修苦行，猶不證菩提，

汝沒溺淤泥，云何得悟道？

譬如棄大船，而負於山石，

欲度河難者，云何而可得？

爾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為正道，佛便為說離五欲故即為正道，以離行苦行亦為正道，除於二邊為說中道。佛以慈為首，說偈告言：

唯智能除去，無智愚癡障，

是故須智慧，以護於身命。

有命得智慧，床褥衣服等，

飲食及湯藥，以此存身命。

若無如上事，此則身命壞，

以此護身命，堅持於禁戒。

持戒得定慧，不修苦行得，

自餓斷食法，不必獲於道。

身壞則命敗，命壞亦無身，

毀戒無禪定，無禪亦無智。

是故應護命，亦持於禁戒，

由持禁戒故，則獲禪智慧。

是故應遠離，苦惱壞法身，

亦離諸五欲，不應深樂著。

若樂著貪欲，則為毀禁戒，

復長於欲愛。愚癡著苦行，

自樂斷食法，或食於草葉，

臥灰棘刺上，如是損身命，

不能得定慧。是故處中道，

依止如是法，莫沒欲淤泥，

亦莫苦惱身。有智應善別，

如此二過患，如月眾所愛，

處中亦如是。嗜欲深污泥，

人皆多沈沒，苦行燋身心，

亦不免此患；捨離是二邊，

中道到涅槃。

爾時慧命憍陳如等，解悟佛語欲斷結使，讚佛所說正直善法，即說偈言：

若以用智慧，癡縛自然解，

以此諸義等，苦身則無益。

若以戒定慧，可獲於道迹，

譬如持身者，欲滅諸過惡，

應持如是心。以是之義故，

不應捨衣服，飲食及臥具；

亦莫於此物，而生樂著心。

火𧂐及雪聚，汝應悉捨離。

在於火聚所，及安住雪邊，

二俱應將息，不宜更遠去。

時憍陳如順解此事，佛觀察已讚言：「善哉！」即說偈言：

飲食及醫藥，房舍臥具等，

欲愛身命者，節量得時宜，

於此眾美饌，不應生染著，

亦不全捨離。譬如大火聚，

體性是燒然，智者隨時用，

種種生利益，然不為所燒。

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，欲入思慧，久思惟已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捨於飲食及眾樂具，乃更非是修道法耶？」爾時世尊，即說偈言：

佛告憍陳如，汝應體信我，

若有所疑者，隨事宜可問，

汝止疑網林，我以智火焚。

時憍陳如聞說是已，極為歡喜，顏色怡悅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聽我說所疑事。」即說偈言：

厭惡發足處，甚為難苦行，

捨是難苦行，而著於五欲，

比丘為云何，而得離於欲？

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：「觀苦聖諦得背生死。」時憍陳如即從坐起，合掌向佛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猶未解，願佛為我方便解說。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諦？」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，今當稱時節為說修慧法。佛即為說轉法輪修多羅，告比丘：「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，我得正觀眼智明覺，廣說如《轉法輪經》中所說。」問曰：「為憍陳如說法，何故自說佛所得法？」答曰：「為顯無師獨悟法故。」問曰：「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法耶？」答曰：「為斷彼疑阿蘭迦蘭、鬱頭藍弗等邊聞法得解，為斷如是疑故，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。如今顯示，現為己力中道說故。若有人能修中道者，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之義。」佛為現四諦，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，順於中道見四真諦，即得道果已，歡喜涕淚，從坐而起，頂禮佛足，即說偈言：

如狗患頭瘡，蛆虫所唼食，

良醫用油治，既不識他恩，

反更向醫吠。佛以禪定油，

熱以智威德，除我結使虫，

我為無明盲，不知為益己，

大悲故自來，反更生觸惱。

一切諸天等，尚應生供養，

於法自在者，今聽我懺悔。

我先謂苦行，獲一切種智，

愚癡盲瞑故，翳障生是心。

我今聞所說，發除無智膜，

今始真實知，自餓非真法。

世尊示世間，趣向解脫道；

外道論少義，莊嚴諸言辭，

所說辭美妙，多姦而諂偽，

欺誑於世間，愚癡自纏縛。

善逝言辭廣，照了無不解。

何故說是事？為五比丘故，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，見諦成道果。

## （五九）

復次，眾生造業各受其報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貧人作是思惟：「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。」作是念已語其弟言：「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計，勿令家中有所乏短。」便將其弟往至田中，此處可種胡麻，此處可種大小麥，此處可種禾并種大小豆。示種處已向天祠中，為天祀弟子作大齋會，香華供養，香泥塗地，晝夜禮拜求恩請福，悕望現世增益財產。爾時天神作是思惟：「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？若少有緣，當設方便使有饒益。」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，復作是念：「彼人既無因緣，而今精勤求請於我，徒作勤苦，將無有益，復當怨我。」便化為弟來向祠中，時兄語言：「汝何所種？來復何為？」化弟白言：「我亦欲來求請天神，使神歡喜求索衣食。我雖不種，以天神力，田中穀麥自然足得。」兄責弟言：「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獲？無有是事。」即說偈言：

四海大地內，及以一切處，

何有不下種，而獲果實者？

爾時化弟質其兄言：「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？」兄答弟言：「實爾，不種無果。」時彼天神還復本形，即說偈言：

汝今自說言，不種無果實，

先身無施因，云何今獲果？

汝今雖辛苦，斷食供養我，

徒自作勤苦，又復擾惱我。

何由能使汝，現有饒益事？

若欲得財寶，妻子及眷屬，

應當淨身口，而作布施業。

不種獲福利，日月及星宿，

不應照世界；以照世間故，

當知由業緣。天上諸天中，

亦各有差別，福多威德盛，

福少尠威德；是故知世間，

一切皆由業，布施得財富，

持戒生天上，若無布施緣，

威德都損減，定慧得解脫，

此三所獲報，十力之所說。

此種皆是因，不應擾亂我，

是故應修業，以求諸吉果。

## （六〇）

復次，種子得果非是吉力，是故不應疑著吉相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比丘詣檀越家，時彼檀越既嚼楊枝以用漱口，又取牛黃用塗其額，捉所吹貝戴於頂上，捉毘勒果以手擎舉，以著額上用為恭敬。比丘見已而問之言：「汝以何故作如是事？」檀越答言：「我作吉相。」比丘問言：「汝作吉相有何福利？」檀越答言：「是大功德汝今試看，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，應鞭繫者皆得解脫。」比丘微笑而作是言：「吉相若爾，極為善哉！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處？」檀越答言：「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肺之間。」比丘問言：「若牛黃者能為吉事，云何彼牛而為人等繩拘穿鼻耕駕乘騎，鞭撻錐刺種種撾打，飢渴疲乏耕駕不息？」檀越答言：「實有是事。」比丘問言：「彼牛有黃尚不自救，受苦如是，云何乃能令汝吉耶？」即說偈言：

牛黃全在心，不能自救護，

況汝磨少許，以塗額皮上，

云何能擁護？汝宜善觀察。

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。比丘又問：「此名何物？白如雪團，為從何出？以水浸漬吹乃出聲。」檀越答言：「名為貝，因海而生。」比丘問言：「汝言貝者，從海中出置捨陸地，日暴苦惱經久乃死。」檀越答言：「實爾。」比丘語言：「此不為吉。」即說偈言：

彼蟲貝俱生，晝夜在貝中，

及其蟲死時，貝不能救護，

況今汝暫捉，而能為吉事？

善哉如此事，汝今應分別，

汝今何故爾，行於癡道路？

爾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答。比丘念言：「彼檀越者意似欲悟，我今當問。」告檀越言：「世人名為如歡喜丸者，為是何物？」檀越答言：「名毘勒果。」比丘告言：「毘勒果者是樹上果，人採取時以石打之，與枝俱墮，由是果故樹與枝葉，俱共毀落。為爾不耶？」檀越答言：「實爾。」比丘語言：「若其爾者，云何汝捉便望得吉？」即說偈言：

此果依樹生，不能自全護，

有人撲取時，枝葉隨殞落，

又採用作薪，乾則用然火。

彼不能自救，云何能護汝？

爾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，白比丘言：「大德！如上所問實無吉相，我有所疑願為我說。」比丘答言：「隨汝所問我當說之。」時彼檀越，以偈問言：

往古諸勝人，合和說是吉，

然實觀察時，都無有吉相。

云何相傳習，橫說有是吉，

以何因緣故？願為我解說。

爾時比丘答彼人言：「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緣本末。」即說偈言：

往昔劫初時，一切皆離欲，

後來欲事興，離欲入深林。

處林樂欲者，還來即向家，

唱作如是言，無欲無妻子，

不得生天上。多人說是語，

謂此語為實，由信是語故，

即便求索婦。欲事既已廣，

迭互自莊嚴，更共相誑惑，

遂復生憍慢。憍慢勇健者，

為欲莊嚴故，造作此吉書，

為人譏呵言，云何似婦女，

而作是莊嚴？彼人詐稱說。

我乃作吉事，非自為莊嚴，

牛黃貝果等，皆是莊嚴具，

由是因緣故，吉事轉增廣，

一一因緣起，皆由婦莊嚴。

愚人心憍慢，謂為實是吉。

爾時檀越聞說此偈，衣毛皆竪，即說偈言：

人當近善友，讚歎勝丈夫，

由彼勝人故，善分別好醜，

是故應柔順，於諸世界中。

佛語皆真實，不求於長短，

亦不存勝負，所說有因緣，

事事有原本。我今亦解了，

福業皆是吉，惡業中無吉，

吉與不吉等，皆從果因緣。

爾時比丘告檀越言：「善哉善哉！汝是善丈夫，汝知正道。」即說偈言：

一切諸世間，皆由善惡業，

善惡生五道，業持眾生命。

業緣作日月，白月十五日，

黑月十五日，惡業雖微細，

名為黑月初，善業名白月，

以業名白月，以業分別故，

是故有黑白。諸有福業者，

不善皆成吉，猶如須彌山，

黑白皆金色，諸無福業者，

吉相為不吉，如似大海水，

好惡皆鹹味。一切諸世間，

皆從業緣有，是故有智者，

皆應離惡業。遠離邪為吉，

勤修於善業，猶如種田者，

安置吉場上，若不下種子，

而獲果報者，是則名為吉。

何以故說是？應常勤聽法，以聽法故能除愚癡，心能別了於諸善惡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十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六一）

復次，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，況復智慧大德之人，而當不發於善心耶？

我昔曾聞，佛在舍衛國，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，於九十日夏坐安居，集諸牛群近佛精舍𤛓乳供佛。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，共牧牛人行止相隨。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陀上典，悉皆通利善了分別，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曉，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陀，有明韋陀不知呪術。爾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，於自恣時王勅牧人：「今不須乳，隨逐水草放汝諸牛。」又勅之言：「汝若去時必往辭佛，佛若說法汝好諦聽。」時彼牧人作如是念：「佛世尊者是一切智？為非是乎？」作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所。

爾時世尊大眾圍遶坐於樹下，知牧牛人來至林中，即為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，其光照曜映蔽林野，如融金聚，又如雨酥降注火中，牧人視之無厭，即生希有難見之想，各相謂言：「此光明者如瞻蔔花遍滿林中，為是何光？」即說偈言：

斯林甚嚴麗，光色忽改常，

將非天寶林，移殖此園耶？

暉赫如金樓，亦如天帝幢，

其明過電光，熾炎踰酥火，

或日月天子，降遊此林間？

時牧牛者說此偈已，向祇陀林至世尊所，覩佛圓光如百千日，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明了，各皆歡喜生希有想，各各讚歎。即說偈言：

釋種王子身，端嚴甚輝妙，

威光極盛熾，覩之生歡悅，

身心皆快樂，善哉寂淡泊，

湛然無畏懼，略說其色相。

善稱於種智，世間皆傳說，

真實不虛妄，咸言是佛陀。

無不稱佛者，憶持著於心，

口亦如是說，粗略其旨要，

不可具廣說。總說其要言，

是釋種中日，名實稱色像，

色像亦稱名。相好及福利，

炳然而顯現，猶如於眾寶，

羅列自嚴飾。威德甚赫奕，

圓光滿一尋，猶如真金山，

能奪眾人目，樂觀不捨離，

眾人之所愛。體是一切智，

如人大叫喚，口唱如是言，

一切種智者。今在此身中，

世間出種智，必在於此中，

何有功德智，不視如此智？

知此妙身器，真實能堪受，

功巧及畫素，未曾見是像。

終更不生疑，言非一切智，

如此妙形容，功德必滿足。

極有此妙形，終不空無德，

應須決定解，不應逐音聲。

爾時牧人作如是言：「我等應當用決定解。」復作是念：「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？我等亦可決定解知，云何可知？」又言：「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，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，不應知彼牧牛之法。我今當問牧牛之事，其必不知。」即說偈言：

韋陀與射術，醫方及祠祀，

天文并聲論，文筆根本論。

立天祀之論，諸論之因本，

辭辯巧言論，善學淫泆論。

求覓財利論，清淨種姓論，

一切萬物論，十種名字論。

算數計校論，圍碁博弈論，

原本書學論，音樂倡伎論。

吹貝歌法論，舞法笑法論，

欺挊及庠序，舉動花鬘論。

如是等諸論，悉皆善通達。

按摩除疲勞，善別摩尼價，

善別衣帛法，綵色及蠟印，

機關與胡膠，射術計合離。

又善知裁割，刻雕成眾像，

文章與書畫，無不悉通達。

又復善能知，和香作華鬘，

善知占夢法，善知飛鳥音。

善知相男女，善知象馬法，

又善知鼓音，及以擊鼓法。

善知鬪戰法，善知不鬪戰，

調馬弄矟法，善知跳躑法。

善知奔走法，善知濟度法，

如是等諸法，無事不明練。

「如是諸勝眾智技能，盡是王子之所通利，若知此事是其所學，是不為奇；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，當知真是一切智人。」於是牧人即問佛言：「幾法成就於牧牛法，令牛增長？」佛告之曰：「成就十一法，牛群增長得不損減。若不知色，又不知相，不知早起及以拂拭，不知覆瘡，不知作烟，不知大道法，不知牛善行來歡喜法，不知濟度處，不知好放牧處，不善知𤛓乳留遺餘法，不善料理牛主盜法。若不善知如是法者，不名為解牧牛之法，若知此法名為善解。」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宿老放牛之人，尚所不知，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？是故當知，如來世尊具一切智。」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，佛即為說，有十一法比丘應學，如修多羅中廣說。

## （六二）

復次，不求供養及與恭敬，如是大人唯求持行。

我昔曾聞，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九十日中夏安居訖，世尊欲去，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。爾時如來不受其請，毘舍佉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佛，如來不許。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臣輔相亦求請佛，迦毘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、波斯匿王等亦求請佛，爾時世尊各皆不許。爾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，還詣家中憂惱涕泣。如來往昔為菩薩時，詣迦蘭欝頭藍弗所，彼諸徒眾與佛別時生大苦惱，況須達多見於真諦，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，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？如本行中廣說。

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，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，以已持水置大器中，倒水未訖，見長者悲涕，以瓶置地，白長者言：「以何因緣而悲涕耶？」時長者須達多答婢言：「世尊欲詣餘方，諸大長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，皆不欲住，故我悲涕。」婢白長者言：「不能請佛住於國耶？」長者語言：「我等盡力勸請，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，悉亦不受，諸王大臣勸請如來，皆悉疲極不能使住。世間真濟今必欲去，以戀慕故憂慘不樂。」長者語福梨伽言：「非獨於我生於憂苦，舍衛國人悉亦不樂。」即說偈言：

舍衛國內人，老少及男女，

皆悉生憂惱，喻如月蝕時，

人人皆憂懼，咸應共求請。

爾時福梨伽聞斯偈已，顏色怡悅心懷歡喜，白長者言：「應作歡悅莫生憂惱，我能請佛使住於國。」時須達多即語婢言：「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住，汝今自言：『我能請佛使住國者。』不信汝語。」時福梨伽答言：「我今必能。」爾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，即問婢言：「汝有何力？」福梨伽言：「我無餘力，世尊自有大悲之心。」即說偈言：

依止種智住，悲如母念犢，

求覓受化子，心無有疲厭。

眾生處深有，如來常欲拔，

喻如母失犢，求覓得乃住。

我捉大悲衣，其必能使還，

佛不取種族，富貴及端正，

財色與好惡，唯觀增上信，

善根成熟者，若見此眾生，

悲愍而濟拔。我今若留佛，

國內諸人民，咸皆生歡喜。

爾時福梨伽負水，衣濕猶未得乾，即與徒伴往詣祇洹。時彼國王及大眾等悉在祇洹，是時大眾開避道路，使福梨伽得至佛所，本種善根皆悉開敷，高聲請佛，而說偈言：

國王及大臣，剎利婆羅門，

一切諸勝人，無不供養佛。

我今心願樂，亦復欲供養，

今欲求請佛，世尊願垂聽。

雖知諸勝人，勸請於世尊，

如來大慈悲，應當受我請。

世尊心平等，悉無有高下，

極賤卑下人，及高勝帝釋。

我墮貧窮海，波浪諸苦中，

沈溺無窮已，常聞苦惱聲，

世尊應愍傷，拯拔貧惡憔。

我今深敬信，眾中堅勝者，

大悲應證知。大地及虛空，

一切世界中，皆悉而知見，

無有不了者，唯佛具足眼，

一切無不知。今我無供養，

請佛及眾僧，唯有信受解。

此身非己有，屬他不自由，

不得隨從佛，唯願受我請，

佛若遠去者，我心如狂醉。

色身已供養，佛若住此者，

我得敬法身，佛所說法者，

我悉能受行。善哉唯願住，

速與我言教，貴賤等無異。

眾生中堅實，一切世間共，

不請之親友，網縵皆覆指。

相輪莊嚴手，一切皆恐怖，

佛以手安慰，誰有上大悲？

慈稱滿世間，皆是真濟聲，

六師稱種智，先已調伏之。

誰能大眾前，無畏師子吼，

名聞遍三界，動搖行住者？

世界盡聞知，誰有無缺失？

唯佛世尊能，善哉願和悅。

歸依三寶心，猶如犢念母，

為諸眾生故，極作難苦行。

疲勞來至此，說於八正路，

開示甘露道，人雄堪作器。

爾時福梨伽善根已熟，佛婆伽婆出梵音聲，以偈告福梨伽曰：

汝既善方便，能令我還住，

汝以言辭鉤，能制諸龍象。

汝有堅固志，度量極寬廣，

能以精勤心，求請使我住。

我今當云何，不受於汝請？

若遙觀汝心，猶應當來赴，

況今見汝身，而當捨棄去？

我不為財利，富貴及名稱，

以汝堅實心，我當久住此。

觀汝清淨心，猶如賢勝馬，

莊嚴具鞍韀，誰不乘遊巡？

我為眾多人，為作解脫因，

是故捨離家，不為利養繫。

猶如大龍象，以系用繫之，

利養亦如是，不能禁制我。

我本處胎時，在彼暗冥中，

猶思益眾生，況今成正覺？

苦行積無量，猶恒自乾燋。

不為諸眾生，我應入涅槃，

為欲度眾生，是以住於世。

我為諸眾生，投巖及赴火，

我為化彼故，不避諸苦惱，

亦不辭疲倦。為滿福梨伽，

故復還止住，福梨伽應知。

我今滿汝願，我為化眾生，

擔是毒蛇聚，我為福伽住。

舍衛城眾生，皆生希有想，

各唱如是言，嗚呼佛希有，

不受國王語，亦不為大臣，

不為國城人，亦不為女人，

柔軟微妙語。佛為教化者，

見此善心故，即便為止住。

一切行住者，知佛為福伽，

是故為止住，不為諸利養，

名利及財賄。佛無諸結使，

為於受化者，行止及坐臥，

常觀諸眾生。為於眾生故，

應行即便行，應住尋止住。

## （六三）

復次，護持禁戒，寧捨身命終不毀犯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比丘次第乞食，至穿珠家立於門外。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，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紅赤，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食。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，即便吞之。珠師持食以施比丘，尋即覓珠不知所在，此珠價貴王之所有。時彼珠師家既貧窮失王貴珠，以心急故，語比丘言：「歸我珠來。」爾時比丘作是思惟：「今此珠者鵝所吞食，若語彼人將必殺鵝以取其珠。如我今者苦惱時至，當設何計得免斯患？」即說偈言：

我今護他命，身分受苦惱，

更無餘方便，唯我命代彼。

我若語彼人，云是鵝所吞，

彼人未必信，復當傷彼命。

云何作方便，己身得全濟，

又不害彼鵝？若言他持去，

此言復不可，設身得無過，

不應作妄語。我聞婆羅門，

為命得妄語。我聞先聖說，

寧捨於身命，終不作虛誑。

佛說賊惡人，以鋸割截身，

雖受此苦痛，終不毀壞法。

妄語得全活，猶尚不應作，

寧以護戒心，而捨於身命。

我若作妄語，諸同梵行人，

稱譏我破戒，如是稱譏輕，

猶能燋我心。以是因緣故，

不應毀禁戒，今入大苦中。

我今應當學，如鵝飲水乳，

能使其乳盡，唯獨留其水，

我今亦當爾，去惡而取善。

經作如是說，智者共嬰愚，

雖復同其事，終不從彼惡，

善人能棄惡，如鵝飲水乳。

我今捨身命，為此鵝命故，

緣我護戒因，用成解脫道。

爾時穿珠師聞斯偈故，語比丘言：「還我珠來，若不見還，汝徒受苦終不相置。」比丘答言：「誰得汝珠？」默然而立。珠師語言：「更無餘人，誰偷此珠？」時彼珠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：「汝於今日好自堅持。」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怙，如鹿入圍莫知所趣，比丘無救亦復如是。

爾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，彼人又復語比丘言：「汝今將欲與我鬪耶？」比丘答言：「不共汝鬪，我自共彼結使賊鬪。所以爾者？恐於打時身形現故。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，猶常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。」爾時比丘復說偈言：

世尊具慚愧，我今隨順學，

乃至命盡時，終不露形體。

時彼珠師語比丘言：「頗有不惜身命者耶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出家法至於解脫常護身命，雖處嶮難而全身命，今我決定捨於此身，使出家眾稱美我名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捨身命時，墮地如乾薪，

當使人稱美，為鵝能捨身，

亦使於後人，皆生憂苦惱，

而捨如此身，聞者勤精進。

修行於真道，堅持諸禁戒，

有使毀禁者，願樂於持戒。

爾時珠師語比丘言：「汝向所說諂曲不實，復欲使人稱其美名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汝謂我今着染衣有虛妄耶？何故現美？不為諂曲自歡喜耳，亦不使人稱歎我名，欲使世尊知我至心。」即說偈言：

大仙之弟子，為持禁戒故，

捨於難捨命，使諸世間人，

於諸出家者，生未曾有想，

今雖未生想，將來必當生。

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，問比丘言：「珠在何處？還我珠來。」比丘答言：「我不得珠。」珠師涕泣心生悔恨，又以王珠益以苦惱，即說偈言：

咄哉此貧窮，我知善惡業，

生於悔恨心，咄哉此貧窮，

由貧故造惡。

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禮比丘足，而白之言：「賜我歡喜還與我珠，汝莫自燋亦莫嬈我。」比丘答言：「我實不取。」珠師復言：「此比丘甚是堅䩕，受是苦惱猶言不得。」時彼珠師以貧切故，無由得珠更復瞋打。時彼比丘兩手并頸並被繫縛，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。時彼比丘而作是念：「生死受苦皆應如是，應當堅辭無犯戒律；若當毀戒，受地獄罪有過今苦。即說偈言：

當念一切智，大悲為體者，

是我尊重師。當憶佛所告，

富那伽之言，又復當憶念，

林間忍辱仙，割截於手脚，

并劓其耳鼻，不生瞋恚心。

比丘應當憶，修多羅中說，

佛告於比丘，若以鐵鋸解，

支節手足等，不應起惡心，

但當專念佛，應當念出家，

及憶諸禁戒。我於過去世，

婬盜捨身命，如是不可數，

羊鹿及六畜，捨身不可計，

彼時虛受苦。為戒捨身命，

勝於毀禁生，假欲自擁護，

會歸終當滅，不如為持戒，

為他護身命，捨此危脆身，

以求解脫命。雖俱捨身命，

有具功德者，有無所得者。

智者護身命，名稱具功德，

愚者捨身命，徒喪無所獲。

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：「莫捨悲心極為苦哉！」時穿珠師涕泣懊惱，而說偈言：

我雖打撲汝，極大生苦惱，

憶王責我珠，復欲苦治汝，

今汝捨是苦，亦使我離惡。

汝是出家人，應斷於貪欲，

宜捨貪愛心，還當與我珠。

比丘微笑，而說偈言：

我雖有貪心，終不利此珠，

汝當聽我說。我今貪名稱，

智者所歎羨，亦貪於禁戒，

及以解脫法。最是我所貪，

甘露之道跡，於汝摩尼珠，

實無貪利心。我著糞掃衣，

乞食以為業，住止於樹下，

以此我為足。以何因緣故，

乃當作偷賊？汝宜善觀察。

穿珠師語比丘言：「何用多語？」遂加繫縛倍更撾打以繩急絞，耳眼口鼻盡皆血出。時彼鵝者即來飲血，珠師瞋忿打鵝即死。比丘問言：「此鵝死活？」珠師答言：「鵝今死活何足故問？」時彼比丘即向鵝所，見鵝既死涕泣不樂。即說偈言：

我受諸苦惱，望使此鵝活，

今我命未絕，鵝在我前死。

我望護汝命，受是極辛苦，

何意汝先死？我果報不成。

穿珠師問比丘言：「鵝今於汝竟有何親，愁惱乃爾？」比丘答言：「不滿我願，所以不樂。我先作心望代鵝命，今此鵝死願不滿足。」珠師問言：「欲作何願？」比丘答言：「佛作菩薩時，為眾生故割截手足不惜身命。我欲學彼。」即說偈言：

菩薩往昔時，捨身以貿鴿，

我亦作是意，捨命欲代鵝。

我得最勝心，欲全此鵝命，

由汝殺鵝故，心願不滿足。

珠師問言：「汝作是語我猶不解，汝當為我廣說所由。」爾時比丘說偈答言：

我著赤色衣，映珠似肉色，

此鵝謂是肉，即便吞食之。

我受此苦惱，為護彼鵝故，

逼切甚苦惱，望使得全命。

一切諸世間，佛皆生子想，

都無功德者，佛亦生悲愍。

瞿曇是我師，云何害於物？

我是彼弟子，云何能作害？

時彼珠師聞是偈已，即開鵝腹而還得珠，即舉聲哭，語比丘言：「汝護鵝命不惜於身，使我造此非法之事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藏功德事，如以灰覆火，

我以愚癡故，燒惱數百身。

汝於佛摽相，極為甚相稱，

我以愚癡故，不能善觀察，

為癡火所燒。願當暫留住，

少聽我懺悔，猶如脚跌者，

扶地還得起，待我得少供。

時彼珠師叉手合掌向於比丘，重說偈言：

南無清淨行，南無堅持戒，

遭是極苦難，不作毀缺行，

不遇如是惡，持戒非希有。

要當值此苦，能持禁戒者，

是則名為難。為鵝身受苦，

不犯於禁戒，此事實難有。

時穿珠師既懺悔已，即遣比丘還歸所止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六四）

復次，佛法難聞，如來往昔為菩薩時，不惜身命以求於法，是故應當勤心聽法。

我昔曾聞鴿緣譬喻，有邪見師為釋提桓因說顛倒法，彼外道師非有真智，自稱為一切智，說言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爾時帝釋聞是語已，心懷不悅極生憂愁。爾時帝釋見諸世間有苦行者，盡到其所推求一切智，如帝釋問經中偈說：

我今意欲求，不能得滿足，

晝夜懷疑惑，莫識是與非。

我於久遠來，恒思廣推求，

不知大真濟，今為何所在？

毘首羯磨白帝釋言：「處於天上不應憂愁，世間拘尸國王名曰尸毘，精勤苦行求三藐三菩提，智者觀已，是王不久必當成佛，可往親近。」帝釋答言：「彼之所作不移動耶？」即說偈言：

猶如魚生子，雖多成者少，

又如菴羅果，生熟亦難別，

菩薩亦如是，發心者甚多，

成就者極少。若作難苦行，

而不退轉者，可說決定得。

欲知菩薩者，執心必堅固。

毘首羯磨言：「我等今當而往試看，若實不動當修供養。」爾時帝釋為欲觀察菩薩心故，自化作鷹，語毘首羯磨：「汝化作鴿。」時毘首羯磨即化作鴿，身如空青眼如赤珠，向帝釋所。爾時帝釋生憐愍心語毘首羯磨：「我等云何於菩薩所而生逼觸，為彼尸毘王作苦惱事？雖復受苦如鍊好寶數試知真，試寶之法斷截屈折火燒椎打，乃始知真。」爾時化鴿為鷹所逐，鴿現恐怖，於大眾前來入尸毘王腋下，其色青綠如蓮花葉，其光赫奕如黑雲中虹，[口\*(隹/乃)]白嚴麗，諸人皆生希有之想，即說偈言：

有實慈悲心，眾生皆體信，

如似日暗時，趣於自己巢。

化鷹作是言，願王歸我食。

爾時大王聞鷹語已，又見彼鴿極懷恐怖，即說偈言：

彼鴿畏鷹故，連翩來歸我，

雖口不能言，怖泣淚盈目，

是故於今者，宜應加救護。

爾時大王安慰鴿故，復說偈言：

汝莫生驚怖，終不令汝死，

但使吾身存，必當救於汝，

豈獨救護汝，并護諸眾生。

我為一切故，而作役力者，

如受國人雇，六分輸我一。

我今於一切，即是客作人，

要當作守護，不令有苦厄。

爾時彼鷹復白王言：「大王！願放此鴿，是我之食。」王答鷹言：「我久得慈，於眾生所盡應救護。」鷹問王言：「云何久得？」爾時大王，即說偈言：

我初發菩提，爾時即攝護，

於諸眾生等，盡生慈愍心。

鷹復以偈答言：

此語若真實，速應還我鴿，

若我飢餓死，汝即捨慈心。

王聞是已即便思惟：「如我今者處身極難，我當云何籌量得理？」作是念已即答鷹言：「頗有餘肉活汝命不？」鷹答王言：「唯新肉血可濟我命。」爾時大王作是思惟：「當作何方？」即說偈言：

一切諸眾生，我常修護念，

如此熱血肉，不殺終不得。

作是念已，「唯己身肉可以濟彼，此極為易。」復說偈言：

割於自己肉，而用與彼鷹，

乃至捨己身，當護恐怖命。

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：「汝食我肉為得活不？」鷹言：「可爾。願王秤量身肉使與鴿等，而以與我，爾乃食之。」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，即語侍人速取秤來。「以割我肉貿此鴿身，今正是我大吉會日。云何是吉會？」即說偈言：

老病所住處，危脆甚臭穢，

久應為法故，捨此賤穢肉。

時王侍人奉勅取秤。爾時大王雖見秤來都無愁色，即出其股，脚白滑澤如多羅葉，喚一侍人，即說偈言：

汝今以利刀，割取我股肉，

汝但順我語，莫生疑畏想。

不作難苦行，不得一切智，

一切種智者，三界中最勝。

菩提以輕緣，終不可獲得，

是故我今者，極應作堅固。

爾時侍人悲淚滿目，叉手合掌作如是言：「願見愍恕我不能作，我常受王供給使令，何忍以刀割王股肉？」即說偈言：

王是救濟者，我設割王肉，

我身及與刀，應疾當墮落。

爾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，輔相大臣號泣諫諍不能令止，城內諸人亦各勸請，不隨其語割於股肉。親近諸人亦各返顧不忍見之，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，宮中婇女舉聲悲哭。天、龍、夜叉、𠃵闥婆、阿脩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等，在虛空中各相謂言：「如此之事信未曾有。」爾時大王身體軟弱，生長王宮未曾遭苦，舉身毒痛迷悶殞絕，而自勸喻，即說偈言：

咄心應堅住，如此微小苦，

何故乃迷悶？汝觀諸世間，

百千苦纏逼，無歸無救護，

無有覆育者，悉不得自在。

唯有汝心者，當為作救濟，

何故不自責，橫生苦惱想？

釋提桓因作是念：「今此大王所為甚苦，心能定不？」即欲試之，作如是言：「汝今苦痛甚難可忍，何不罷休受惱乃爾？汝今以足不須作是，放鴿使去。」菩薩微笑而答之言：「終不以痛違我誓心，假設有痛過於是者，終無退想。今以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為喻，故應起意於苦惱眾倍生慈悲。」作是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我今割身苦，心意極廣大，

智小志弱者，受於地獄痛，

如此苦長遠，深廣無崖畔，

云何可堪忍？我愍如是等，

是故應速疾，急求於菩提，

如是等諸苦，救拔令解脫。

時天帝釋復作是念：「大王所作故未大苦，復有苦惱甚於是者，心為動不？我今當試。」作是思惟默然不語。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頭，復以鴿身著秤一頭，鴿身轉重，復割兩䏶及以身肉用著秤頭，猶輕於鴿。時彼大王深生疑怪，何緣乃爾？即便舉身欲上秤上。時鷹問言：「汝何故起為欲悔耶？」大王答言：「我不欲悔，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救此鴿命。」爾時大王欲上秤時顏色怡悅，左右親近都不忍視，又驅諸人不忍使見。時王語言：「恣意使看。」時彼大王割身肉盡，骨節相抂，猶如畫像在於雨中毀滅難見。爾時大王作是唱言：「我今捨身，不為財寶，不為欲樂，不為妻子，亦不為宗親眷屬，乃求一切種智救拔眾生。」即說偈言：

天人阿修羅，𠃵闥婆夜叉，

龍及鬼神等，一切眾生類，

有見我身者，皆令不退轉。

為貪智慧故，苦毒割此身，

欲求種智者，應當堅慈心，

若不堅實者，是則捨菩提。

爾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，時諸大地六種震動，猶如草葉隨波震蕩，諸天空中歎未曾有，唱言：「善哉善哉！真名精進志心堅固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護彼命故，自割己身肉，

純善懷悲愍，執志不動轉，

一切諸天人，皆生希有想。

爾時化鷹歎：「未曾有！彼心堅實不久成佛，一切眾生將有恃怙。」釋復本形在大王前，語毗首羯磨：「還復爾身，我等今當共設供養。而此菩薩志力堅固，猶須彌山處於大海終無動搖，菩薩之心亦復如是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等應供養，勇猛精進者，

今當共起發，讚歎令增長。

諸有留難苦，應當共遮止，

與其作伴黨，修行久堅固。

安住大悲地，一切種智樹，

萌芽始欲現，智者應擁護。

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：「今大王於一切眾生體性悲愍，當使彼身還復如故，願一切眾生智心不動。」爾時帝釋問彼王言：「為於一鴿能捨是身，不憂惱耶？」爾時大王以偈答言：

此身歸捨棄，猶如彼木石，

會捨與禽獸，火燒地中朽。

以此無益身，而求大利益，

應當極歡喜，終無憂悔心。

誰有智慧者，以此危脆身，

博貿堅牢法，而當不欣慶？

爾時帝釋語大王言：「此語難信，又如此事實未曾有，誰可信者？」大王答言：「我自知心，世有大仙能觀察者，必知我心實無返異。」帝釋語言：「汝作實語。」爾時大王作是誓言：「若我今者心無悔恨，當使此身還復如故。」爾時大王觀己所割身肉之處，即說偈言：

我割身肉時，心不存苦樂，

無瞋亦無憂，無有不喜心。

此事若實者，身當復如故，

速成菩提道，救於眾生苦。

說是偈已。爾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如故，即說偈言：

諸山及大地，一切皆震動，

樹木及大海，涌沒不自停，

猶如恐怖者，戰掉不自寧。

諸天作音樂，空中雨香花，

鍾鼓等眾音，同時俱發聲，

天人音樂等，一切皆作唱。

眾生皆擾動，大海亦出聲，

天雨細末香，悉皆滿諸道。

花於虛空中，遲速下不同，

虛空諸天女，散花滿地中。

若干種綵色，金寶校飾衣，

從天如雨墜，天衣諸縷𦆠，

相觸而出聲。諸人屋舍中，

寶器自發出，莊嚴於舍宅，

自然出聲音。猶如天伎樂，

諸方無雲翳，四面皆清明，

微風吹香氣，河流靜無聲。

夜叉渴仰法，增長倍慶仰，

不久成正覺，歌詠而讚譽，

內心極歡喜，諸勝乾闥婆。

歌頌作音樂，美音輕重聲，

讚歎出是言，不久得成佛。

度於誓願海，速疾到吉處，

果願已成就，憶念度脫我。

時彼帝釋共毘首羯磨供養菩薩已，還于天宮。

## （六五）

復次，應近善知識，近善知識者結使熾盛能得消滅。

我昔曾聞，素毘羅王太子名娑羅那，時王崩背，太子娑羅那不肯紹繼，捨位與弟，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。既出家已，隨尊者迦旃延，詣巴樹提王國，在彼林中住止。巴樹提王將諸宮人，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。彼尊者娑羅那乞食迴還坐靜樹下，時諸宮人性好華菓，詣於林中遍行求覓。娑羅那比丘盛年出家極為端正，爾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壯容貌殊特，生希有想，而作是言：「佛法之中乃有是人出家學道。」即遶邊坐。時巴樹提王既眠寤已，顧瞻宮人及諸左右，盡各四散求覓不得。王即自求所在追尋，見諸宮人遶比丘坐聽其說法，即說偈言：

雖著鮮白衣，不如口辯說，

千女圍遶坐，愛敬其容貌。

爾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：「汝得羅漢耶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汝得阿那含耶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汝得須陀洹耶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汝得初禪、二禪乃至四禪耶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爾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怒，語尊者言：「汝非離欲人，何緣與此宮人共坐？」即勅左右執此比丘，剝脫衣服唯留內衣，以棘刺杖用打比丘。時宮人等涕泣白王：「彼尊者無有罪過，云何撾打乃至如是？」王聞是語倍增瞋忿撾打過甚。爾時尊者，先是王子，身形柔軟不更苦痛，舉體血流，宮人覩之莫不涕淚。尊者娑羅那受是撾打遺命無幾，悶絕躄地，良久乃穌，身體遍破如狗𠶜嚙，譬如有人蟒蛇所吸已入於口，實難可免，設還出口取活亦難。娑羅那從難得出亦復如是，張目恐怖又懼更打，舉身血流不能著衣，抱衣而走，四望顧視，猶恐有人復來捉己。同梵行者見是事已，即說偈言：

誰無悲愍心，打毀此比丘？

云何出家所，而生勇健想？

云何都不忍，生此殘害心？

無過橫加害，實是非理人。

出家捨榮貴，單獨無勢力，

衣鉢以自隨，不畜盈長物。

是何殘害人，毀打乃如是？

諸同學等扶接捉手，詣尊者迦旃延所，見娑羅那舉聲涕哭，生於厭惡，而說偈言：

如彼閻浮果，赤白青班駮，

亦有赤淤處，血流處處出，

誰取汝身體，使作如是色？

爾時比丘娑羅那，以己身破血流之處指示尊者，即說偈言：

如我無救護，單孑乞自活，

自省無過患，輕欺故被打。

巴樹提自恣，豪貴土地主，

起暴縱逸心，惡鞭如注火，

用燒毀我身。我既無過惡，

橫來見打撲，傷害乃致是。

尊者迦旃延知娑羅那其心忿恚，而告之言：「出家之法不護己身，為滅心苦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身既苦厄，云何生怨恨？

莫起瞋恚鞭，狂心用自傷。

娑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，如龍鬪時吐舌現光亦如雷電，而說偈言：

和上應當知，瞋慢燒我心，

猶如枯乾樹，中空而火起。

出家修梵行，已經爾所時，

如我於今者，欲還歸其家。

儜劣怯弱者，猶不堪是苦，

況我能堪忍，如此大苦事？

我今欲歸家，還取於王位，

集諸象軍眾，覆地皆黑色。

瞋恚心熾盛，晝夜無休息，

猶如大猛火，焚燒於山野，

螢火在中燋，巴樹提亦爾。

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，涕泣哽咽禮和上足，辭欲還家，復說偈言：

和上當聽我，懺悔除罪過，

我今必向家，心意無願樂，

於出家法中，不得滅此怨。

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最為第一，辭辯樂說亦為第一，而告之言：「汝今不應作如斯事。所以者何？此身不堅會歸盡滅，是故汝今不應為身違遠佛法，應當觀察無常不淨。」即說偈言：

此身不清淨，九孔恒流污，

臭穢甚可惡，乃是眾苦器。

是身極鄙陋，癰瘡之所聚，

若少掁觸時，生於大苦惱。

汝意迷著此，殊非智慧理，

應捨下劣志，如來所說偈，

汝今宜憶持。忿恚瞋惱時，

能自禁制者，猶如以䩛勒，

禁制於惡馬。禁制名善乘，

不制名放逸。居家名牢繫，

出家為解縛；汝既得解脫，

返還求枷鎖，牢縛繫閉處？

瞋是內怨賊，汝莫隨順瞋，

為瞋所禁制。佛以是緣故，

讚於多聞者，仙聖中之王，

汝當隨彼語，今當憶多聞，

莫逐於瞋恚。若以鐵鋸解，

身體及支節，佛為富那等，

所可宣說者，汝宜念多聞，

如是等言語。當憶舍利弗，

說五不惱法。汝當善觀察，

世間之八法。汝宜深校計，

瞋恚之過惡。應當自觀察，

出家之標相，心與相相應？

為不相應耶？比丘之法者，

從他乞自活，云何食信施，

而生重瞋恚？他食在腹中，

云何生瞋恚？而為於信施，

之所消滅耶？汝欲行法者，

不應起瞋恚，自言行法人，

為眾作法則，而起瞋恚者，

是所不應作。瞋忿惱其心，

而口出惡言，智人所譏呵，

是故不應為。諸有出家者，

應當具三事，調順於比丘，

忍辱不起瞋，決定持禁戒，

實語不妄說，善修於忍辱，

不宜生瞋恚。沙門種類者，

不應出惡言，應著柔和衣。

出家所不應，瞋出麤惡語，

猶如仙禪坐，抽劍著抱上。

比丘器衣服，一切與俗異，

瞋忿同白衣，是所未應作。

麤言同俗人，云何名比丘？

剃髮除飾好，自卑行乞食，

作是卑下相，不斷於憍慢。

若欲省憍慢，應棄穢惡心。

速求於解脫，身如彼射的，

有的箭則中，有身眾苦加，

無身則無苦。如似關邏門，

擊鼓著其側，有人從遠來，

疲極欲睡眠，至門皆打鼓。

未曾有休息，此人不得眠，

瞋於擊鼓者。彼共多人爭，

後思其根本，此本乃是鼓，

都非眾人過，即起斫破鼓。

乃得安隱眠。比丘身如鼓，

為樂故出家，蚊虻蠅毒草，

皆能蜇螫人。應常勤精進，

遠離於此身，勿得久樂住。

應覩其元本，乃是陰界聚，

破壞陰界苦，安隱涅槃眠。

時彼和上說是偈已，而語之言：「汝於今者宜捨瞋忿惱害之心，設欲惱他，當聽我說。一切世間悉皆嬈惱，云何方欲惱害眾生？一切眾生皆屬死王，我及於汝并彼國王不久當死，汝今何故欲殺怨家？一切有生皆歸於死，何須汝害？生必有死無有疑難，如似日出必當滅沒，體性是死，何須加害？汝設害彼有何利樂？汝名持戒，欲加毀人，於未來世必得重報受苦無量。此報亦爾何須加毀？彼王毀汝，汝起大瞋，瞋恚之法現在大苦，於未來世復獲苦報，先當害瞋，云何傷彼？若於剎那起瞋恚者逼惱身心，我今為汝說如是法，當聽是喻。如指然火欲以燒他，未能害彼自受苦惱。瞋恚亦爾，欲害他人自受楚毒，身如乾薪瞋恚如火，未能燒他，自身燋然。徒起瞋心欲害於彼，或能不能，自害之事決定成就。」爾時娑羅那默然而聽和上所說法要，同梵行者咸生歡喜，各相謂言：「彼聽和上所說法要必不罷道。」娑羅那心懷不忍，高聲而言：「無心之人猶不能忍如斯之事，況我有心而能堪任？」娑羅那說偈言：

電光流虛空，猶如金馬鞭，

虛空無情物，猶出雷音聲。

我今是王子，與彼未有異，

云何能堪忍，而當不加報？

說是偈已，白和上言：「所說實爾。然我今者心堅如石渧水不入，我見皮破血流在外，便生瞋恚憍慢之心。我不求請，亦非彼奴，亦非庸作，不是彼民，我不作賊，不中陷人，不鬪亂王，為以何過而見加毀？彼居王位謂己有力，我今窮下人各有相，我自乞食坐空林中，橫加毀害。我當使如己之比不敢毀害，我當報是不使安眠。我是善人橫加毀辱，我今報彼當令受苦，過我今日，使凶橫者不敢加惡。」作是語已，於和上前長跪白言：「為我捨戒。」爾時同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，舉聲大哭。「汝今云何捨於佛法？」或有捉手，或抱持者，五體投地為作禮者，而語之言：「汝今慎莫捨於佛法！」即說偈言：

云何於眾中，獨自而捨去，

退於佛禁戒？云何作是惡，

云佛非我師？比丘至汝家，

云何不慚愧？汝初受戒時，

誓能盡形持，云何無忠信，

而欲捨梵行？執鉢持袈裟，

乞食以久長，著鎧捉刀杖，

方欲入戰陣。王鞭毀汝身，

棄捨沙門法，不憶忍辱仙，

割截於手足，彼獨是出家，

汝非出家耶？彼獨自知法，

汝不知法耶？彼極被截刖，

猶生慈愍心，堅持心不亂，

汝今為杖捶，而便失心耶？

尊者迦旃延語眾人言：「彼心以定，汝等捨去，當為汝治。」諸比丘等既去之後，尊者迦栴延摩娑羅那頂，而作是言：「汝審去耶？」白言：「和上！我今必去。」迦旃延言：「汝但一夜在此間宿，明日可去，莫急捨戒。」答言：「可爾。我今最後用和上語，今夜當於和上邊宿，明日捨戒當還家居，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相抗衡。」和上足邊以草為敷於其上宿，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，夢向本國，捨戒還家居於王位，集於四兵往向巴樹提。時巴樹提亦集四兵共其鬪戰，娑羅那軍悉皆破壞，擒娑羅那拘執將去，巴樹提言：「此是惡人，可將殺去。」於其頸上繫枷羅毘羅鬘，魁膾搖作惡聲，令眾人侍衛器仗圍遶持至塚間。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持衣鉢入城乞食，涕泣墮淚，向於和上，而說偈言：

不用師長教，瞋恚惱濁體，

今當至樹下，毀敗於佛法。

我今趣死去，眾刀圍遶我，

如鹿在圍中，我今亦如是。

不見閻浮提，最後見和上，

雖復有惡心，故如牛念犢。

時彼魁膾所執持刀猶如青蓮，而語之言：「此刀斬汝，雖有和上何所能為？」求哀和上舉聲大哭：「我今歸依和上。」即從睡覺驚怖，禮和上足：「願和上解我違和上語。」言：「我本愚癡欲捨佛禁，聽我出家，我不報怨亦不用王，所以者何？樂欲味少苦患眾多，怨恚過惡我悉證知。我今唯欲得解脫法，我無志定輕躁眾生不善觀察，於諸智者不共語言，為一切眾生所呵罵器。唯願和上度我出家，於苦惱時現悲愍相，我於苦惱中，和上悲愍我。」迦栴延言：「汝不罷道，我以神力故現夢耳。」彼猶不信。和上右臂出光，而語之言：「汝不罷道，自看汝相。」娑羅那歡喜作是言：「嗚呼善哉知識！以善方便開解於我，我有過失以夢支持。佛說善知識者梵行全體，此言實爾。誰有得解脫不依善知識？唯有癡者不依善友，云何而能得於解脫？」尊者迦旃延拔濟娑羅那巴樹提瞋恚之毒藥消滅無遺餘，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六六）

復次，供養佛塔功德甚大，是故應當勤心供養，我昔曾聞，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，聞有異香殊於天香，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，即白世尊：「為誰香耶？」佛告王曰：「汝今欲知此香處耶？」王即白言：「唯然欲聞。」爾時世尊以手指地，即有骨現，如赤栴檀長於五丈，如來語王：「所聞香者從此骨出。」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：「以何因緣有此骨香？」佛告王曰：「宜善諦聽！」佛言：「過去有佛號迦葉，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。爾時彼王名曰伽翅，取佛舍利造七寶塔，高廣二由旬，又勅國內：『諸有花者不聽餘用，盡皆持往供養彼塔。』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婬女通，專念欲事情不能離，一切諸花盡在佛塔，為欲所盲，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。時長者子知佛功德，為欲所狂造此非法，即生悔恨婬欲情息，既至明日生於厭惡，作是念言：『我為不善，盜取佛花與彼婬女。』即時悔熱，身遍生瘡，初如芥子，後轉增長無有空處，即說偈言：

我今作不善，違犯諸佛教，

捨離於慚愧，是則無敬心，

違於善逝語，非是佛弟子。

一切諸人民，不敢違王教，

然我獨毀犯，國制及信法，

我今無羞耻，實同彼禽獸。

福田中最勝，不過世尊塔，

然我愚癡故，盜花為鄙事。

云何此手臂，即時不墮落？

又復此大地，云何不陷沒，

而能載於我？怪哉欲所燒，

焚滅諸善行，為欲所迷惑，

入於闇藪中。為結賊所劫，

今我為欲使，不觀其果報，

盜花以自嚴，久受地獄苦。

倍生悔恨心，其身轉燋然。

「爾時彼人身所生瘡，尋即壞破甚為臭穢。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，即與冷藥療治其病，病更增劇，復命良醫而重診之，云：『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，爾乃可愈。』時彼父母即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，遂增無除。爾時彼人涕泣驚懼，白父母言：『徒作勤苦，然子此病從心而起，非是身患。』父告子言：『云何心病？』子即用偈以答父言：

鄙𧃳成可耻，不宜向父說，

然今病所困，是以離慚愧。

盜取尊塔花，持用與婬女，

已作斯惡事，後還得悔心。

晝則欲日炙，夜即得悟心，

若蒙悔過者，喻如冷水澆。

我今身心熱，後受地獄苦，

猶如腐朽樹，火從其內然，

我今亦如是，心火從內發。

冷水優尸羅，青蓮真珠貫，

瞿麥摩羅等，及與諸栴檀，

若用如是等，塗於外身體，

終不能得差。憂熱從內起，

應當用塗心，塗身將何益？

將我詣塔中，為我設供養，

此病必除愈。父母及兄弟，

即共舉其床，往詣佛塔所，

身體轉增熱，氣息垂欲絕。

「爾時父母兄弟諸親舉床到已，彼人專念迦葉如來三藐三菩提，涕泣盈目，以己所持栴檀之香，悲哀向塔，而說偈言：

大悲救苦厄，常說眾善事，

我為欲迷惑，盲冥無所見，

我於真濟所，造作諸過惡。

塔如須彌山，我癡故毀犯，

現得惡名稱，後生墮惡道。

不觀佛功德，今受此惡報，

即以得現果，後必受熱惱。

明者以慧眼，離苦除諸欲，

我今懷憂愁，誠心歸命佛。

諸所造過患，願當拔濟我，

如人跌傾倒，依地而得起。

「爾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乃能作是讚歎，唯佛世尊能除汝病。』即說偈言：

汝今於佛所，應生信解心，

唯佛大功德，乃能拔濟汝。

譬如入大海，船破失財寶，

身既不沈沒，復還獲財利。

「時長者子諸親既覩身瘡壞爛臭穢，厭惡生死，即以華香塗香末香用供養迦葉佛塔，復以牛頭栴檀以畫佛身；身瘡漸差發歡喜心，熱患盡愈。爾時長者子以得現報，生歡喜心知其罪滅，即說偈言：

如來一切智，解脫諸結使，

迦葉三佛陀，能濟諸眾生。

佛是眾生父，為於諸世界，

而作不請友。唯有佛世尊，

能有此悲心。我今於佛所，

造作大過惡，願聽我懺悔。

內心發誓願，唯垂聽我說，

為欲所逼迫，失意作諸惡。

使我離愛欲，及以結使怨。

諸根不調順，猶如𢤱戾馬，

願莫造惡行，常獲寂滅迹。

以牛頭栴檀，供養於佛塔，

身常得此香，莫墮諸惡趣。

「彼長者子於後命終，生於天上，或處人中，身常有香，身體支節皆有相好，父母立字號曰香身。爾時香身厭惡陰界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。此骨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。」是故眾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。

## （六七）

復次，先有善根應得解脫，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，是故應當至心聽法。

我昔曾聞，富羅那弟子尸利毱多者，是樹提伽姉夫，時樹提伽父先是尼乾陀弟子。一切眾生教法相習，而樹提伽蒙佛恩化，其父亦信為佛弟子，更不諮稟六師之徒。時樹提伽為欲化彼姉夫尸利毱多故，數數到邊，而語之言：「佛婆伽婆是一切智。」彼姉夫言：「富羅那者亦是一切智。」諍一切智故遂共議論。樹提伽語尸利毱多言：「我今當示汝一切智，汝富羅那者非一切智，以少智相誑惑世人，稱己有智實非一切智。但以相貌有所忖度，正可能知小小事耳，何由得名一切種智？」即說偈言：

猶如生盲者，水精以為眼，

誑惑小兒等，自稱我有目。

彼先自無目，今稱我有目，

此語不可信，正可誑癡者。

能解因相論，方便詐自顯，

以此相貌故，誑惑於眾人，

相貌近是事，竟何所知曉？

尸利毱多語樹提伽言：「汝為瞿曇幻術所惑，富蘭那者是一切智，汝今不識便生誹謗。富羅那行住坐臥三世之事盡能明了。」樹提伽言：「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。」即請富羅那將向其家。時富蘭那作是念：「樹提伽者，其父昔日是我弟子，往事瞿曇，知彼過患，還來歸我，是我福德。」作是念已許受其請。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眾數百千人，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繞，詣樹提伽家。既至其家，時富蘭那微笑，尸利毱多問富蘭那言：「婆伽婆何故微笑？」富蘭那言：「我遙見彼那摩陀河岸，有一獼猴墮於水中，是故笑耳。」尸利毱多復白之言：「婆伽婆天眼清淨，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陀河上獼猴墮水。」時彼外道將諸弟子，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。眾既定已，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，富蘭那言：「此飯無羹，云何可食？」樹提伽即攪羹飯語尸利毱多言：「今汝師者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，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？事驗可知非一切智，但貪名聞為利養故。眾生可愍，自既誑惑，復以教人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師富蘭那，顛惑邪倒見，

失於智慧燈，住無明闇中，

迷謬自相愛，愚者還相重。

釋種中最勝，具相三十二，

唯此一切智，更無第一者。

時富蘭那以慚愧故，食不自飽，低頭而去。時尸利毱多愁慘不樂，既為師徒，雖有短陋猶欲使勝。尸利毱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：「莫用愁惱！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，猶得還家未足為恥，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，正可得入終不得出。」作是語已，便詣祇桓往請世尊，心實諂曲詐設恭敬，叉手合掌向於世尊，而說偈言：

我明設微供，願屈臨我家，

三界中勝器，願不見放捨。

爾時世尊知尸利毱多心懷諂曲外詐恭敬，即說偈言：

心懷於二計，外現親軟善，

猶如有魚處，水必有迴動。

譬如作瓔珞，內銅外塗金，

智者觀察已，即知非真金。

心有所懷俠，外色必有異，

無心尚可知，況復有心者？

純金色相好，覩者即知真，

若以金塗銅，善別知非實。

爾時世尊深知尸利毱多心懷詐偽，如來世尊大悲憐愍，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，世尊尋即默受其請。

時尸利毱多作是念：「若是一切智者，云何不知我心便受我請？」即說偈言：

何有一切智，而不修苦行，

樂著於樂事？不能知我心，

何名一切智？嗚呼世愚者，

不知其過短，便生功德相。

實無有智慧，橫讚歎其德，

惑著相好扇，稱譽遍世界。

時尸利毱多說是偈已，即還其家，施設供具，於飯食中盡著毒藥，於中門內作大深坑，滿中盛伽陀羅炭使無烟焰，又以灰土用覆其上，上又覆草。時婦問夫：「造何等事劬勞乃爾？」其夫答曰：「今我所為欲害怨家。」其婦問言：「誰是怨家？」尸利毱多即說偈言：

好樂著諸樂，怖畏苦惱事，

不修諸苦行，欲求於解脫，

喜樂甘餚饍，又勇行辯說，

釋中種族子，此是我大怨。

時尸利毱多婦叉手白其夫言：「可捨忿心，我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夫，何故生怨？」即說偈言：

彼牟尼能忍，斷除嫌恨相，

又滅慢貢高，捨離於鬪諍，

於彼生怨者，誰應可為親？

觀彼大人相，無有瞋害心，

常出柔軟音，先言善慰問，

其鼻圓且直，無有諸窪曲，

直視不迴顧，亦不左右眄，

言又不麤獷，惡口而兩舌，

和顏無瞋色，亦復不暴惡，

言無所傷觸，亦不使憂惱，

云何橫於彼，生於瞋毒相？

面如秋滿月，目如青蓮敷，

行如師子王，垂臂過於膝，

身如真金山，汝值如是怨，

惡道悉空虛，若無此怨者，

世間極大苦，三惡道充滿。

尸利毱多作是思惟：「彼親弟故心生己黨，今當守護，若不爾者，或泄我言以告傍人。」作是念已即閉其婦在深室中。即時遣人喚諸尼揵：「汝今可來為汝除怨，我以施設火坑毒飯。」此諸尼揵五熱炙身，咸皆燋黑猶如灰炭，自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。尸利毱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，如貴吒迦樹，諸尼揵等既至其家在其樓上，猶如烏群，亦如俱翅羅鳥黑蜂圍遶在貴吒迦樹踊躍歡喜，諸尼揵子亦復如是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今當觀瞿曇沙門正爾燋然，若火燒不燋毒飯足害，畢定當死。」作是語已歡喜微笑。時尸利毱多即遣一人，往詣佛所白佛言：「時到飯食已辦。」自上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。時尸利毱多所住宅神，愁憂啼泣而作是言：「如來世雄三界之尊，佛婆伽婆！云何惡心乃欲毀害？我於今者都無活路。所以者何？如來世尊三界無上，在此滅沒，惡名流布遍滿世間，一切諸神咸嗤笑我，此是惡人。我當云何而得活耶？如來昔日為菩薩時，不惜財物身體手足，為憐愍故作如斯事，況於今日而當愛身？云何欲於如斯人邊起惡逆心？是故我當必定捨命。又佛世尊於現在世，為眾生故六年苦行，日食一麻一米，身體羸瘠骨肉乾竭。」即說偈言：

如來行苦行，六年自乾燋，

作是難苦業，為諸眾生故。

如斯悲愍者，云何欲加害？

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：「世尊！食具已辦宜知是時。」爾時世尊大悲熏心，為欲利益諸眾生故，揮手而言：「咄哉凡愚！汝於今者應見真諦，於過去世供養諸佛，有解脫緣善根已熟，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顛倒事？火坑毒飯以待於我？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？此所為事甚為非理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於昔日時，六年行苦行，

為諸眾生故，作此諸難事。

眾生今云何，反欲見毀害？

咄哉極愚癡，盲無慧目者，

作是非法事，橫欲加惱害。

我念諸眾生，過於慈父母，

云何於我所，而生殘害心？

今日時以到，諸佛之常法，

為眾生真濟，如醫欲救病，

種種加毀罵，猶故生忍心，

我今亦如醫，往詣於彼家。

何故而往彼？大悲之所逼。

如人得鬼病，心意不自在，

加毀罵呪師；為治鬼病故，

亦不責病者。今此諸眾生，

煩惱鬼在心，愚癡不分別，

橫欲加毀害。我今亦如是，

但除煩惱鬼，不應責彼人。

爾時世尊從坐而起，外現不悅，復說偈言：

阿難持衣來，羅睺羅取鉢，

難陀汝亦去，速疾喚比丘，

不得復停止，宜應速疾往，

彼尸利毱多，今急待教化。

我住毒蛇身，為度眾生故，

我今畜是怨，為益彼眾生。

爾時如來出林樹間，猶如雲散日從中出。時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毱多舍內所設火坑毒飯，啼泣墮淚，敬愛佛故頂禮佛足，瞻仰尊顏，而說偈言：

彼意懷殘惡，無有利益心，

願佛不須往，迴還向竹林。

世尊甚難值，曠劫時一遇，

佛雖不愛身，為度眾生故，

如斯勝妙身，應當勤擁護。

未得濟度者，宜應令得度，

畏者施無畏，疲者得止息，

令無歸依者，得有歸依處。

略說而言之，有無量利益。

唯願佛世尊，莫往詣其家，

為天阿修羅，而作歸依處。

爾時世尊知而故問，問彼天神曰：「為何事故不應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？」時有一天，而說偈言：

尸利毱多舍，作大深火坑，

熾焰滿其中，詐偽覆其上。

佛復說偈言：

貪欲愚癡火，極為難除滅，

我以智水澆，消滅無遺餘。

況復世間火，何能為我害？

地獄之猛火，熾然滿世界，

七日焚天地，世間皆融消，

如此之猛火，莫能為我害。

尸利毱多火，何能見傷毀？

復有一天作如是言：「若火不能燒如來者，設食毒飯復當云何？今尸利毱多為邪見毒染污其心，以此毒害惡逆之心，以毒和飯欲相傷毀。復懷諂偽現柔軟相來請世尊，而其內心實懷惡逆，唯願世尊不須往彼。」佛告天曰：「我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，貪愛之毒最難消除，我於久遠已拔其本，況世間毒而能中我？汝莫憂愁！」爾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城門，時彼林神見佛直進，而作是言：「如來世尊將不還返於此竹林，佛今向彼解脫之方，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，恐於後時更不見佛。火若不燒，定為毒飯之所傷害，以諸因緣難可復見，有福德人乃能得見，摧他論者於大眾中作師子吼，有福之人乃能更聞，有福利者得接足禮。」爾時世尊如行寶樓諸根寂定，諸比丘等悉皆隨從，猶如明月眾星圍遶，往尸利毱多家。時尸利毱多宅神舉聲欲哭，「咄哉怪哉！佛來到此，今此尸利毱多乃作火坑毒飯欲以害佛。」爾時宅神禮佛足已，而說偈言：

我未睹佛時，願大悲至家，

見佛到家已，心中不喜樂。

所以不喜者，以有非法故。

相好莊嚴身，瞻仰無厭足，

如此大人者，今當作灰聚。

我憶是事故，身體欲滲沒。

誰見如此事，而當不苦惱？

假使極惡猛，愚癡殘害人，

設見如來身，不忍生惡念，

況復欲加害？月入羅睺口，

世人皆忿惱，善哉還歸去。

火坑深七仞，滿中盛熾火，

願莫入此處，自護及護我，

并護彼主人，及餘一切眾。

爾時世尊告宅神言：「刀毒水火不害慈心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護諸眾生，猶如一子想，

假使欲害我，我亦生慈心。

煩惱火熾盛，擁護令免惡，

以是因緣故，誰火能燒我？

佛告宅神：「汝今應當捨於怖畏，我今師子吼除障外道，如羅睺羅吞食日月，我今決定不為尸利毱多之所患害。若不能除，云何乃能降伏魔耶？」安慰宅神即入其舍。時外道等見佛入舍，甚大歡喜，更相語言：「沙門瞿曇今已入外門，復到中門。」佛以無畏威光潤澤直入無疑，至第三門中轉近火坑。爾時彼婦於空室中，聞佛世尊到覆火處，心懷狂亂，作是念言：「如來今者已到火坑，若脚觸草火必熾然，嗚呼怪哉！」即說偈言：

今當烟中沒，謦咳目雨淚，

火然燒衣時，應當抖擻却。

眼看索救護，宛轉而反側，

燋然既以訖，威光復消融。

身相都焚滅，頭髮燋墮落，

額廣白毫相，今以盡消滅，

如鵠在花上，為火所燒滅。

面如淨滿月，眾生睹其目，

猶如美甘露，既墮焰火中，

驚懼視四方，猛火無悲愍，

必燒令燋然。成鍊真金色，

見者靡不悅，大人相炳著，

美妙極殊特，如是之形容，

今為火燋縮。略說而言之，

如似金織納，卷疊在一處，

以漸見消滅，如月欲盡時。

佛身甚微妙，見者身心悅，

如來極奇特，世界無倫匹。

爾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，諸尼揵子在重閣上，見於如來轉近火坑，心生踊悅，如塚間樹群烏在上，望死人肉欲得噉食。諸尼揵等在重閣上，亦復如是。時富蘭那心生歡喜，而說偈言：

汝善作幻術，迴轉諸世間，

今日沒火坑，更能為幻不？

復有一尼揵，而作如是言。

一足已躡上，云何不陷墮？

為我目不了？為是夢幻耶？

爾時世尊以相輪足躡火坑上，即變火坑為清涼池，滿中蓮華其葉敷榮，鮮明潤澤遍布池中，其眾蓮華有開敷者，有未開者。尸利毱多睹斯事已，語富蘭那言：「汝先欲與佛共捔一切智，汝可捨此語。」即說偈言：

善哉可信解，當除瞋恚心，

捨於嫌恨意。汝可觀瞿曇，

未曾有之威，猛焰變為水，

土悉化成魚，坑中諸火炭，

咸變為黑蜂，復於池水中，

化作眾蓮華，具足有千葉，

遍布於池中，其鬚甚熾盛，

如秋開敷花，百葉甚柔軟，

莊嚴滿此池，諸鶴在池中，

皆出和雅音，迦蘭陀鳥等，

亦在中遊戲，舉翅水相灑，

諸蜂圍繞佛，出於妙音聲，

鴛鴦相隨逐，復自在娛樂。

爾時富蘭那語尸利毱多言：「汝今勿為瞿曇幻術之所惑亂。」尸利毱多於如來所深生敬信，語富蘭那言：「此是幻耶？」答言：「實爾，是幻所作。」尸利毱多言：「汝是一切智不？」答言：「我是一切智人。」尸利毱多復語之言：「汝若審是一切智者，聽我所說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若一切智，亦應知是幻，

汝今何不作，如此幻化事？

汝若不知幻，非是一切智。

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，諸尼揵等語尸利毱多：「莫作是語！何以故？是富蘭那實一切智，能一切示現。」尸利毱多語諸尼揵子言：「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？富蘭那者名之為滿，造作諸惡滿於地獄，故名富蘭那。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切智相耶？」尸利毱多復語之言：「釋種中能安解脫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所，不生一切種智想耶？」即說偈言：

叱汝等方去，極為無心人，

汝若有心者，假使如金剛，

見斯希有事，尚應生信敬。

現見於如來，為未曾有事，

不生信心者，是為極愚癡。

爾時尼揵等尋各散走，如善呪師令鬼四散，又如日出眾闇自除。時尸利毱多見尼揵等散走，亦復如是。即說偈言：

恐怖目視速，慞惶欲競馳，

以佛威神力，驚怕皆散走。

尼揵今退散，亦如魔軍壞，

塵垢坌身體，猶著重鎧器。

時諸尼揵等，奔突極速疾，

譬如彼𤛆牛，在林虻蜇螫。

宛轉泥塗身，狂走不自停，

如黑雲垂布，風吹自然散。

時尼揵等既散走已，尸利毱多心懷慚愧，即便思惟：「誰當將我往見世尊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樹提伽姉先更見佛，我今當共詣世尊所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向先所閉婦戶前，扣門喚婦，即說偈言：

善哉汝真是，無上妙法器，

由汝有智慧，親近奉世尊，

緣我邪見故，事諸尼揵等。

汝今速來出，共汝供養佛。

時樹提伽姉聞是偈已，尋即思惟：「尸利毱多以傷害佛而來誑我。」涕泣不樂，即說偈言：

汝知我憂惱，故來見戲弄，

我今當云何，而往見如來？

尼揵等集時，猶如諸蝗虫，

邪見之熾火，滅於釋種燈。

尸利毱多語其婦言：「汝寧不知佛神力耶？汝今何故作如是語？」即說偈言：

世間一切火，何能焚燒佛？

誰能燒金剛？誰能舉大地？

汝觀十力尊，摧破諸外道，

火坑四畔邊，蓮華皆開敷，

如鵠處花間，花𦗨遮遶佛。

爾時其婦聞此偈已，遙見世尊在蓮花中，踊躍歡喜，而作是言：「佛故不燒。」尸利毱多嗚噎垂淚，而說偈言：

世尊金剛體，無有能燒者，

由近富蘭那，我今自被燒。

如似少濕薪，逼近乾薪𧂐，

以火焚燒時，兩俱同熾然。

爾時其婦疾出重屋，到世尊所頂禮佛足，䠒跪合掌瞻仰尊顏，而說偈言：

得睹威顏者，世間皆信敬，

由我今有福，還得聞音聲，

面如淨滿月，我今得睹見，

我今有福故，還得睹世尊。

相好莊嚴身，設當見滅壞，

惡名遍充滿，燒滅我等身。

爾時其婦供具以備，請佛世尊及比丘眾請令就坐，語其夫言：「聖子！汝可來入頂禮佛足。」尸利毱多涕泣盈目，而說偈言：

我今造火坑，規害世尊命，

今當以何面，可復得相見？

爾時其婦語其夫言：「聖子可捨疑惑，佛婆伽婆終無嫌恨。」即說偈言：

譬如空中手，無有觸礙處，

諸佛法亦爾，佛於一切法，

無染亦無著，離世之八法，

如蓮華處水。昔時提婆達，

瞋恚心所盲，為欲害佛故，

機關轉大石，當上空中下，

不能傷害佛。如彼羅睺羅，

即是如來子，佛於此二人，

等心無憎愛，視彼怨與親，

左右眼無異。於諸眾生所，

慈悲過一子，終不於汝所，

而有憎惡心。是故不宜懼。

爾時尸利毱多以慚愧故，曲體隨婦口脣乾燋，深生愧恥，行步拪遲，如將沒地舉身戰掉，卑下低心極為驚怖，五體投地哀慟號泣，而說偈言：

寧抱持熾火，并及瞋毒蛇，

終不近惡友。我今為惡友，

毒蛇之所螫，依歸善良醫，

望得除毒害。三界之真濟，

願重見哀愍，我作重過惡，

唯願垂悲顧，今聽我懺悔。

爾時世尊顏色和悅，告尸利毱多言：「聖子！汝勿憂怖。」即說偈言：

起起我無瞋，久捨怨親心，

右以栴檀塗，左以利刀割，

於此二人中，其心等無異。

「如我今者不為希有，已斷結使無增減心。昔我為於白象之時，毒螫所中害，猶以二脚覆護獵者使不傷害；又作龜身，為人分割支節悉解，不起瞋心；復作羆身憐彼厄人，時彼厄人示獵師處，不起瞋心；作仙人時，手足耳鼻悉為劓毀，猶尚不起毫釐許瞋。我於往昔為一切施婆羅門所斬項時，無有恚恨，況於今日斷一切結，而當於汝有嫌恨心？譬如虛空不受塵垢，猶如蓮華不為水著，我離八法其事亦爾。」時尸利毱多叉手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垂憐愍，且待須臾更當造食。」佛告尸利毱多言：「汝不遣使白我食時到耶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我本實遣人請佛，作不饒益事。」佛告尸利毱多言：「然我已斷無利之事，汝今作何不饒益耶？」即說偈言：

我今愚所造，屠獵所不造，

過是惡所作，以毒置食中，

不能有所傷，便為自害己。

爾時世尊告尸利毱多言：「汝今所施宜應是時。」尸利毱多言：「世尊！我所施食悉有毒藥。」世尊復說偈言：

婆須吉龍王，瞋恚極盛時，

如此之猛毒，不能傷害我。

我今修慈心，如何唱施藥？

我以大慈果，今當用示汝。

時尸利毱多即持毒飯往詣佛前，涕淚悲泣，而說偈言：

我今持毒飯，功德之伏藏，

我心極為惡，毒飯以標相。

佛以滅三毒，神足除飯毒，

食之能令我，使得不動心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待唱僧跋然後可食。」即說偈言：

在於上座前，而唱僧跋竟，

眾毒自消除，汝今盡可食。

僧跋已竟，佛及眾僧盡皆飲食。時尸利毱多上下觀察而作是念：「今此眾中得無為毒所中者不？」見諸眾僧皆悉安隱不為毒中，倍增信敬深生歡喜。爾時世尊作是思惟：「尸利毱多得信敬心受緣時至，當何所作？我當為滅煩惱之火除邪見毒。」佛如應為說四真諦法，聞法信解斷見諦結，除身見毒滅諸結火。時尸利毱多以得見諦，即說偈言：

我度於愚癡，及以邪見海，

不畏於惡道。我欲入黑闇，

遇佛得大明，欲入於大火，

反獲涼冷池。嗚呼佛大人，

嗚呼法清淨，不能具廣說，

我今但略說。我本欲與毒，

而獲甘露食，鬪諍應失財，

反得於大利。是故親近佛，

眾生慧眼開，而得睹正道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

## （六八）

復次，佛出於世最是希有，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解脫。

我昔曾聞，佛之姨母瞿曇彌比丘尼，將入涅槃時，種種莊嚴欲令勝妙。爾時世尊四眾圍遶在大眾中啑，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啑聲，以其養佛愛子之故而作是言：「長壽世尊！」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。佛告瞿曇彌言：「此非敬佛呪願之法。」即說偈言：

應當勤精進，調伏於我心，

勤修堅實法，苦行於精進。

見於聲聞眾，悉皆共和合，

敬禮於佛時，應作如是願。

爾時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：「聲聞眾和合名為禮佛者，世尊猶不使聲聞眾和合，不欲見其有別離故；以是之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。曼佛世尊聲聞之眾未有墮落者，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。」爾時尼僧伽藍神，知瞿曇彌欲入涅槃，悲泣涕淚墮比丘尼衣上。時比丘尼觀察此神，以何因緣淚墮在衣？觀察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。時五百比丘尼，悉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。時瞿曇彌語諸比丘尼言：「四大毒蛇篋難可久居，是故我今欲入涅槃。此神有柔軟心，是故墮淚在汝衣上。」五百比丘尼言：「我等同時出家，莫捨我等先入涅槃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等共出家，俱離無明闇，

我等今共往，涅槃安隱城。

生死苦惱眾，處於有稠林，

云何而獨往，趣於甘露迹？

汝等於今者，云何盡涅槃？

汝若欲涅槃，我亦共汝去。

爾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，從坐而起離於本處，即與住處神別：「我今於最後與屋別去。」天神言：「汝欲何去？」時比丘尼言：「我當詣彼不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，亦無愛別離，我欲往至涅槃處。」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：「嗚呼怪哉！一剎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，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，瞿曇彌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，如恒伽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。」爾時諸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：「願當憐愍莫捨我等。」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夷言：「汝等今者非是憂時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等已知苦，斷集之繫縛，

以修八正道，得證於滅諦，

所作事已辦，汝等莫憂苦。

曼佛眾未闕，牟尼法藏住，

世尊在於世，我當入涅槃。

憍陳如比丘，及與阿富等，

如是無垢人，未有墮落者，

我欲入涅槃。難陀羅睺羅，

阿難三摩陀，及與阿難陀，

如是等在世，我當入涅槃。

牟尼得安隱，比丘僧和合，

壞於外道翅，邪道亦退散，

一最種未絕，我今入涅槃，

正是盛好時。我心願解脫，

今以得滿足，汝等今何故，

悲泣而墮淚？擊於歡喜鼓，

其音未斷絕，我趣解脫坊，

今正是其時。汝等不應愁，

汝等若念我，應當勤護法，

使法久住者，即是念於我。

是故應精勤，當勤護正法。

佛以憐愍故，聽女人出家，

汝等宜護戒，勿使人罵辱，

乃至於後世，莫使罵女人。

爾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優婆夷。時五百比丘尼，猶如行花樹，往詣佛所，正欝多羅僧，頂禮佛足，長跪合掌，而說偈言：

我今是佛母，如來是我父，

我從法流生，我乳養色身，

佛養我法身，我乳於世尊，

止渴須臾間，佛以法乳我，

經常無飢渴，永斷於恩愛。

我今以略說，我雖以乳養，

報恩以極大，願使一切女，

得子猶如佛，羅摩與阿純，

婆須等諸母，處於有海中，

輪迴無終始，我意於子緣，

得度生死海。女人極貴者，

名稱人帝婦，一切種智母，

此名不可得，我今已獲得。

意願若大小，然我悉滿足，

今者欲涅槃，白佛使令知。

足如蓮花葉，相輪盡炳著，

願為我心足，最後以頂禮，

最後之恭敬，深信而頂禮，

頂禮婆伽婆，身如真金聚，

願開欝多羅，現身使我見，

善觀如來身，我今趣寂滅。

爾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開欝多羅僧。時瞿曇彌已見佛身，頂禮佛足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入涅槃。」佛告瞿曇彌：「汝欲涅槃，我隨汝意。眾僧無減少，如月欲盡，漸漸沒時無有遺餘。弟子先去我最後往。如諸商人，商人在道，商主隨後。」時五百比丘尼遶佛世尊，如遶須彌。既遶佛已在如來前立，瞻仰尊顏無有厭足，聽聞法聲亦復無厭。得滿足已，獲法味故，難陀、羅睺羅、阿難陀、三摩提拔陀，頂禮求懺謝，一切諸聖眾，猶如不掉，寂靜默然住。唯阿難、羅睺羅、三摩提拔陀，阿難結未盡，心慈順故哀不能止，如無風樹，合掌墮淚。爾時瞿曇彌白尊者言：「阿難尊者多聞見諦，云何今者猶如凡夫？如來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別離。」復白尊者言：「汝不為我請佛世尊！我今云何而得此法？」而說偈言：

由汝請求故，我等得出家，

汝今實不空，皆獲實果報。

一切外道師，未曾得是處，

女人之身中，能獲甘露迹，

依佛善知識，是故今獲得。

汝守佛法藏，極當善護持，

今日是最後，得見於汝時，

我今入涅槃，乘道而往至。

佛在眾中啑，時我唱老壽，

佛說不敬禮，此事如上說。

佛亦擁護僧，不欲令闕減，

我亦不願樂，而入解脫處。

無常大風至，吹於聲聞樹，

根拔而倒地。無常金剛風，

能散須彌山，多陀阿伽日，

則離無明闇。曼佛在於世，

妙勝道涅槃，十力所說法，

法明金顯照，壞破異道論，

日光普滿照，佛德亦復然。

今值是妙時，是故欲捨身。

爾時阿難聞是偈已，尋即收淚，復說偈言：

汝今意志大，我不復憂念。

猶如深林中，蕀刺多眾苦，

又如牸象走，出林離苦惱，

汝今亦如是，走離諸世間。

今可憂愁者，憍慢及愚癡，

諸惡結使火，焚燒三有中。

汝等先涅槃，我疑佛世尊，

猶如大火聚，焰盡則火滅。

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合掌向佛瞻仰尊顏，以偈讚曰：

南無歸命佛，如來大世尊，

真實語諦語，義語法語者。

利益不虛語，能真寂滅語，

無我我語者，過一切語者。

圓滿足眼者，示導於將來，

勝妙之道者，又常能觀察。

諸法真實相，作大照明者，

能除諸黑闇，能滅忿諍者。

然法庭燎燭，照於一切者，

能與眾燈明，又與從明者。

調御大丈夫，歸大解脫師，

具足十力者，具四無所畏。

成就不退轉，說法又不虛，

必定利益者，一切諸眾生。

釋中師子吼，堅實於精進，

勝妙精進者，能具大悲體。

世間之八法，所不能污者。

釋梵四天王，摩醯首羅王，

閻王婆樓那，財富自在者，

如是勝人等，合掌共讚佛：「和合放捨美妙甚深，無畏眾勝真實顯發，能為示導種種說法，善解一切飛鳥音聲，名稱滿虛空，從頂生憂鉢遮那拔羅陀，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出者，如來如日月，為天人阿須羅之所供養，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，又有能建立三寶勝幢。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曜，是上丈夫名為蓮華，丈夫拘物頭、丈夫分陀，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諸有結使，及以四縛。憂悲苦惱縱逸憍慢、鬪諍忿怒自貢高等。如來世尊皆悉永斷。欺偽博弈競勝欺他，共相言訟忿惱別離，如外道師捲手祕法，諸惡結習悉斷無餘。倒憍慢幢建法勝幢，能轉法輪，令淚乳血海皆悉乾竭，得禪定海深無崖限。能捨內外一切財物無所惜著，於怨親中其心平等。佛身微妙如融金聚，舌相廣長如蓮華葉，無有垢穢清淨鮮潔。其腹平滿，其臍右旋，猶如香奩。圓光一尋猶如電明，亦如真金。被精進鎧以定為護，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皆中，壞魔軍眾勇健無畏，人中大龍，人中真濟。定如意足無量無邊無色，宣示分別八正之道，斷除愛欲瞋害之想，誓願堅固志意安住終不輕躁，如優曇鉢花甚難可值。如來功德過於大地，及以微塵百千萬億，以八正道洗除結使，濟諸眾生度生死河，到於彼岸能示方所。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以自莊嚴，猶如綵畫。智金剛杵摧滅一切外道邪論，能示解脫涅槃妙方。得法自在不著世間，於諸入處及諸煩惱能說對治，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諸法。耘除諂偽幻惑之事，布施、持戒、忍、進、定、慧皆到彼堓。阿私陀仙之所尊敬，名聞十方住最後身，既自覺了開悟眾生，功德伏藏，功德須彌，功德大海，無量名稱，無量辯才，知恩報恩。」讚佛已竟禮佛而退，將諸五百比丘尼入閑靜處，捨於命壽半加趺坐。時優婆夷最後到比丘尼所，禮比丘尼足舉聲號哭，即說偈言：

我等有諸過，盛智聽我悔，

我等終不復，更得相睹見。

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悍，舉手摩優婆夷而語之言：「汝等不應逐愛戀心，恩愛聚會必有離別。」即說偈言：

佛說聚會者，必當有離別，

一切有為法，悉皆是無常。

無常火熾然，燒滅於三有，

愛我者極多，我愛亦不少，

我今皆能捨，如此愛著等。

生死黑闇處，輪迴嶮阻中，

親親更相戀，惡見於乖離，

無常無悲愍，破壞使別離。

恩愛無別離，不應求解脫，

展轉相親愛，相戀轉善厚，

畢竟必別離。以是因緣故，

智者求解脫，都無所遺戀。

爾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讚涅槃已，默然而住，辭佛世尊入於涅槃，實不違言欲稱言作。諸比丘尼繫念在前入於初禪，如是次第至滅盡定，逆順觀已現種種神足，即說偈言：

身處於地上，引手捫日月，

變身使隱沒，踊出虛空中，

一身為多身，多身為一身，

身放大光明，能動於大地，

入地如赴水，入水如履地，

身出大光明，又復注大雨，

如意神足故，能現如斯事。

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，為顯如來佛法力故，悉皆現神踊身虛空，猶如頹雲而作大雨，亦如庭燎在虛空中風吹四散，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，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即說偈言：

各出千火光，圍遶自莊嚴，

身上出火光，下注於大雨，

虛空滿諸華，猶如瞻蔔枝，

眾花積水上。種種現變已，

使諸檀越等，發於歡喜心，

如薪盡火滅，入無餘涅槃。

爾時梵天王將諸梵眾，釋提桓因將六欲諸天，諸大天神及諸尊勝龍夜叉神來詣佛所，悉皆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以離愛結當順世間，欲使我輩為作何等？是佛世尊最後所親。」爾時如來隨時所宜，各勅令作。佛告阿難：「唱語遠近，為供養佛母者悉皆來集。」時尊者阿難舉聲悲號，而唱是言：「諸是佛弟子者不問遠近，皆聽我語應隨佛教，悉來集聚聽佛言教，彼之乳哺長養於我，最後之身今入涅槃如油盡燈滅。諸有信心知是弟子，供養佛母身速疾來集。人天之中無有女身，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，更無如是養生佛者，是故諸比丘應盡來集。」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，齎牛頭栴檀從虛空中，如鴈鵠王，如日入照雲遍於虛空，諸比丘尼滿於虛空，其狀亦爾。時四天王捧波闍波提床之四足，帝釋梵天等亦捉五百比丘尼床，爾時諸床各竪幢幡，天曼陀羅花猶如花幕，覆諸尼上猶如禪窟，竪諸幢幡遍滿大地，天繒幡蓋亦滿空中，色貌若千種，天雨諸花鬘，亦復雨末香，香烟如雲，彌滿虛空，天諸樂等其音充塞。佛隨從後，舍利弗、目連、難陀、羅睺羅、阿那律、阿難等，梵王等諸天、阿修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天龍夜叉圍遶佛後。

爾時世尊如行金山，在波闍波提比丘尼床前，五百比丘尼床次波闍比丘尼後，一切大地莊嚴映飾未曾有，如波闍波提比丘尼所作莊嚴。瞿曇彌入涅槃時，佛世尊法主現在集諸聖眾，舍利弗、目連等在佛涅槃時，佛身既無，舍利弗、目連等皆以盡無。由是之故其所莊嚴，無及波闍波提者。此床安置寬博之處，積諸香薪用以為𧂐，以此五百比丘尼等屍以置于上，以種種牛頭栴檀諸雜香等用覆屍上，復以眾多香油以澆其上。爾時尊者阿難見諸比丘尼既然火已悲泣懊惱，而說偈言：

如是次第者，如來亦不久，

將入於寂滅。如火焚燒林，

獨一大樹在，火焰燒枝葉，

勢不得久住。世間皆苦惱，

演法滿三界，三界尊滅盡，

無一念法者。無量劫聚集，

得是勝法蜜，聲聞蜂集食；

佛入於涅槃，誰當與法蜜？

法盡滅不久，形像塔寺盡，

畫像人尚無，況有法服者？

諸不離欲者，涕泣極懊惱。

離欲者觀法，耶旬燒已竟，

收骨用起塔，令眾生供養。

時有人疑，誰應起塔而修供養？爾時世尊欲斷疑故，說三種人應起塔供養。何謂三種？佛、漏盡阿羅漢、轉輪聖王，是名三種。

（六九）

復次，憶僧功德善能觀察，乃捨身命猶發善心。

我昔曾聞，釋迦牟尼為菩薩時，作六牙白象。時王夫人於象有怨，即募遣人指示象處語令取牙。時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處，見六牙白象猶如伊羅撥象，離諸群輩與一牸象別住一處。即說偈言：

蓮花優鉢羅，清水滿大池，

如是之方所，得見於龍象，

拘陳白色花，其狀如乳雪，

皆同於白色，猶如大白山，

有脚能行動。彼之大象王，

其色猶如月，六牙從口出，

照曜甚莊嚴，如白蓮花聚，

近看彼象牙，猶如白藕根。

時彼獵師身被袈裟，掖挾弓箭，屏樹徐步向彼象所。爾時牸象見彼獵師掖挾弓箭，語象王言：「彼脫相害。」象王問言：「彼挾弓箭為著何服？」牸象答言：「身著袈裟。」象王語言：「身被袈裟，何所怖畏？」即說偈言：

如是之幢相，不害於外物，

內有慈悲心，常救護一切，

是故彼人所，不應生怖畏。

見者獲安隱，寂然得勝妙，

如月有清涼，終不變於熱。

爾時牸象聞是偈已更不驚疑。時彼獵師入稠林間伺候其便，即以毒箭射中象王。時彼牸象語象王言：「爾稱袈裟必有慈悲，云何今者作如此事？」爾時象王，即說偈言：

此是解脫服，煩惱心所作，

遠離於慈悲，悉非衣服過。

如銅真金塗，陶鍊始知雜，

誑惑諸凡夫，愚者謂為真。

智者善分別，知是金塗銅，

惡心弓箭故，是以傷害我。

袈裟善寂服，乃是惡心眾，

若善觀察者，袈裟恒善服。

爾時牸象甚懷瞋忿，語象王言：「汝言大善！我不能忍，不隨爾語。欲取彼人以解支節。」菩薩象王語牸象言：「不治結使心則如是，汝莫瞋恚作如是語，不應於彼生於忿怒。」即說偈言：

如人鬼入心，癡狂毀罵醫，

醫師治於鬼，不責病苦人。

結使亦如鬼，無明所覆故，

能生貪瞋癡，但當除煩惱，

何須責彼人？若我成菩提，

名稱遍三界，諂偽諸結使，

念定勤精進，以滅於結使，

以智錐鑱利，斷絕彼諸結，

必當令乾竭，燒滅使無餘。

我將來必當，苦惱殘滅之。

菩薩象王說是偈時，牸象默然。時諸群象咸皆來集，菩薩象王作是思惟：「彼諸象等得無傷害於彼人乎？」作是念已，向獵師所語彼獵人：「向我腹下我覆護汝。彼諸象等脫加傷害，即遣諸象各皆使去。」語獵師言：「汝所須者今隨汝取。」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思惟：「如我今者無有慈心，不如彼象。」涕泣啼哭。象王問言：「汝何故哭？」獵師答言：「逼惱故哭。」象王語言：「我恐諸象傷害汝故喚汝腹下，非我身體壓於汝耶？」答言：「不也，非身壓我。」又復語言：「非此牸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，使汝哭耶？」答言：「亦無惡言來惱於我，乃以今有大慈悲道德之故。我以惡心毒箭害汝，汝乃以慈心恐畏諸象而見傷害覆我腹下。我以此事逼惱我心，畏故哭耳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今以毒箭，傷害象王身，

汝以慈道德，而用傷我心。

害心傷可愈，今傷汝道德，

愚心瘡難復。汝德如大海，

誰說能使盡？傷害汝命者，

安慰慈覆護，若說而言之，

我形雖是人，都無慈仁德，

空有是屍骸，有劇於畜獸，

相貌如似人，作惡劇畜生。

汝雖受獸身，道德人中上，

形相雖非人，道德乃是人。

菩薩象王問獵師言：「汝速答我！汝以何事而來射我？」獵師答言：「為王所使，於汝身分少有所取，非我自心來傷害汝。」象王答言：「如有所須汝今疾取。」爾時象王即說偈言：

汝欲有所須，張手速受之，

諸發菩薩心，一切無悋惜，

隨汝所須者，悉當捨與汝，

須牙即與牙，恣汝拔斷取，

我以濟救故，由此受是形，

一切我皆捨，所須隨意取，

我為利己者，速能至涅槃，

為諸眾生故，三有中受身，

為諸種智故，悲救以為因。

獵師慚恥作如是言：「為王所使來取汝牙。」象王答言：「隨汝意取勿生疑難。」獵師答言：「我實不能拔取汝牙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慈心盈滿，我畏彼慈父，

若拔汝牙者，我手必墮落。

爾時象王語獵師言：「汝若畏者當與汝拔。」作是語已以鼻絞牙，牙根極深久乃拔出，時彼象王血大流出，即說偈言：

拔牙處血出，從膊而流下，

象王極福利，其白如鉢頭，

拘勿頭花等，積聚為大聚，

時彼諸花聚，白如象王身，

又似大石山，白雪覆其上，

譬如高山頂，赤朱流來下。

爾時象王苦痛戰掉，尚自安慰。時有一天，即說偈言：

心當堅安住，莫為愚癡悶，

當觀苦惱眾，云何可濟拔？

世界皆有死，汝當為拯拔，

當持堅牢志，莫生憂惱心。

天人阿修羅，乾闥婆夜叉，

滿於虛空中，歎說未曾有。

天神作是言，昔來極希有，

能為難苦事。拔牙極大苦，

受痛於當今，內心向菩提，

求於最勝果，終無退轉意。

復有天神語彼天言：「如此菩薩終無退轉。」復說偈言：

知子拔牙苦，悲念於地獄。

時彼象王既拔牙已，默然而住。爾時獵師作是思惟：「拔牙著地將無悔耶？而不施我？」象王知念安慰共語，即說偈言：

牙如拘勿頭，亦似白藕根，

六牙盡施汝，諸牙中最上，

施汝使安樂。小待我責心，

漸使苦痛息，使我於汝所，

得敬重信心。假使汝意謂，

我是極惡人，殺盜婬欺汝，

偽詐不善具。聽我答汝意，

汝可作眾惡，害心弓利箭，

我皆忘不憶，唯憶敬袈裟，

見之心敬信。施者及受者，

有淨有不淨，我今是施主，

悉具於清淨，待我料理心，

使果報廣大，乃當施於汝。

爾時象王語獵師言：「此袈裟者是離欲幢，由我尊重敬心視之。」以鼻擎牙授與獵師，即說偈言：

我今真實語，毒箭射我身，

無有微恨心，加惡報於汝。

以是實語因，速疾證菩提，

度脫諸眾生，如是諸苦惱。

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。以何因緣而引此喻？過去無量百千身中，常作如是難捨之施，本作誓願欲成願果，欲使諸有眾生所受苦惱使得本道，欲使人解，自守清淨心生信敬，是故引此方喻。

（七〇）

復次，菩薩大人，為諸眾生不惜身命。

我昔曾聞，雪山之中，有二鹿王，各領群鹿，其數五百，於山食草。爾時波羅㮈城中有王名梵摩達，時彼國王到雪山中，遣人張圍圍彼雪山。時諸鹿等盡墮圍中，無可歸依得有脫處，乃至無有一鹿可得脫者。爾時鹿王其色班駮如雜寶填。「作何方便使諸鹿等得免此難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更無餘計，唯直趣王。」作是念已逕詣王所。時王見已勅其左右：「慎莫傷害，聽恣使來。」時彼鹿王既到王所，而作是言：「大王！莫以遊戲殺諸群鹿用為歡樂，勿為此事。願王哀愍放捨群鹿莫令傷害。」王語鹿王：「我須鹿肉食。」鹿王答言：「王若須肉，我當日日奉送一鹿。王若頓殺肉必臭敗不得停久，日取一鹿，鹿日滋多，王不乏肉。」王即然可。爾時菩薩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：「我今共爾，日出一鹿供彼王食，我於今日出送一鹿，汝於明日復送一鹿。」共為言要，迭互送鹿至於多時。後於一時，提婆達多鹿王出一牸鹿，懷妊垂產，向提婆達多求哀請命，而作是言：「我身今死不敢辭託，須待我產供厨不恨。」時彼鹿王不聽其語：「汝今但去，誰當代汝？」便生瞋忿。時彼牸鹿既被瞋責，作是思惟：「彼之鹿王極為慈愍，我當歸請脫免兒命。」作是念已往菩薩所，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，具以上事向彼鹿王而說偈言：

我今無救護，唯願濟拔我，

多有諸眾生，我今獨怖迮。

願垂哀憐愍，拔濟我苦難，

我更無所恃，唯來歸依汝。

汝常樂利益，安樂諸眾生，

我今若就死，兩命俱不全，

今願救我胎，使得一全命。

菩薩鹿王聞此偈已，問彼鹿言：「為向汝王自陳說未？」牸鹿答言：「我以歸向，不聽我語，但見瞋責誰代汝者？」即說偈言：

彼見瞋呵責，無有救愍心，

見勅速往彼，誰有代汝者？

我今歸依汝，悲愍為體者，

是故應令我，使得免一命。

菩薩鹿王語彼鹿言：「汝莫憂惱隨汝意去，我自思惟。」時鹿聞已踊躍歡喜還詣本群。菩薩鹿王作是思惟：「若遣餘鹿當作是語：『我未應去，云何遣我？』」作是念已心即開悟，而說偈言：

我今躬自當，往詣彼王厨，

我於諸眾生，誓願必當救。

我若以己身，用貿蚊蟻命，

能作如是者，尚有大利益。

所以畜身者，正為救濟故，

設得代一命，捨身猶草芥。

說是偈已，即集所領諸群鹿等，「我於汝等諸有不足，聽我懺悔。我欲捨汝，以代他命欲向王厨。」

爾時諸鹿聞是語已盡各悲戀，而作是言：「願王莫往，我等代去。」鹿王答言：「我以立誓自當身去，若遣汝等必生苦惱，今我歡喜無有不悅。」即說偈言：

不離欲捨身，必當有生處，

我今為救彼，捨身必轉勝。

我今知此身，必當有敗壞，

今為救愍故，便是法捨身。

得為法因者，云何不歡喜？

爾時諸鹿種種諫喻，遂至疲極不能令彼使有止心。時彼鹿王往詣王厨，諸鹿舉群并提婆達多鹿群，盡逐鹿王向波羅㮈，既出林已報謝群鹿使還所止，唯己一身詣王厨所。時彼厨典先見鹿王者，即便識之，往白於王，稱彼鹿王自來詣厨。王聞是語，身自出來向鹿王所。王告之言：「汝鹿盡耶？云何自來？」鹿王答言：「由王擁護鹿倍眾多。所以來者，為一妊身牸鹿，欲代其命身詣王厨。」即說偈言：

意欲有所求，不足滿其心，

我力所能辦，若當不為者，

與木有何異？設於生死中，

捨此臭穢形，當自空敗壞，

不為毫釐善。此身必歸壞，

捨己他得全，我為得大利。

爾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，身毛皆竪，即說偈言：

我是人形鹿，汝是鹿形人，

具功德名人，殘惡是畜生。

嗚呼有智者，嗚呼有勇猛，

嗚呼能悲愍，救濟眾生者。

汝作是志形，即是教示我。

汝今還歸去，及諸群鹿等，

莫生怖畏想。我今發誓願，

永更不復食，一切諸鹿肉。

爾時鹿王白王言：「王若垂矜，應自往詣彼群鹿所，躬自安慰施與無畏。」王聞是語，身自詣林，到鹿群所施鹿無畏，即說偈言：

是我國界內，一切諸群鹿，

我以堅擁護，慎莫生恐怖。

我今此林木，及以諸泉池，

悉以施諸鹿，更不聽殺害。

是故名此林，即名施鹿林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

#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

（七一）

復次，善分別者，乃至國土廣大諸事備足，知其苦惱捨離而去。

我昔曾聞，世尊昔為菩薩時作大國王，貧窮乞匃有來索者一切皆與，為苦厄者能作擁護，為欲利益一切眾生，智慧聰猛又處王位。時隣國王將諸軍眾欲來交戰，時菩薩王作是思惟：「著五欲樂不能調心，六根難滿眾具既多，復須料理而擁護之，為此眾具生於鬪諍，願捨此事不應鬪諍，我應更修集隨身勝法。」即說偈言：

於善觀察時，智者應分別，

為事不思慮，後悔無所及。

「觀察是非，必知所在。」復說偈言：

欲如執草炬，亦如眾肉團，

著欲必傷毀，害及於二世。

智者應速離，國土眾具等，

如此眾具等，終歸必捨棄，

寧今受眾苦，願莫於後世，

受此久長苦。計我今勢力，

堪任摧伏彼，現在明證果，

聲譽歎美善，後受苦傷害。

雖知己有能，願當護於彼，

若當不護彼，後必傷害身。

作是念已逃避入林，有一老婆羅門迷失道路到彼林間，菩薩問言：「汝以何故來至此林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我欲見王。」菩薩問言：「何故見王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我今貧困又多債負，聞王好施，故來乞索用以償債。遠離貧苦，更無所歸，唯望王恩拯救於我。」菩薩語言：「汝並歸去，此間無王何所歸誠？」婆羅門聞是語已，迷悶躃地。爾時菩薩既見之已，深生憐愍，作是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我以護他故，難捨盡棄捨，

我今棄捨已，當以何物與？

吾今為斯人，當捨己身命。

說是偈已即時扶接婆羅門起，而告之曰：「汝莫愁怖！吾當令汝得於財利。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喜悅，菩薩即時用草作索，作索已訖與婆羅門：「一切施者我身即是。」而說偈言：

彼王未得我，心意終不安，

汝應以此繩，繫縛於我肘，

將至彼王所，令彼王歡喜，

當施汝珍寶，金銀諸財物，

汝可得大富，彼王復歡喜。

生者必有死，壽命會當盡，

為救危厄故，雖復喪身命，

智者為此死，名之為瓔珞。

爾時婆羅門聞是語已甚大歡喜，即時以索縛此菩薩將詣彼王。王既見已向婆羅門，而說偈言：

此為是何人？身色如金山，

威光甚赫奕，猶日照世間，

面目極端嚴，睹者無不悅。

如斯福德者，應作大地主，

今日被拘執，苦厄乃如是？

我坐師子座，極為可慚耻，

彼應處王位，非我之所宜，

我之不調順，不應處此座。

時婆羅門聞是偈已，白大王言：「此是王怨。」王問婆羅門：「誰縛此人？」婆羅門言：「此實我縛。」王言：「斯人不應為汝所縛，汝為妄語。」即說偈言：

彼如大逸象，身力甚強壯，

汝今體羸劣，又無兵馬力，

云何能縛彼？此事不可信。

汝可真實說，勿作虛妄言。

時婆羅門具陳上事，而說偈言：

見我失所望，彼人便自縛，

彼以悲愍縛，欲以救濟我。

如是善丈夫，名稱遍十方，

猶如燃庭燎，普照於一切。

不善人愚癡，滅彼使無餘，

庭燎熾然時，能滅令無遺。

爾時大王聞是語已，即便驚起合掌而言：「善哉善哉！真善丈夫！汝為救他作如是事。」即說偈言：

所言大王者，號名曰羅闍，

利益於世間，是故名羅闍。

汝今應為王，護持於大地，

唯願今聽我，懺悔諸罪咎。

我實是嬰愚，輕躁無智者，

汝可還為王，我捨此國去。

汝能令眾生，一切得安樂，

餘人設作王，逼惱諸世間。

即立彼王還歸所止。

（七二）

復次，作淨福業應設供養，是故應當勤修福業。

我昔曾聞，石室國王名烏越䩭，舉國人民共設佛會，有一婦人於窓牖中闚看世尊。爾時彼王見女端正，即解珠瓔遣傍侍臣送與彼婦。時王左右即白王言：「彼婦女者是國中婦，王若愛念直往喚取，何煩與珠？人脫怪笑。」王聞是語以手掩耳，作如是言：「咄哉大惡！云何乃以此言使聞我耳？」即說偈言：

作是呪誓言，設我有異心，

使我成大惡，我不以染著，

以珠與彼女，聽我說意故。

業為自在主，最勝業者說，

此無宰主作，唯是業所造，

心作於宰主，善業佛所歎。

如是之妙色，更無宰主我，

唯是善業作，善業我應敬，

惡業我應離。過去作善業，

果報於今現，我以於珠貫，

眾寶雜莊嚴，額懸多邏羅，

珠貫白如雪，我為宿功德，

不為著色欲，若知善惡業，

云何復著色？雖遠尚不視，

況當有染著？寧當飢渴死，

不為非法貪，寧當入火聚，

不為姦邪事。我如有愛著，

今身若後身，受苦極無量。

（七三）

復次，若有善業，自然力故受好業報，雖有國王黨援之力，不如業力所獲善報，是故應當修於善業。

我昔甞聞，憂悅伽王於晝睡眠，有二內官，一在頭前，一在脚底，持扇捉拂共作論議：「我等今者為王所念，為以何事？」一則自稱是我業力，一則自稱我因王力，由是之故奉給於王。時彼二人數聞聽法並解議論，即說偈言：

如牛厲渡水，導正從亦正，

人王立正法，從者亦如是。

時彼二人由競理故其聲轉高，一作是言：「我依王活。」第二者言：「我依業力。」王聞是聲即便睡悟，而問之言：「何故高聲？」王又聞彼二人諍理，雖復明知未斷我見，援黨己者王心不悅，即便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：

依於我國住，自稱是業力，

我今試看汝，為是誰力耶？

說是偈已往夫人所，語夫人言：「今當遣人來到汝邊，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。」答言：「當奉王教！」時王以蒲萄漿與彼依王活者，送與夫人。既遣之已作是思惟：「稱業力者今應當悔作如是語。」作是念已未久之間，彼業力者著好衣服來至王邊。王見之已，甚大生怪，即說偈言：

我為自錯誤，與彼殘漿耶？

為是彼業力，強奪此將去？

或能共親厚，與彼使將去？

或是夫人瞋，奪此與彼乎？

或能我迷誤，而與於彼耶？

或能彼幻我，使我錯亂乎？

說是偈已問彼人言：「好實語我，汝恃業力我故不遣，汝云何得？」彼人白王：「以業力得。」即以事狀具向王說：「此人奉使既出門已，卒爾鼻衂，即以此漿與我使送，到夫人邊得是衣服。」王聞是已，即說偈言：

業報如影響，亦如彼莊嚴，

彼言自業力，此語信不虛。

以聽法力故，言說合於理，

彼稱業力者，斯言定有驗。

我多於己負，彼憑業力勝，

佛說業力強，此語信真實。

佛為善御乘，業力為善哉，

能壞王者力。十方佛世尊，

亦說隨業力。汝今倚業力，

用自莊嚴身，割絕於我力。

（七四）

復次，雖與智者共為讎郄猶能利益，是故智人雖與為讎，常應親近。

我昔曾聞，摩突羅國有婆羅門，聰明智慧不信佛法，亦不親近諸比丘等。共餘婆羅門先有鬪諍，以瞋恚故詣僧坊中，詐為妄語作如是言：「某婆羅門明日於舍設諸供具，當作大會請諸比丘。」欲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，令彼惡名遍於世界。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，語守門人：「汝家主人請我飲食，汝可往白。」時守門者入白主人：「今者門外有諸比丘，云大家請故來相造。」主人聞已作是思惟：「何因緣故有如是事？」復作是念：「彼婆羅門與我為怨，故為此事。今雖臨中，城邑極大，遣人市具供諸比丘。」作是念已，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，設種種食而以供養。比丘食訖語檀越言：「汝今小坐，比丘之法，食訖應為檀越說法，汝雖不信，佛法應爾。」時彼主人即取小床，上座前坐。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，欲為不淨出世為樂，乃至為說四真諦法。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諸善根，即於坐上見四真諦得須陀洹，而說偈言：

咄哉愚癡力，能害於正見，

愚者不分別，寶作非寶想。

我今得勝利，分別識三寶，

真實是我寶，佛法及聖眾。

我已諦睹了，得閉三惡道，

釋梵諸天等，所不能獲得，

我今具獲得。今此婆羅門，

即名為梵天，今當得趣向，

解脫不死方。我今始獲得，

婆羅門勝法。我本姓輸都，

今日真輸都，今日始獲得，

勝妙比陀法。我今得無漏，

出過諸比陀，我今真實是，

祠祀大福田。我當勤大祠，

不能善分別，可祠不可祠？

從今日已往，當供天中天，

多陀阿伽陀。略說而言之，

今日始得利，獲得人身果。

從今日已往，當隨佛所教，

終更不求請，其餘諸天神。

我今所學法，隨順向正道，

法及隨順法，我必得其果。

我今歸命禮，宿世厭惡根，

曾修法向法，今獲其果利。

親近善知識，法利自然成，

我若不親近，大悲弟子者，

永當墮邪見，輪迴三惡道。

若無婆羅門，為我怨讎者，

亦不得親近，如此之聖眾。

由彼瞋忿故，令我得是法，

外相似惡友，實是善知識，

恩過於父母，及以諸親戚。

由此婆羅門，諸僧至我家，

降注於甘雨，善芽悉得生。

法雨甚潤澤，灑我心埃塵，

埃塵既不起，得見真實法。

是故世間說，因怨得財賄。

自惟得大利，即受三歸依。

於彼婆羅門，大設諸餚饍。

（七五）

復次，若人精誠以財布施，如華獲財業，以知是事應至心施。

我昔曾聞，罽賓國人夫婦共在草敷上臥，於天欲明善思覺生，作是思惟：「此國中人無量百千，皆悉修福供養眾僧，我等貧窮值此寶渚，不持少寶至後世者，我等衰苦則為無窮，我今無福將來苦長。」作是念已，悲吟嘆息，展轉哀泣淚墮婦上。爾時其婦尋問夫言：「以何事故不樂乃爾？」即說偈言：

何故極悲慘？數數而嘆息，

雨淚沾我臂，猶如以水澆。

爾時其夫說偈答曰：

我無微末善，可持至後世，

思惟此事已，是故自悲嘆。

世有良福田，我無善種子，

今身若後身，飢窮苦難計。

先身不種子，今世極貧窮，

今若不作者，將來亦無果。

爾時其婦聞是偈已，語其夫言：「汝莫愁憂。我屬於汝，汝於我身有自在力，若賣我身可得錢財滿汝心願。」爾時其夫聞婦此言，心生歡喜顏貌怡悅，語其婦言：「若無汝者我不能活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身與汝身，猶如彼鴛鴦，

可共俱賣身，得財用修福。

爾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，作如是言：「可貸我金，一月之後若不得者，我等二人當屬於汝，一月之後我必不能得金相償分為奴婢，一月之中可供養諸比丘僧。」爾時長者即便與金，既得金已自相謂言：「我等可於離越寺中供養眾僧。」婦問夫言：「為用何日？」答言：「十五日。」又問：「何故十五日？」爾時其夫以偈答曰：

世間十五日，拘毘等天王，

案行於世間，是佛之所說，

欲使人天知，是故十五日。

爾時夫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，食具悉備送置寺上，白知事人言：「唯願大德！明十五日勿令眾僧有出外者，當受我請。」彼知事人答言：「可爾。」於十四日夫婦二人在寺中宿，自相勸喻，而說偈言：

告喻自己身，慎勿辭疲勞，

汝今得自在，應當盡力作。

後為他所策，作用不自在，

徒受眾勞苦，無有毫釐利。

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，所設餚饍至明悉辦，夫語婦言：「善哉我曹！所作已辦，心願滿足。得是好日賣此一身，於百千身常蒙豐足。」時有小國主施設飲食，復來至寺，而作是言：「願諸僧等受我供養。」知事人言：「我等諸僧先受他請，更覓餘日。」時彼小王慇懃啟白：「我今已眾務所逼，願受我請。」爾時諸僧默然無對。爾時國主語彼夫婦言：「我今自打揵椎，汝所造食當酬汝直。」時夫婦已聞此語，向彼國主五體投地，而白之言：「我之夫婦窮無所有，自賣己身以設供具，竟宿造供施設已辦，唯於今日自在供養，若至明日為他策使不得自由，願王垂矜莫奪我日。」即說偈言：

夫婦如鴛鴦，供設既已辦，

願必見憶念，明當屬他去。

夫婦各異策，更無修福期，

如是自賣身，乃為修善故。

時彼國王具聞斯事，讚言善哉，即說偈言：

汝善解佛教，明了識因果，

能用虛偽身，易於堅財命。

汝勿懷恐怖，恣聽汝所願。

我為憐愍汝，以財償汝價，

汝今自苦身，終大獲利樂。

爾時國主說此偈已，聽彼夫婦供養眾僧，即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價直，又給夫婦自營產業，現受此報無所乏少。

（七六）

復次，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。

我昔曾聞，難提拔提城有優婆塞，兄弟二人並持五戒。其弟爾時卒患脇痛氣將欲絕，時醫診之，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，所患必除。病者白言：「其狗肉者，為可於市買索食之，飲酒之事，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。」其兄見弟極為困急，買酒語弟：「捨戒服酒以療其疾。」弟白兄言：「我雖病急，願捨身命，終不犯戒而飲此酒。」即說偈言：

怪哉臨命終，破我戒瓔珞，

以戒莊嚴身，不煩殯葬具。

人身既難得，遭值戒復難，

願捨百千命，不毀破禁戒。

無量百千劫，時乃值遇戒，

閻浮世界中，人身極難得，

雖復得人身，值正法倍難。

時復值法寶，愚者不知取，

善能分別者，此事亦復難。

戒寶入我手，云何復欲奪？

乃是怨憎者，非我之所親。

兄聞偈已答其弟言：「我以親故不為沮壞。」弟白兄言：「非為親愛乃是殘敗。」即說偈言：

我欲向勝處，毀戒令墮墜，

損我乃如是，云何名親愛？

我勤習戒根，乃欲見劫奪，

所持五戒中，酒戒最為重。

今欲強毀我，不得名為親。

兄問弟言：「云何以酒為戒根本？」弟即說偈以答兄言：

若於禁戒中，不盡心護持，

便為違大悲。草頭有酒渧，

尚不敢掁觸，以是故我知，

酒是惡道因。在家修多羅，

說酒之惡報，唯佛能別知，

誰有能測量？佛說身口意，

三業之惡行，唯酒為根本，

復墮惡行中。往昔優婆夷，

以酒因緣故，遂毀餘四戒，

是名惡行數，復名五大施，

亦是五無畏。酒為放逸根，

不飲閉惡道，能獲信樂心，

去慳能捨財。首羅聞佛說，

能獲無量益，我都無異意，

而欲毀犯者？略說而言之，

寧捨百千命，不毀犯佛教，

寧使身乾枯，終不飲此酒。

假設犯毀戒，壽命百千年，

不如護禁戒，即時身命滅。

決定能使差，我猶故不飲，

況今不定知，為差為不差？

作是決定心，心生大歡喜，

即獲見真諦，所患即消除。

（七七）

復次，若信佛語，於諸外論猶如嬰愚顛狂所說，是故懃學佛法語論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國名釋伽羅，其王名盧頭陀摩，彼王數數詣寺聽法。時彼法師說酒過失，爾時王難高座法師言：「若施他酒得狂癡者，今飲酒亦多，無狂癡報。」時法師指示外道等，其王見已，善哉善哉！時有外道，自相議言：「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，王為法師已又不解，空稱善哉！不能開解而答此問。然此眾中亦有大聰明勝人，何故不答王？」即說偈言：

法師有聰辯，善能答此義，

憐愍汝等故，護惜而不說。

諸外道言：「王為此法師，橫為通道理。」王言：「我之所解更有異趣。」爾時王語法師言：「向所解義今可顯說。」法師答言：「我向所以指外道者，以諸外道各生異見有顛倒心，是故名為癡狂之人。」即說偈言：

不必鬼入身，名為顛狂者，

邪見夜叉心，是為說顛狂。

狂癡人過失，不知解其事，

汝等有狂過，一切種智說。

汝違種智語，隨逐於邪見，

現見於神變，彼大仙所辱。

出過其禁限，顛狂先已成，

云何使我說，百千種狂因。

何故分別說？投淵及赴火，

自墜於高巔，捨棄於施戒。

逐迷邪狂倒，不修於正行，

狂惑墜巔火，賣鹽壞淨行。

飲觸恒河水，是名立正行，

失淨及得正，有何因義趣？

賣肉眾惡集，三種神足變，

除此三種變，更亦有神變。

唯有二六法，離此別無我，

現見仙神變，更見十三法。

如是顛狂事，其數乃有百，

現見投淵火，自墜於高巔。

以此欲生天，此但是邪見，

非是生天因；戒施善調心，

即是生天因。賣鹽壞善行，

觸河除諸惡，賣鹽有大惡，

觸河有大善，如是有何義，

得名為善惡？婆羅門賣肉，

即墮於失法，捉刀亦失法，

若復賣於肉，滿三十六斤，

敗壞婆羅門。羅差及食蜜，

皆名為失法，見羅差甞蜜，

二俱成過患。以秤欺誑人，

不成名為盜，賣肉成殺生。

羊稻俱有命，食稻不成殺，

羊稻俱應食，何故食於稻，

而不食於羊？汝諸言自殺，

終不得生天，墜巖投淵水，

復言得生天。殺己言有罪，

餧養己身者，何故不得福？

觀察不順理，皆是愚癡倒，

以是因緣故，名汝等為狂。

此即是愚癡，羅剎之標相，

是故說汝等，成就顛狂法。

此即是與酒，飲酒之因果，

瞋恚是癡因，瞋恚而黑濁，

能令顏色變。以是因緣故，

瞋為瘦黑因，飲酒顏色濁，

此二俱能瘦。目連見餓鬼，

汝先自飲酒，亦教人飲酒，

說言無罪報，是故今現在，

已獲餓鬼身，花報已如是，

果報方在後。

諸婆羅門聞是語時，多有外道即時出家。

（七八）

復次，善分別敬功德，不期於門族。

我昔曾聞，花氏城中有二王子，逃走歸投末投羅國。時彼國中有一內官字拔羅婆若，為附傭國主，供養眾僧手自行食。眾僧食已遣人斂草上殘食持詣宮中，向食作禮然後乃食。餘者分張與所親愛。「食彼殘食能破我患。」是故先取食之，授與二王子。王子食已心惡賤故出外即吐，而作是言：「出家之人種種雜姓，我等今者食其殘食。食已吐棄，然後除過。」時附傭主聞是事已作如是言：「此二嬰愚極為無知。」即說偈言：

得此餘食者，智者除過患，

彼生疑譏嫌，是名為嬰愚。

佛法觀察食，外道都悉無，

沙門觀察食，能除煩惱障。

餘食牟尼觸，應當頂戴敬，

手捉殘食已，水洗已除過。

附傭主後日更不與殘食。時左右人問言：「何故不分食與二王子？」即說偈言：

彼之不知解，沙門所食餘，

自恃種族故，觸之言不淨，

不生歡喜心，是故我不與。

不識沙門姓，不食於彼食，

不識我種姓，不應食我食。

沙門處處生，不如我種族，

我不如沙門，復不食我食。

為言無種姓，亦無有年歲，

如馬無種族，內官亦如是。

內官處處來，無有定方所，

唯睹我富貴，不看我種姓。

但見富貴故，便食我殘食，

不食沙門食，是名為嬰愚。

沙門心自在，具足七種財，

不食沙門食，而食我餘者，

猶如超半井，不見有是處。

見我有勢力，王者之所念，

便食我餘食；苷蔗種中生，

輸頭王太子，如是種族來，

可不勝我耶？彼之勝智者，

無等無倫匹，不取其種姓，

唯取其德行。種族作諸惡，

亦名為下賤，具戒有智慧，

是名為尊貴。

時二王子聞此語已，而作是言：「汝示正道即是我父，自今以往敬承所誨。」即說偈言：

汝今說種姓，殊為非法語，

因行無有定，知解無定方。

語議正解了，不名為邊語，

如汝之所解，即是貴種族。

（七九）

復次，若欲觀察知佛神變，視諸塔寺供養佛塔。

我昔曾聞，阿梨車毘伽國，於彼城門有佛髮爪塔，近有尼俱陀樹，邊有井水。時婆羅門而白王言：「若遊行時見於彼塔，是沙門塚破王福德，王是大地作一蓋主，宜除此塔。」時王信婆羅門語故，即勅臣下令：「速却此塔，明日我出時勿令復見。」時彼城神與諸民眾皆悉悲涕。時諸優婆夷施設供養，又然燈者，作如是語：「我等今者是最後供養。」有優婆塞抱塔悲泣，即說偈言：

我今最後抱，汝之基塔足，

猶如須彌倒，今日皆破傷，

十力世尊塔，於今遂破滅。

我若有過失，聽我使懺悔，

眾生更不見，佛之所作業。

爾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：「我等今者可還歸家，不忍能看人壞此塔。」時王後自遣人持鍬欲除，往到其所，塔樹盡無，即說偈言：

嗚呼甚可怪，舉城大出聲，

猶如海濤波，不見十力塔，

尼拘陀及井，莫知其所在？

諸婆羅門等，深心生慚怪。

彼王聞是已，生於希有想，

時王作是念，誰持此塔去？

即自往詣塔，莫知其所在。

爾時彼王遣千餘人，乘象馳馬四方推覓。時有老母在於道傍，見彼諸人行來速疾，即問之言：「何為乃爾？」諸人答言：「推覓塔樹。」彼老母言：「我向於道見希有事，有塔飛空并尼俱陀樹，不憶其井。見諸人等首戴天冠，頭垂花鬘身著諸花，持塔而去。我見去時生希有想。」指示去處，諸人聞已具以事狀還白於王。王聞歡喜，即說偈言：

彼塔自飛去，為向天上耶？

我今心信敬，極生大歡喜，

若我破此塔，當墮於地獄。

爾時王即向彼塔處大設供養，此塔即今名曰自移，塔及樹井離毘伽城三十里住。

（八〇）

復次，佛塔有大威神，是故宜應供養佛塔。

我昔曾聞，竺叉尸羅國彼有塔寺，波斯匿王以成火燒之，佛復安一棖，朽壞却之。時彼國王名枸沙陀那，有一比丘求請彼王：「我今為塔作棖，願王聽取，有大樹者王莫護惜。」王即語言：「除我宮內所有樹木，餘樹悉取。」得王教已，諸比丘等處處求覓，於一村邊有大池水，上有大樹，名稱首伽樹，龍所護持，近惡龍故人無敢觸。其樹極大，若復有人取枝葉者，龍能殺之，以是之故人無敢近。有人語言：「彼有大樹。」時比丘即將諸人齎持斧器欲往斫伐。時復有人語比丘言：「此龍極惡。」比丘語言：「我為佛事，不畏惡龍。」時有奉事婆羅門語比丘言：「彼龍極惡，若伐此樹多所傷害，莫斫破此樹。」婆羅門即說偈言：

汝不聞彼賊，慳貪故暫作，

而能於一切。汝當憶此事，

常應自擁護，莫為此樹故，

即致於傷害。

比丘復說偈言：

汝為毒龍故，而自生貢高，

我依人中龍，恃彼亦自高，

觀汝力為勝，如是我得勢，

令使眾人見。我為敬佛故，

今當捨身命。諸毒龍眾中，

汝為作龍王，生大恭敬想，

佛為柔調寂，及是眾中王，

我今亦恭敬，如來婆伽婆，

誰能降毒龍，而為弟子者？

爾時比丘共婆羅門，各競道理遂共鬪諍。于時比丘即伐其樹，亦無雲雷變異之相。時婆羅門睹斯事已，而說偈言：

先若取枝葉，雲起雷霹靂，

汝為呪所伏，為死至後世。

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，即便睡眠夢見毒龍，向己說偈：

汝莫起瞋恚，此名現供養，

非為輕毀我。吾身自負塔，

況樹作塔棖，而我能護惜？

十力世尊塔，我當云何護？

此林自生樹，而為佛塔故，

如是自生樹，云何得戀惜？

更有餘因緣，今當說善聽。

我亦無勢力，德叉迦龍王，

自來取此樹，我云何能護？

伊羅鉢龍王，及以毘沙門，

躬自來至此，我有何勢力，

而能距捍彼，威德天龍等？

如來現在世，及以滅度後，

造立塔廟者，此二等無異。

諸有得道者，人天及夜叉，

名稱遍十方，世界無倫匹。

如此名聞故，塔棖懸寶鈴，

其音甚和雅，遠近悉聞知。

時婆羅門聞是偈故，從睡眠寤即便出家。

（八一）

復次，我昔曾聞，有一老母背負酥瓨，在路中行，見菴摩勒樹即食其菓，食已患渴，尋時赴井乞水欲飲。時汲水者即便與水，以先食菴摩勒菓之勢力故，謂水甜美味如石蜜，語彼人：「我以酥瓨易汝瓨水。」爾時汲水人即隨其言與一瓨水，老母得已負還歸家。既至其舍，先所食菴羅摩熱力已盡，取而飲之，唯有水味更無異味。即聚親屬咸令甞之，皆言：「是水有朽敗爛繩汁埿臭穢極為可惡，汝今何故持來至此？」既聞斯語自取飲甞，深生悔恨：「我何以故，乃以好酥貿此臭水？」

一切眾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，以愚無智故，以未來世功德酥瓨，貿易臭穢四顛倒瓨，謂之為好。於後乃知非是真實，深生悔恨，咄哉何為以功德酥瓨貿易顛倒臭穢之水？而說偈言：

咄哉我何為，以三業淨行，

貿易著諸有？如以淨好酥，

貿彼臭惡水。以食菴摩勒，

舌倒不覺味，臭水為甘露。

（八二）

復次，我昔曾聞，有一長者婦為姑所瞋，走入林中自欲刑戮，既不能得，尋時上樹以自隱身，樹下有池影現水中。時有婢使擔瓨取水，見水中影謂為是己有，作如是言：「我今面貌端正如此，何故為他持瓨取水？」即打瓨破還至家中，語大家言：「我今面貌端正如是，何故使我擔瓨取水？」于時大家作如是言：「此婢或為鬼魅所著，故作是事。」更與一瓨詣池取水，猶見其影，復打瓨破。時長者婦在於樹上，見斯事已，即便微笑。婢見影笑，即自覺悟，仰而視之，見有婦女在樹上微笑，端正女人衣服非己，方生慚恥。

以何因緣而說此喻？為於倒見愚惑之眾，譬如薝蔔油香用塗頂髮，愚惑不解，我頂出是香。即說偈言：

未香以塗身，并熏衣纓珞，

倒惑心亦爾，謂從己身出，

如彼醜陋婢，見影謂己有。

（八三）

復次，猫生兒以小漸大，猫兒問母：「當何所食？」母答兒言：「人自教汝。」夜至他家隱甕器間，有人見已而相約勅：「酥乳肉等極好覆蓋，雞雛高舉莫使猫食。」猫兒即知，雞酥乳酪皆是我食。

以何因緣說如此喻？佛成三藐三菩提道，十力具足心願已滿，以大悲心多所拯拔。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言：「當以何法而化度之？」大悲答言：「一切眾生心行顯現，以他心智觀察煩惱，一切諸行貪欲瞋恚愚癡之等長夜增長，常想樂想我想淨想展轉相承。作如是說，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之法。」是故如來知此事已，為眾生說諸倒對治。如來說法微妙甚深，難解難入，謂道解說。云何而能為諸眾生說如斯法？以諸眾生有倒見想，觀察知已隨其所應為說法要。眾生自有若干種行，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顛倒，如為猫兒覆肉酥乳。

（八四）

復次，我昔曾聞，有一國中施設石柱極為高大，除去梯隥樚櫨繩索，置彼工匠在於柱頭。何以故？彼若存活，或更餘處造立石柱，使勝於此。時彼石匠親族宗眷，於其夜中集聚柱邊，而語之言：「汝今云何可得下耶？」爾時石匠多諸方便，即擿衣縷垂二縷綫至於柱下。其諸宗眷尋以麤綫繫彼衣縷，匠即挽取既至於上，手捉麤綫語諸親族：「汝等今者更可繫著小麤繩索。」彼諸親族即隨其語，如是展轉，最後得繫麤大繩索。爾時石匠尋繩來下。言石柱者喻於生死，梯隥樚櫨喻過去佛已滅之法，言親族者喻聲聞眾，言衣縷者喻過去佛定之與慧，言擿衣者喻觀欲過去味等法。縷從上下者喻於信心，繫麤縷者喻近善友得於多聞，細繩者多聞縷，復懸持戒縷，持戒縷懸禪定縷，禪定縷懸智慧繩，以是麤繩堅牢。繫者喻縛生死，從上下者喻下生死柱。

以信為縷綫，多聞及持戒，

猶如彼麤縷，戒定為小繩，

智慧為麤繩，生死柱來下。

（八五）

復次，我昔曾聞，有一國中王嗣欲絕，時有王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，即強將來立以為王，從敷臥具人索於衣服及以飲食。時敷臥具人而白王言：「各有所典，王於今者不應事事盡隨我索，我唯知敷臥具事；洗浴衣食，悉更有人，非我所當。」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，如王敷臥具人各有所典，業亦如是，各各不同。色無病者財物可愛，智等諸業各各別異，有業得無病，有業能得端正色力，如彼仙人從敷臥具人索種種物終不可得。若生上族不必財富，諸業受報各各差別，不以一業得種種報。若作端正業，則得端正色力，財富應從餘業索。是故智者應當修習種種淨業，得種種報。

無病色種族，智能各異因，

如彼仙人王，索備敷臥者。

（八六）

復次，我昔曾聞，有一國王多養好馬，會有隣王與共鬪戰，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便退散。爾時國王作是思惟：「我先養馬規擬敵國，今皆退散養馬何為？當以此馬用給人力，令馬不損於人有益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勅有司令諸馬群分布與人，常使用磨經歷多年。其後隣國復來侵境，即勅取馬共彼鬪戰，馬用磨故旋轉而行不肯前進，設加杖捶亦不肯行。眾生亦爾，若得解脫，必由於心，謂受五欲，後得解脫。死敵既至，心意戀著五欲之樂，不能直進得解脫果。即說偈言：

智慧宜調心，勿令著五欲，

本不調心故，臨終生愛戀。

心既不調順，云何得寂靜？

心常耽五欲，迷荒不能覺，

心既不調順，云何得寂靜？

心常耽五欲，迷荒不能覺，

如馬不習戰，對敵而旋行。

（八七）

復次，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患，國中諸醫都不能治。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差，王大歡喜作是思惟：「我今得醫力，事須厚報。」作是念已微遣侍臣，多齎財物，詣於彼醫所住之處，為造屋宅養生之具，人民田宅象馬牛羊奴婢僕使，一切資產無不備具。所造既辦王便遣醫使還其家。時彼遠醫見王目前初無所遣，空手還歸，甚懷恨恨。既將至家，道逢牛羊象馬都所不識，問是誰許？並皆稱是彼醫名，是彼醫牛馬。遂到家已，見其屋舍壯麗嚴飾，床帳氍㲣毾㲪金銀器物，其婦瓔珞種種衣服。時醫見已甚生驚愕，猶如天宮。問其婦言：「如此盛事為何所得？」婦答夫言：「汝何不知？由汝為彼國王治病差故，生報汝恩。」夫聞是已深生歡喜作是念言：「王極有德，知恩報恩，過我本望。由我意短，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用恨然。」以此為喻，義體今當說。醫喻諸善業，王無所與喻未得現報身無所得，如彼醫者初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，如彼今身修善見未得報，心生恨恨我無所得。既得至家者，猶如捨身向於後世。見牛羊象馬群，如至中陰身，見種種好相，方作是念：「由我修善見是好報，必得生天。」既至天上，喻到家中見種種盛事，方於王所生敬重心，知是報恩者，檀越施主。得生天已，方知施戒受如此報，始知佛語誠實不虛，修少善業獲無量報。即說偈言：

施未見報時，心意有疑悔，

以為徒疲勞，終竟無所得。

既得生中陰，始見善相貌，

如醫到家已，方生大歡喜。

（八八）

復次，曾聞有二女人，俱得菴羅菓，其一女人食不留子，有一女人食菓留子。其留子者，覺彼菓美，於良好田下種著中，以時溉灌大得好菓。如彼世人為善根本，多修善業，後獲果報。合子食者，亦復如人不識善業，竟不修造，無所獲得，方生悔恨。即說偈言：

如似得菓食，竟不留種子，

後見他食菓，方生於悔恨。

亦如彼女人，種子種得菓，

復生大歡喜。

（八九）

復次，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彌羅，善能戲笑，與一國王諠譁歡悅稱適王意。爾時比丘即從乞地欲立僧坊，王語比丘：「汝可疾走不得休息，盡所極處，爾許之地悉當相與。」爾時比丘更整衣服，即便疾走，雖復疲乏，以貪地故，猶不止住，後轉疾極不能前進，即便臥地夗轉而行。須臾復乏，即以一杖逆擲使去，作如是言：「盡此杖處悉是我地。」已說譬喻，相應之義我今當說。如須彌羅為取地故雖乏不止，佛亦如是，為欲救濟一切眾生，作是思惟：「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得人天樂及以解脫？」如須彌羅走不休息，佛婆伽婆亦復如是，為優樓頻螺迦葉、鴦掘摩羅如是等人悉令調伏，有諸眾生可化度者，如來爾時即往化度。如須彌羅既疲乏已，即便臥地夗轉，佛亦如是，度諸眾生既已疲苦，以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息而臥，如迦尸迦樹斬伐其根悉皆墮落，唯在雙樹倚身而臥，猶故不捨精進之心，度拘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。如須彌羅為得地故擲杖使去，佛亦如是，入涅槃時為濟眾生故，碎身舍利，八斛四斗，利益眾生，所碎舍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，所至之處人所供養與佛無異，能使眾生得於涅槃。即說偈言：

如來躬自度，優樓頻螺等，

眷屬及徒黨，優伽鴦掘魔。

精進禪度力，最後倚臥時，

猶度諸力士，須跋陀羅等。

欲為濟拯故，布散諸舍利，

乃至遺法滅，皆是供養我。

如彼須彌羅，擲杖使遠去。

（九〇）

復次，我昔曾聞，竺叉尸羅國有博羅吁羅村，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，作僧伽藍，如今現在。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，居室素富，後因衰耗遂至貧窮，其宗親眷屬盡皆輕慢不以為人，心懷憂惱遂棄家去，共諸伴黨至大秦國，大得財寶還歸本國。時諸宗親聞是事已，各設飲食香華妓樂於路往迎。時稱伽拔吒身著微服在伴前行，先以貧賤年歲又少，後得財寶其年轉老，諸親迎者並皆不識，而問之言：「稱伽拔吒為何所在？」尋即語言：「今猶在後。」至大伴中而復問言：「稱伽拔吒為何所在？」諸伴語言：「在前去者即是其人。」時宗親往到其所，而語之言：「汝是稱伽拔吒，云何語我乃云在後？」稱伽拔吒語諸宗親言：「稱伽拔吒非我身是，乃在伴中駝驢駄上。所以然者？我身頃來，宗親輕賤初不與語，聞有財寶乃復見迎，由是之故在後駄上。」宗親語言：「汝道何事，不解汝語？」稱伽拔吒即答之言：「我貧窮時共汝等語不見酬對，見我今者多諸財寶，乃設供具來迎逆我，乃為財來，不為我身。」發此喻者，喻如世尊，稱伽拔吒為得財物，鄉曲宗眷設供來迎，佛亦如是，既得成佛，人天鬼神諸龍王等悉來供養，非來供養我，乃供養作佛功德。我未得道時、無功德時，諸眾生等不共我語，況復供養？是故當知供養功德不供養我，雖復廣得一切諸天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減，以觀察故。

人天阿修羅，夜叉乾闥婆，

如是等諸眾，亦廣設供養。

佛無歡喜心，以善觀察故，

是供諸功德，非為供養我。

如稱伽拔吒，指示諸眷屬，

稱己在後者，其喻亦如是。

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